

亦舒 洁如新

大半个世纪之前，华裔不是做杂碎店就是开设洗衣店，大姐长娟在十七岁时同爸妈发表宣言：“我要上大学，我不会守住小店，我也不会嫁守小店的男人”，二姐幼娟比较温驯，她课余时间时时守在我们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洗衣店，她收取最低时薪，一边听耳机一边哼歌。

洗衣店在旧区角落位置，老大的中英文红漆标志“洁如新”，Brand New、由太公创办，留到我们这一代，历史悠久。

本来只是小小一间两层高木屋，上居下铺，市政府历史博物馆里有我们王家铺子的发黄旧照片，太公与儿孙及伙计蹲在门口，给外国记者拍摄。

轮到祖父，王家做出成绩来，华侨靠的不外是勤同俭，不怕辛苦不怕脏。

传说是这样的：一位住在山上的银行大班夫人自巴黎置回一件晚礼服，预备在新市长就职晚会中穿着，一心要艳压群芳。

不料被女佣熨焦了一角，且是胸前，十分碍眼。

那位基尼斯太太颇算大方，并无责罚女仆，但是女仆内疚，拿着衣服，四处找人织补。

人家同情她，对她说：“你到王家洁如新去试一试，店里有位老太太，擅织补，鬼斧神功。”

那老太太，指我家曾祖母，当时已有七十多岁，可是精神伙矍铄。

她看到了晚服，笑笑说：“放下吧，明早来取。”

当天晚上，不知老人家用出什么手段，织好了那块杯口大小破洞，又把袍子熨得滑不留手，挂在店堂，等女仆来取。

女仆忐忑地进门，哗一声叫出来，那件袍子宝光灿烂，完好如新，她泪盈于睫，不停道谢。

她问手工价钱，曾祖母微笑，“五角。”并没有抬价。

女仆朝老人深深鞠躬，“祝你王家多子多孙，添福添寿。”

女仆欢天喜地与司机一起离去。

据祖父说，过了几天，基尼斯夫人亲自来道谢，并且与王家诸人合照，签名送上放大照片。

祖父把照片挂在店中，说了奇怪，不久小店便客似云来，福特汽车摆满门口，仆人家僮把衣服一堆堆捧进。

不久基尼斯先生帮王家作贷款担保，祖父把木屋改建成三层坚固砖屋，仍然上居下铺。

后来，祖父遗憾地说：“打仗了。”

他说的是二次大战，大伯从军，到荷兰打退纳粹德军，获银星英勇勋章，回来后，把勋章镶好挂店里，一些小混混走进店来，本想找麻烦，一见银星，悄然而退云云。

小时候我听到这些故事，十分兴奋，一年级做Show and Tell，向老师与同学展示该枚银星，惹来哗哗声。

大伯随即考进大学医科，苦读七年，成为外科医生，他娶妻生子，搬到西区居住，不不，大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只是不喜欢洗衣店。

P6-7

他喃喃说：“洋人说我们吐口水喷湿熨衣服。”

曾祖父母均活到近百岁才辞世。

祖父母略差，只活了八十出头，大伯觉得与饮食有关：“草根树皮糙米番薯最有益。”

爸爸是幼子，他安份留守洗衣店。

王家铺子在市内几乎成为传奇，但凡华人有什么集会，习惯约好在洁如新门口出发，我们自小在楼上窗口见过不少游行活动。

今日，洗衣店科技化，半自动，开了机器，放进药水，电脑调较速度，很少出错，水准划一，洗到洁如新，那其实是不可能，但，效果令顾客满意就是了。

熨上衣更比从前简单，套在一架直立T型蒸气熨衣器，呼一声，袖子与衣身如吹气般膨胀，三分钟就有型有款。

但是，人还是得守在店里，力不到不为财。

小店发不了大财，但生意总归是生意，两个姐姐与我都读到大学毕业，大姐长娟，那个说永不嫁守小店的嚣张女，今年已三十出头，是所谓大龄小姐，她是执业会计师，工作时间比洗衣店还长。

二姐幼娟新闻系毕业后往东岸工作，她很快成为国家电视新闻台之花，幼娟英法语流利，可是中文十分普通，只会说：“呵谢谢”，“我要炒饭不要饺子”，“太过份了，神经病”等语，她是洋童。

我，我是第三子，我叫王志一，我在大学教历史，一有时间，就坐在洗衣店帮父母做生意。

妈妈有时怪痛惜，“太材小用。”

可是没有这片小店，哪里是我们这群人才。

大伯的女儿，我的堂妹明娟问我：“志一，太公可曾建过铁路？”

“我想不，他抵埠时仿佛只有十四岁。”

“他有付人头税吗？”

P8-9

“我们猜想他是偷渡客，没有身份。”

“如何偷渡？”

“或者从美国旧金山入境。”

“故事可歌可泣。”

“移民故事一定悲切，有谁在本家耽得下去会得离乡别井面对未知数。”

“不但勇敢，而且凶悍。”

“是呀，一句英文也不会，胆敢在这块新大陆生活。”

大家沉默下来。

终于明娟问：“店里生意好吗？”

我笑说：“你爸早把股份卖给我爸，小店与你无关。”

明娟说：“小店生财有道。”

“哪里比得上你们。”

“什么你们我们，再用这口气就打你。”

明娟说：“你们三姐弟还未有密友？”

我答：“大姐与二姐的男朋友均是西夏人，不好公开。”

“西人也无所谓。”

“爸妈不是这样想，我见过大姐的麦可，浑身是毛，闲时喜爬山打鱼、开快车，像野人。”

“他也是会计师吧。”

我说：“不，他是公司法律师，爸最讨厌律师，嫌他们奸诈。”

明娟说：“糟，我男友亦是律师。”

“我爸又不是你爸。”

“你呢，志一，你可有女友？”

我笑而不答，就算有，也不能随便公开。

老妈的声音在后传来：“志一，要华女，记住，籍贯不拘，一定要同文同种。”

P10-11

我仍然不出声，谁敢肯定。

妈继续说：“志一，同幼娟说一声，三楼的房客仿佛做了二房东把另一间房租给三房客。”

我笑，“真复杂，不过想省几文。”

“租约订明不许分租。”

我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只要他准时交租便可。”

“志一，你别太大方。”

“也许只是亲戚或是朋友。”

“找长娟的男友问一问法律程序。”

“是，妈妈。”

“你替我把价目表改一改，每项加百分之三。”

“又涨价？去年才改过。”

“已经比街坊便宜，没办法，水电都上涨，羊毛出自羊身。”

我回答：“我先到附近店铺格价。”

明娟诧异，“你那么认真，志一，做洗衣店似做银行。”

我答：“任何行业，如想赚钱，都不可托大。”

“佩服佩服。”

第二天，我把别人的价格表取回，正在查阅，玻璃门叮一响，有人进来。

我抬头，先看到一件香奈儿蛋黄格子短上衣，然后是一个哭丧着脸的年轻女子。

我轻轻问：“我能帮你什么？”

她这样说：“我到酒吧喝了两杯，懵然不觉，尽兴而返，第二早发觉外套上有香奈儿标志的两粒钮扣被人割去。”

“呵，这么厉害。”我耸然动容。

“大衣极贵，我唯一的一件，”她沮丧，“我的招牌。”

我不禁微笑，她的名字叫香奈儿？

我取过外套看，钮扣被剪去之处十分整齐，是熟手所为。

“听说是一群吉卜赛人，四处到名店剪钮扣，再转售给冒牌厂家仿造。”

我意外，“竟有这种营生。”

“名店警惕，他们便到餐馆酒吧人多之处下手。”

我告诉她：“本店没有这种钮扣。”

“怎么办？”她好不失望。

这时我发觉她戴着一副同牌子耳环。

我示意她取下耳环，我翻转细看，“你愿意牺牲耳环吗？”

她很聪明，“把它们改为钮扣？”

我说：“试一试，你去喝杯咖啡，一小时后回来。”

她十分高兴，“小哥，谢谢你。”

我上楼去拿电焊棒，在楼梯碰到三楼的房客汪太太。

汪太太说：“志一，我家来了客人，改天介绍你认识。”

我答：“好呀。”

取了工具下楼，我把耳环改成钮扣，请妈妈订上，妈妈顺便把外套熨一熨，脱线部位缝好。

她说：“这一件上衣，与一套洗衣干衣机同价，不可思议。”

我说：“太贵了。”

“上星期人客取来一件米白色的同牌子晚装。”

父亲在店后出来，“太太，请来看账簿。”

这时大块头麦可出现，“志一，长娟说你爸妈找我？”

“是，他们在店后，有事与你商量。”

麦可走进里边。

女客回来了，她看到外衣，下巴落下，低声惊呼：“完好如新。”

她立刻穿上，在镜前顾盼。

一般女子的欢乐与悲伤都比较肤浅。

P14-15

“谢谢谢谢，小哥，我欠你多少？”

我看看价目表：“十五元。”

“啊，小哥，你真老实。”

我微笑，助人为快乐之本。

她另赏了我五十大元，“与女朋友看场电影。”

我向她道谢，她欢天喜地走了。

麦可与爸出来，爸大声说：“原来我们也是违法者，这幢房子根本不允分租。”

有这种事，看样子大房东二房东三房东全部不及格。

麦可说：“我代你们到物业部申请合法分租。”

“谢谢你，麦可。”

“目前你们不宜向租客提出抗议。”

“明白。”母亲颇为无奈。

麦可说：“我查过，那三房客只是一个独身女性。”

父亲赞他：“你做事十分周详。”

麦可福至心灵，立刻答：“长娟吩咐，我不敢怠慢。”

我送他到门口。

麦可问：“你见过那女子没有？”

我摇头，“什么事？”

“近日有许多年轻华裔女性用旅游证件入境，逾期居留。”

“啊，别让爸妈知道。”

“最好大家都暂时佯装不知。”

“她叫什么名字？”

“叫阮津。”他什么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麦可你真能干。”连我都赞他。

他走了，我还有一节课，连忙驾驶小小伟士牌机车往大学。

P16-17

回来看见老爸坐在店后吃咖喱鸡饭，不禁惻然，爸大半生就此度过：
平顶头布衫布鞋，起早落黑，坚守小店

，一星期七日开门，公众假期无休，只在农历年放两日假，今年猪年，他的本命年，已是华人口中的花甲老翁。

他说：“年龄对有家庭与子女的人来说根本无所谓，健康才最重要。”

我说：“谁做咖喱鸡？”

“汪太太拿来，我帮你盛一碗。”

“汪太太怎么说？”

“她说表妹来学英语，三个月就走。”

“你相信吗？”

爸答：“早已经三个月了。”

咖喱鸡落足工本，有我爱吃的原汁小洋葱。

“有女朋友没，我们等急了。”

我陪笑，这种事急不来。

“助教阿敏达呢，她上次来喝过茶。”

“老妈嫌她包头巾，信的是‘阿拉阿拉’，况且人家已经订婚。”

“咏仪与翠图呢？”

“咏仪已回香港发展，翠图是富家千金，我不想高攀，她们都是普通朋友。”

“太挑剔了，我与你妈由家长安排见三次面就结婚。”

我微笑，盲婚有好处：先婚后友，相敬如宾。

“有什么好笑？”

“那多尴尬。”

“我们等急了，我们想抱孙子。”

“长娟应先结婚。”

老妈问：“有谁见过我们的三房客？”

我与爸都摇头。

那一天，像所有一天，父母早睡，他们也早起，七时已在店里操作，八时开门，许多上班男女会一早交上衣物，然后下班来取。

客人在家时只洗毛衣床单，工作忙碌，腾不出时间做洗熨，每天匆忙地赶赶赶。

父母生活像乡下人，他们甚至不用手机电话，电脑账目程序由我设计，只我一人会用。

我从没见过那样生活简约的夫妇，妈妈的口头禅是“都有了，不需要”，但是她也是我见过最开心的中老年太太。

店里几年前本来有只自来猫阿虎，后来遭到车祸丧生，老妈十分伤心，“领一只新的”，“不，太难过了”，连宠物都拒养。

每年我们把客人遗弃的衣物收拾出来捐到救世军，老妈感慨良多：

“这套西装属于一个独臂老人，不知是否已经不在人世”，“那袭婚纱放在我们店里已经三年，恐怕已无纪念价值”，从衣物里她看到许多沧桑。

“该套凯斯咪毛衣也无人认领，电话打过去只说号码已经取消”……

大部分是熟客，有客人自西区与东区过来光顾，十分荣幸。

洗衣店的生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好，那时流行西装笔挺，连学生校服都拿来洗熨，今日，时髦衣物都又破又皱，新的像旧，旧的如新，尤其时兴迷彩军装，全部打补丁，在家放进洗衣机便可。

但是生意还是不错，有一户人家，只用每平方寸五百条线的白色埃及纯棉床单，交给我们洗熨，那位太太，据说没有别的嗜好，衣着朴素，可是，天天要换床单。

为他们服务之前，根本不知世有那么多怪人。

人客还把各式各样的杂物遗忘在袋内：手提电话、数码相机、IPOD、钞票、车匙、门匙、首饰、地址簿、信件、证件、化妆品……

我们像学校一样，设一个小小失物认领部。

那天长娟在傍晚打电话来：“麦可来过了？”

P20-21

“他很帮忙。”

“麦可说，你蹲在铺子内，活脱似上两个世纪的洗衣店清人。”

我没好气，“麦可才不会那样说，你自己讨厌洗衣铺罢了。”

“志一，你是一名大学讲师。”

“我心甘情愿帮父母看店。”

“他们叫你什么？小哥，你的工余时间全用来做小哥，你没有社交生活。”

“我不需要虚伪的交际应酬。”

“干脆叫爸妈把店出售，不知多轻松。”

“百年老店，大小姐。”

“你们的脑袋僵化。”

我改变话题，“麦可有否向你求婚？”

“每年都有。”

“几时举行仪式？”

大姐叹口气，“你要不要同我们出来喝一杯？”

“我要陪爸妈到龙城戏院看华语言情片。”

大姐忽然转了口风，“也幸亏有你。”

我说：“快清明节了，记得叫幼娟一起扫墓。”

在学校里，我却不是随和的老好人，我对学生相当严厉，给他们的功课也比别的讲师多。

欠功课者会被我用红字提名，贴在课室大门上示众，这一招很有效，可是我也听到学生悻悻说：“难怪会有校园暴力事件。”

我的得意门生，是一个叫李思敏的香港女孩，每篇作业分数不低于九十七。

她对历史有真正兴趣，思敏同时修政治科学，她有意从政，暑假曾到自由党做义工助选，热心公益。

思敏对我说：“罗马帝国兴亡史是人类文明写照”，又说：“美利坚合众国将步罗马帝国后尘。”

P22-23

一日，更加大惑不解地说：“十八世纪加国给每名新移民提供一百六十亩免费土地，可是，这些土地其实早有主人，那是各族派的印第安人。”

历史令少年困惑。

历史也叫成年人如我失望。

放了学，我在洗衣店内读俄国历史。

老爸进来说：“志一，你去看看，有警察问话。”

我连忙招呼：“请问何事？”

女警出示一张照片，“你见过这只睡袋没有？”

我看到睡袋上印着蜘蛛侠标志，分明是青少年用品，我摇头，“我们洗棉被价是三十五元，足可买一只新睡袋，请问何事？”

“有一寄宿生睡在干洗过的睡袋里昏迷，医生说是强烈干洗药水未挥发干净，他吸入不省人事。”

“呵，可有生命危险？”

“急救后幸亏甦醒，但警方正追查不及格干洗化学药品，打扰你们。”

“请随意调查。”

她与助手到我们储物室检查过离去。

老妈问：“那学生在哪里读书，什么族裔？可怜。”

爸说：“睡觉被子勿盖过头。”

看，经营洗衣店也不可黑心。

爸说：“志一，有事同你商量：我在中华商会抽奖中了三奖，两张船票，到阿拉斯加玩七日七夜，我与你妈同去，你看铺，如何？”

我举起双手赞成，“快去松一松。”

妈妈说：“志一要教书，行吗？”

“没问题，咦，刚好是复活节假期。”

“大材小用。”

P24-25

“一言为定，你们玩得高兴点。”

妈妈还噜嗦，“在船上有什么好玩，不去也罢……”

一走出洗衣店，妈妈浑身不自在，王家铺子是她的安乐窝。

我继续垂首读历史，妈妈忽然过来摸我的头发，低下头来深深嗅一下。

我转过头同妈妈笑，她怪疼爱地说：“一晃眼为人师表了，那时把你装篮子里放店常照顾，人客喜逗你玩个不休。”

妈妈握着我的手。

爸看见像是吃醋，“志一都是你宠坏的。”

妈妈紧握着我双手，“我不宠他谁宠他，志一，但愿孙子十足十似你，逗我眉开眼笑。”

爸嘀咕：“孙子干脆叫眉开与眼笑。”

历史告诉我，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就是这个意思。

“我已经买了全套足金金饰，十分体面。”

“爱到哪里度蜜月均可。”

“我还有一只红宝石镶钻戒指。”

“朋友多，起码五十桌酒席。”

我正在重温伊凡雷帝大杀四方，对两老唯唯喏喏。

他们说得起劲，“不要吃鱼翅了，我们也学学环保。”

“可是，鱼翅是贵菜，对客人重要。”

我驾车去买了三碗鱼蛋面，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饱餐一。

我像爸妈，没有上进野心。

不愿长驻小店的女子与我无缘。

“我原本以为长娟与幼娟会守住铺子。”

“老头，时势不一样了。”

“老刘在电视上看到幼娟，赞她既漂亮又神气。”

“是，”妈妈说：“可是，她在东岸很少回来。”

P26-27

我把客人送来的衣服分门别类，妈妈说：“我来我来”，她循例清理口袋，掏出一把角子及一张身份证，“志一，登记一下。”

我把杂物放进胶袋存放。

“咦，这里有一封贴上邮票的信，代他寄出吧。”

我说：“不，等他来取。”

爸说：“我还以为你们这一代只用电邮。”

女同事有电话来找我代课。

“志一，我五岁小女儿出疹，浑身红肿，痛哭不已。”

“明白。”

英语助教不过是兼职，她的正职是母亲。

第二天我整天在校园忙。

史密士教授说：“王，年轻真好，看你，坐着一小时动都不用动，我双脚十五分钟就会麻痹。”

我微笑不语。

这种问题，叫人怎么回答？“是，年轻才好，过了三十岁就走下坡，到了五十，大可自动辞世”。说这样满话的人往往愉快地生活到七老八十。

老史又说：“许多女学生对你有兴趣可是？你未婚，年轻，比男学生成熟，又有优差，可是，王，我劝你当心，师生不可为，她们另有目的。”

老史口吻，像个过来人。

“等她们毕业，就嫌从前的老师老大迂腐，唉。”

我只得说：“多谢指教。”

正好思敏到教员室递功课。

老史说：“看见没有，”他叹息一声，“校园像香格里拉，鸟语花香，与世无争，每年有年轻貌美明敏的少女来追求梦想，所以我一耽二十年。”

我欠欠身，“我要去上课了。”

别以为他已一百岁，他才四十余岁，正当盛年。

阳光自图书馆的染色玻璃射进图书馆，形成彩色光环，刚好照在思敏漆黑头发上，她看上去像安琪儿，可是，老史的忠告发生作用，我静静看一会离去。

回到家，爸妈似乎已经吃过饭，我做三文治，边咬边叫：“爸，妈。”

忽然看到冰箱上有一张字条：“志一，我们上船去了，好好看店，记得吃饱，穿暖。”

我吓一大跳。

什么，我以为是下个月，至少是下星期，他们竟忽然离开了我，我颓然坐下。

不再疼惜我，终于当我是大人了，过些日子，说不定劝我搬出去独立：“志一，到底廿多岁了，男儿志在四方，守在妈妈裙脚下不是办法。”

我苦笑。

在家里真享受，永远有好吃食物水果，不用做清洁工作，还有，免租免水电。

这几年来我已颇有积蓄，随时可以置一层小公寓搬出去住，可是，除出惯性依赖，我对老店颇有感情。

读历史的我对百年老店十分爱惜，据说中山先生向华侨筹款之际，曾经到过王家铺子，可惜并无照片作证。

我钻进被窝睡觉。

第二天一早闹钟把我叫醒，屋里冰冷。

可是，我有正经事要做，我要下楼打开店门。

我淋浴更衣，到了楼下，已有人客在等。

我说：“衬衫西裤可以自信箱递进。”

“我要洗大衣，有人把罗宋汤倒在白色外套上。”

我一看，哟，橘红色一大滩，又油又脏。

客人开始野蛮，“小哥，能否清理，别开，别忘记你们叫洁如新。”

我没好气，“放下吧。”

P30-31

他走了，跟着又有客人进来，我忙着打单，取衣，收款，十分忙碌，这便是小店生涯。

我到邻近小店买了甜圈饼泡到咖啡里吃，刹那音觉得自己真像足洗衣店小哥，些微读书人气质也失去了。

有年轻人来找失物，我问：“请问失去什么？”

“一封信。”他焦急万分。

“呵，是在这里。”

那年轻人立刻把信撕个粉碎，他向我说：“谢谢你，幸亏没有寄出，我与她已和好如初。”

我微笑。

他走了，我听见身后有人叫我：“小志哥，吃午饭了。”

谁，这是谁，什么人有这样悦耳声音？

我转过头去，目瞪口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漂亮少女，身段挑长，脸庞秀丽，面孔只比我手掌略宽一些，可是大眼睛明亮，眉毛浓密，她只穿白衬衫蓝布裤，手里捧着一盘食物。

我回过神来，“你是哪一位？”

她笑笑答：“我是房客汪太太表妹。”

“对，”我想起来，“你叫阮津。”

“正是，令堂叫我表姐照顾你饮食，这事由我负责。”

“怎么好意思。”

她放下食物盘，“请来用餐。”

我一看，是一碗水饺，“什么馅？”

“这是素饺，你请试试。”

我一吃，发觉是荠菜饱，香口无比，这荠菜是一种华北野菜，十分难得，“何处找到荠菜？”

她答：“表姐朋友在后园栽种成功，完全有机，放心食用。”

P32-33

我哈哈大笑，“华侨去到何处都设法弄吃的，民以食为天。”

“小志哥，”她说：“我可否请教你关于英语上的疑点。”

“你英语对话已相当流利。”

她摇摇头，“那不足够，我想学俚语。”

我看着她秀丽五官，上帝造她之际，肯定心情特佳，用了许多心思，她是美人。

妈妈说我一次自幼稚园下课，曾经嗟叹：“班上没有美女”，大人因此笑得前仰后合，可见我自小贪图美色。

只听得阮津这样说：“前日我在学校听见两个男同学玩笑，一人戴上面具，重呼吸两下，忽然对另一人说：‘我正是你父亲’，大家都笑了，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好笑？”

我一听，也忍不住笑。

“看，小志哥，你懂，你也笑了。”

我答：“那是万千影迷星球大战三集中一幕滥情戏，黑武士忽然对小天行者坦白：‘我正是你父亲’，影迷觉得幼稚可笑，故此时时引用。”

阮津一脸疑惑。

“我有这套电影，我立刻借你看，你会明白。”

她说：“又有一次，老师建议我取名史提拉，忽然有男生扯着上衣大声嘶叫‘史提拉’，大家又笑，为什么？”

“呵，这比较复杂，你得读一本叫《欲望号街车》的著作。”

“要学多久才能真正懂得英语？”

我想一想，“在此地读书的话，三五年已足够。”

她点点头。

客人进进出出，美色是人人都看得见人人喜欢的一件事，人客不住朝阮津搭讪，“你可是新来的帮手？”，“是王家女吗？”，“读书抑或做事”？

我把六套珍藏星球大战全部找出让阮津在小小影碟机上观看。

P34-35

一方面我设法处理那件染上橘红色渍子的白色大衣。

我小心翼翼用棉花棒逐公分那样用化学洗衣剂清除渍子，效果理想。

我轻轻说：“像不像古迹专家清理西西庭米开兰基罗的壁画？”

这下子阮津听懂了，“听说日本人付出庞大费用支持这项工程。”

“正是，故此，指东洋人尽得一个坏字是说不通的。”

阮津忽然表态：“我仍然不喜欢他们。”

我连忙说：“我也是。”

她笑了。

我问她：“英语班同学可用心学习？”

“大多用功，韩国与日本人众，华人多数来自台湾。”

我说：“要留心听课。”

“我正在申请延期居留。”

就在该刹那，忽然之间，轰隆一声，所有机器停顿，电灯熄灭。

我大急，洗衣机最怕停电，这可怎么办好？

我打开店门去看个究竟，没想到隔邻快餐店老板也已站在街上破口大骂。

餐厅比洗衣店更惨。

我打电话到市政办公务部，电话没人接。

忽然有警察聚拢，我大声问：“什么事？”

警察答：“有人在附近电箱偷取电线，不小心遭到电殛，因此停电，现正抢修。”

所有店主都一齐问：“几时恢复供电？”

“下午左右。”

“什么叫左右，我中午生意已经泡汤——”

“尽快修复中。”

我轻轻问：“为什么偷电线？”

警察答：“电线内有铜线，各种金属供应紧缺，可迅速换钱。”

P36-37

“但，这是一个廿一世纪文明都会啊。”

警察叹气，“小偷取百元利润，市府可以付出一万维修。”

我摇头不已。

一转眼，不见了阮津。

我回到店中，守到下午，电力犹未恢复，现代人没了电，什么都做不好，电脑电视无法启动，只得呆坐，电锅微波炉失效，连做杯热茶也难，外加暖气停顿，室温聚降，立刻瑟缩。

不幸中大幸是父母正在度假，不会为此烦恼。

傍晚我正想关门，啪一声，电力恢复，我松口气，连忙把客人送来的衣物逐件收拾，我听见快餐店老板欢呼声。

文明？有电才有文明。

阮津这时忽然又出现在我身后。

我笑问：“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啜嚅。

我忽然想起，“你怕警察？”

她不出声，我猜想她的证件有点不妥。

她忙着帮我处理衣物，很快上手，两双手当然比一双手快捷，我们把停电时错落工作整理出来。

我说：“我会照最低工资补还给你。”

阮津忽然笑，“不用客气，我上楼做日式猪排饭大家一起吃。”

真没想到她件件皆会。

这餐还有津白鸡汤，我连忙掏出钞票，“明后天买菜用。”

阮津笑，“不必给家用，你妈妈早已安排妥，菜肉都由她配妥放冰箱里。”

我一听家用两字尴尬得耳朵烧红。

“你真好福气，有那般慈悲爱的父母。”

我忽然问：“汪氏夫妇待你好吗？”

P38-39

“还算客气，天气欠佳的话会叫我添衣。”

我告诉她：“我们收他一千二百元，你付多少？”

她据实答：“四百五，一间房间，包水电杂费，算是公道，我都打听过了。”

忽然之间她对我倾诉很多，不像是才认识一天，她收拾碗筷要上楼。

我鼓起勇气：“可想去看场电影？”

她一怔，轻轻说：“我要工作。”

轮到我意外，这么晚，去何处上班？

她解释：“我在上海菜馆打临时工。”

原来如此，“可要我送你？”

“不敢当，乘公路车很方便，几乎自门口到门口。”

“你要当心，这个山明水秀的都市有极之阴暗一面。”

她忽然苦笑。

她早知道。

一个年轻貌美女子单独流落异乡，无亲无故，一早已经明白世上每一角落都以金钱挂帅，处处势利。

那晚我一早休息，临睡时想，廿多岁的我仍然赖在父母家中，真有点变态，人家读大学第一年已经羽翼长成，完全独立生活。

女孩子一听见男方居然还住在父母家里便吓得退避三舍。

凌晨长娟打电话来，“有事同你说，”听见我惺忪，“乡下人，这么早就睡了？”

“什么事？”我啼笑皆非，“你要说什么？”

“爸妈总算去了旅行。”

“你要说的必不止这样。”

“志一，你姐姐我决定结婚，麦可与我将于明早注册。”

我一听，完全清醒过来，“长娟，不可仓猝。”

P40-41

“我已三十二岁，志一，我与麦可在一起已经三年，我俩相爱，他说，再不结婚他会掉头而去，况且，我已怀孕，你要做舅舅了，志一。”

我一时接受不来，哗地一声。

“趁老爸老妈外游，志一，明日你来做证婚人。”

“大姐，他们回来知道了会伤心，你是家中长女，总得铺排一下。”

“志一，我想来想去想不通结婚为什么得请客吃饭，那完全是农业社会旧习惯：有机会才可大吃一顿，我们每天都大鱼大肉，不必摆喜宴。”

“爸妈回来会赶你出门。”

“多谢你鼓励，明早十时市内婚姻注册处见。”

她卜一声挂上电话。

嫁洋人！不知会亲友！未婚先怀孕！

我还怎么睡得着觉。

我拨电话到东岸幼娟处，她的电话录音这样说：“我正往西岸参加大姐婚礼，有急事请留言。”

她一早知道了，岂有此理。

我立刻起床梳洗赶往大姐公寓与她理论。

凌晨一时，天尚未亮，我在门口碰到一个人。

是阮津，她十分疲倦，看到我，愣住，她脸上有残妆：黑眼圈、大红嘴唇，却另有风情，令人呆视。

她在上海馆子工作？看样子不像。

她见到我，有点尴尬，“这么早，去哪里？”

我温言说：“快洗个热水澡休息，回来才告诉你。”

她点点头上楼。

我赶到西岸长娟家咚咚咚敲门。

她来开门，“志一。”她像是哭过的样子。

我把姐姐拥到怀里，“别这样，孕妇要维持心情愉快。”

P42-43

幼娟自房里出来，“志一，你来了。”

原来她一早已到西岸。

我悻悻说：“你们俩姐妹把这样大事瞒着我。”

幼娟说：“志一，你可有西装？不如在店里借一套穿上。”

亏她想得到。

“麦可呢？”我问：“那大块头躲何处？”

话尚未说完，麦可到了，长娟躲进他怀里，这时我才发觉大姐那样娇小，至少大个子可以保护她，经济独立女子在婚姻上只求精神满足。

我红着双眼说：“麦可，你若有行差踏错，我用弹弓石蛋射杀你。”

麦可回答：“我完全明白。”

我忽然流泪，大姐牵着我手一起长大，忽然要随别人而去，改姓胡士，我恋恋不舍。

幼娟也想到同一事，揽着大姐哭，大姐亦不舍得，跟着落泪。

麦可提高声音：“怎么了？”

天亮了。

我连忙赶回洗衣店开门，请阮津帮忙：“请你代为照顾小店，我十一时之前必定赶回。”

阮津问：“什么急事？”

“我大姐结婚，我做证婚人。”

她先睁大眼睛，随即眉开眼笑。

我叹口气，“她嫁红毛，不敢让父母知道，先斩后奏，我会把现场情况电传给你看。”

我在衣架子上借了一套西服穿上，没有牛津款皮鞋，只得仍穿着球鞋。

阮津看着我微笑，我匆匆叫车赶到婚姻注册处。

他们已经在等候，长娟与幼娟都穿合身份的香奈儿套装，一白一黄，大块头剃净胡须，相当英俊，学历人品都不能说人配不起长娟。

我签名做证婚人，看着他俩交换誓词及戒指，礼成我上前亲吻大姐。

我问：“新屋准备好没有？”

“两个人都忙，暂时两边住。”

我去过麦可家，他住河边旧货仓改建的loft，极富情调，但那不是育婴的地方。

但，不用为他们担心，这是一对收入丰厚的专业人士。

我把现场照片用电话传给阮津，接着一声“我要看店”，便打道回府。

前后不过用了四十分钟，婚礼这件事原来可以如此简约，我羡慕长娟的智慧。

回到店里，只见阮津手挥目送，挥洒自如，做得头头是道，她告诉我：“那客人取回白色大衣，检查橘红污渍，一点痕迹也无，大声叫好。”

我模仿洋女洋妇那种吊起声线的做作尖叫。

阮津笑，“你身为大学讲师，为何调皮？”

我问：“看到照片没有？”

“那外国姐夫十分高大。”

“昂藏六尺三吋。”

“恭喜你，可是，王先生太太回来后怎样交待？”

“别担心，结婚的不是我。”

阮津说：“我上去做午餐。”

我拉住她，“阮，你不是厨娘，买两客三文治好了。”

“不，我乐意服务，你们对我宽容。”

我一怔。

“你早已知并非汪氏的表妹，我只是一个三房客，可是你们不出声，你们包容我。”

我看见她脸红鼻红，连忙说：“快别那样讲。”

她转身上去了。

P46-47

我坐下踌躇，邮轮上不是没有电话，我可以立时通知爸妈，但是，我微笑，他们三十年来首次度假，不必打扰他们，一切待他们回来再说。

刚要吃饭，幼娟出现。

“稀客，”我说：“快加双筷子。”

幼娟说：“哗，白切鸡、黄鱼汤，吃得这样好。”

她忽然看到阮津，立刻欢笑，“志一，快给我介绍这可人儿。”

阮津连忙站出来答应。

二姐老实不客气坐下吃饭，一向节食的她居然添饭。

她说：“我立刻要返回东岸，今晚我有份主持查诺颁奖礼，志一，我的男友亦是老外。”

阮津不敢笑，我则轻叹一声。

“我们是外嫁女，不要紧，志一，你切记得娶华女，阮小姐，你说是不是？”

阮津只是陪笑。

幼娟说下去：“老妈怎会接受碧眼儿做孙子。”

我提点她：“幼娟，你在外头，自己当心。”

她抹净嘴角，与我拥抱。

阮津给她一杯绿茶嗽口。

她道谢，计程车来了，她直接往飞机场。

阮津轻轻称赞：“真潇洒，真能干，我好不倾慕，我最敬重这样女子。”

我不出声，太有本事，走得太远，于父母有何益处，谁看店谁打理生活？

我说：“我中学毕业成绩得四分满分，英国与美国均有名校取录，我选择留在本省接近父母，我并不希望扬名立万，主审我性格上缺憾。”

阮津按着我手，“这是优点。”

中午过后生意又忙起来，她要去上英语课，我鼓励她：“用心。”

这个年轻女子也很独立，熟习公路车路线，一张月票通街走，不靠人接送。

P48-49

傍晚，阮津打电话给我：“菜饭在锅里，你请便，我直接往工作地点，明天见。”

我再问：“你在何处工作？”

她回答：“上海菜馆。”

还是不愿透露真相。

那天晚上，我改卷子到深夜。

一些学生用字噜嗦，像“而是对之没有什么感情，即使不过是记下一些偶然相识者的联络，但总认为是人生历程的记录”，我这样写：字数太多了，你的意思是：“不重要的姓名电话就不必登记。”

工作至深夜，听见有人回来，打开门，果然，看见阮津走上，她同昨晚一般疲倦，长发披肩，穿着紧身深红低胸裙子，身段如葫芦般曼妙，面容纤细的她四肢丰润。

她轻问：“你还没睡？”

我答：“今日发生太多事，失眠。”

“我可是要休息了。”

她头发上有酒气及烟味。

“晚安。”我说。

第二早她洗尽铅华，拿着书本到店堂温习，一本叫《无比敌》，另一本叫《原野呼声》。

“好书”我说：“我可以带你去看鲸鱼。”

刚巧有人牵着狗走过，我说：“阮津，出来看，这便是原野呼声中的赫斯基雪橇犬。”

阮津连忙走到门口，那客人把狗绑在电灯柱上，把脏衣服交给我。

阮津对那只赫斯基爱不释手，不住摸它头毛。

“真漂亮，我也希望将来有地方养狗。”

“赫斯基其实是极地狼的后裔，没有足够空地，最好不要饲养动物。”

快餐店老板送衣服过来，看到阮津，目不转睛。

阮津躲往楼上。

那粗壮汉问我：“小哥，是你的女友？”

我不置可否。

“很漂亮，只是皮肤稍为黑些，有点面熟，什么地方见过似。”

我不以为忤，有些人就是如获至宝如此鲁直。

“小哥，你有学问有家产，多人追求，唉，我，我已三十老几，尚无对象。”

我只得说：“你老人家要求高。”

“说得也对，不是美人，我还不稀罕呢。”

我把他有异味的衣物放进大号湿洗机，开动洗衣干衣程序。

半晌，阮津下来问：“那可怕的人走了吗？”

“我还在这里呢。”

她笑了。

“不要怕老金，他来自山东，是个憨直汉子，我们已是多年邻居，他主理一家快餐店，七廿四那样苦干。”

“身上有一股去不掉的油腻味。”

我说：“你同长娟一个讲法，她痛恨一切小店，说我们父子身上有干洗烘熨气味。”

阮津微笑，“那又不同，新洗衣服有香味。”

“你太偏心。”

“这是事实。”

我喝着绿茶，练习对爸妈宣布：长娟已经结婚，嫁给麦可，你们很快抱外孙，要做外公外婆——

我预期母亲会气得面孔煞白。

P52-53

我曾经在华文报上读过一段讣告，除却两老及他们的子女，所有女婿媳妇全部是西人姓名，孙子外孙亦无中文名字。

完全同化，倒也好事。

那些小小混血儿可爱得洋娃娃似，聪明又顽皮。

这时阮津对我说：“班上有一极其精明机伶的同学，她读罗密欧与茱丽叶却会流泪，何故？”

“第一，她尚未有十多岁的子女；第二，她自知太过精算，故此敬重感情冲动的茱丽叶。”

“说得也是。”

“我常与学生讨论哪个君主理性，又谁特别感性。”

“那多有趣，宋徽宗肯定感性，失败的君主？半如此。”

我与她仿佛可以一直聊至深夜，她有陪伴，时间过得特快，正像爱因斯坦伯说：美人坐怀里，一小时好比一分钟，但坐在针毡上，一分钟好比一小时，这便是相对论。

阮津问：“小志哥，你呢，你是哪一种人？”

“我是一个普通人。”

她又笑。

我把老金的衣物取出折好，送到隔壁。

他忙得团团转，“小哥，帮我把这三客猪排拿到七号桌子。”

我索性帮他把汽水红茶咖啡也分别送给客人，还有，替他写三张单子。

他说：“小志，你是生力军。”

近日市道好，他找不到伙计，只得把姨妈请出来帮忙，手脚不够利落。

他一边擦汗一边说：“你那女友，好不面熟。”

我既好气又好笑，“客人催你要牛肉三文治。”

我撇下他回自己店里，顺便抬头看蓝天白云。

正在这时，有人尖叫：“抢手袋！”

P54-55

一个中年太太哭丧着脸在不远处顿足，一个年轻男子朝我奔来，我取起快餐店门外木招牌扔过去，他绊倒，

这时警察赶到把他揪住。

那年轻人十分瘦削憔悴，只有瘾君子才会不顾一切在光天化日下抢手袋。

阮津看到一切，她说：“危险。”

“也顾不得了。”

稍后那中年太太前来道谢。

她嘀咕：“治安越来越差，从前，夜不闭户。”

这便是由乡镇演变成大城市的代价。

她的手臂在争夺中扭痛，要去看医生，阮津送她到门口。

她问：“店门可要加锁？”

我答：“那不是赶客吗。”

“那么，养一只大狗。”

“女客与孩子对大狗也有恐惧，只得我肉身来挡。”

任何生命都有风险。

那天下午阮津陪我吃饭，她指着下巴，“粘着一粒米，你像孩子。”

“哪里？”我伸手去拨。

“这里。”她用指尖轻轻为我抹走。

指尖接触我唇边，我觉得麻麻，这一点酥软感觉渐渐传遍全身。

我涨红面孔。

“王先生王太太快回来了吧。”

我看看日历，“后天。”

她收拾碗筷回到楼上。

我一转头，看到汪太太站我面前，“小志，你好。”

汪氏夫妇在农场工作，平时早出晚归，很少见面。

她说：“我给你付房租。”

我写收据给她。

“小志，刚才是我表妹阮津吧。”

我微笑，“正是。”

没想到汪太太开门见山：“小志，我同你父母是朋友，我有责任劝你一句：阮津不是你的对象。”

我大大纳罕，“你说什么？”

她清晰地重复：“她不适合你，你莫与她太过接近。”

我一怔，赔笑说：“汪太太，我已是大人了。”

她叹一口气，“我的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为止。”

“她不是你家表妹吗？”

“一表三千里，树大有枯枝。”

“这话怎么说？”

“小志，你自己当心，明白吗？”

我把汪太太送走。

他们也太关心我了，就差没说：阮津不是好女人，你要小心这只蜘蛛精，或是狐狸精。

我正在不悦，学生李思敏找我。

我探头出去，“放假，你来干什么？”

她把一份功课放在我面前，“真没想到老师会坐店堂。”

“老师也是人。”

我打开笔记一看，立刻生气，“与你们说多少次，写历史论文，不得用‘我认为’、‘我的观感’，你是谁？你认识拿破仑与华盛顿吗，一切以事实为据，并且注明出处，你不是写小说，爱文学的话可转往凯文教授

处。”

“哗，骂得狗血淋头。”

我笑出声来，“拿回去改。”

思敏问：“为什么凯文是教授，你只是讲师？”

P58-59

“教授两字并非尊称，不可与老师混淆，在一间大学里，并不是每个授课的人都是教授，我选择讲师为终身职业，不做行政，其他同事则不，他们会逐步升上去：高级讲师、副教授、教授、校长……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官价，与少尉、中尉、上尉……一般，华人喜欢捧人，皆大欢喜，逢人均叫老板，大家开心，可是教授却真凭实据，需要大学正式认可，故此，请勿叫我王教授。”

思敏说：“人称穷教授，也没什么稀奇。”

“还有，穷作家、穷画家。”

思敏说：“怎么没有穷科学家？其实居里夫人未获诺奖之前也很拮据。”

我看着她，“思敏，如果你有时间，可往图书馆。”

“你为什么不请我到你家书房？”

“今日只得你我两人，我不便与女学生单独接触。”

“屎。”她喃喃。

“思敏，那是粗话。”

思敏看着我，“他们说，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一生人只笑过一次，那次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学物理，他是怪人，你也是。”

“记得把功课错处改过。”

思敏在门外碰到老金，吓了一跳，避开他，匆匆上车。

老金兴奋地说：“好家伙，小志，那也是你女友？真有办法，这一个面孔虽然扁一些，但够娇俏。”

我看着他，“有什么事吗？”

“小志，先前那个女子，我想起来了。”

我一凛，他是什么意思？

“我见过她，小志，只不过她在你店堂里打扮不一样。”

我心跳得突突响。

我知道老金想说什么，他一定想告诉我：小志，我在某艳舞厅见过她，她擅长跳钢管脱衣舞！

P60-61

我强作镇静，双手却簌簌地抖，我把手藏柜台下。

只听得老金说：“她是酒保，她在市中心丑陋野狼酒吧工作。”

我一听，缓缓吁出一口气，反而轻松了，酒保是正当职业，浑身绝技，声色艺缺一不可，我四肢又可以活动了。

只是，那酒吧叫丑陋野狼？未免奇突。

“小志，你得去看看，那种场合，啧啧啧。”

我微笑，“你好像是常客。”

“以前常去，最近改往仙人掌会所，稍微便宜。”

我点点头。

“小志，你可知她职业？”

喜欢寻根究底的人，都是粗人吧。

我答：“我朋友的事，我全知道。”

他见我无意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十分无趣，“小志，你自己当心。”

他转身离去，身形胖得像一座小山。

打烊后我悄悄回到楼上，看了一回书，终于忍不住，更衣到夜未央的丑陋野狼酒吧。

推开店门，我看到奇景。

大约有一百人挤在酒吧内欢呼拍手，人头涌涌，百分之九十是男客，一看就明白缘故，洒保全是年轻女子，衣着暴露，她们忽然跳上柜台，扭动腰肢臀总，跳起舞来。

我目瞪口呆，一额是汗。

忽然之间，她们又跳下柜台，调酒招呼客人。

这时有人喊：“芝芝，芝芝，芝芝。”

欢呼声中，我看到一个苗条身形出现。

她正是阮津。

她化妆浓艳，上衣是小小一件露腰背心，短裤短得不能再短，露着大腿。

P62-63

她笑着登场，拿起一只酒瓶，往手臂上一放，只见那瓶子像忽然有了生命，活了过来，像一只小动物般自她左臂滚上肩膀，在背脊停顿一下，又自右臂滑下，她握住瓶子，往杯中斟酒，放下，又取过另一酒瓶，这次在她丰硕的胸上滚过。

这是奇技！

所有客人鼓掌欢呼叫好。

她斟好酒摇匀，把调酒器放指尖转动，煞是好看，我看得呆了。

最后她斟出酒递给人客，那男客给她丰富小费，她把钞票塞进裤腰。

我在一角看得下巴跌落胸前。

终于，我缓缓转身离去，王志一，你要真相，你终于看到真相。

我心酸的想，原来她是一个跑江湖的女孩。

又怎样呢，我喜欢她不会更多，亦不会更少。

我缓缓转身离开那欢呼及笑声。

我双手推开门走出街上。

冷空气叫我打个寒颤，这时有一支香烟就好了。

猛不料背后有人轻轻叫我：“小志哥。”

我转过头去，看到阮津，她披着一件外套追出来。

我微笑，“你看到我了。”

她这样回答：“你也看到我了。”

“你才艺出众。”

她说：“叫你见笑。”

我问：“为什么叫丑陋野狼？”

“你不是已经看到那些酒客的嘴脸了吗？”

我俩一起笑出来。

她说：“你不会瞧不起我吧。”

“你也是凭力气赚取生活。”

P64-65

“多多少少出卖色相。”

我答：“色相与生俱来。”

“你太偏帮我。”

我说：“下班没有？”

“一直到凌晨一时。”

“回去工作吧，明天见。”

“小志哥——”

我轻轻拥抱她一下，她进去了。

我开着小机车噗噗噗回家。

那夜我不停做恶梦……震耳欲聋音乐，轰轰轰隆隆隆，酒客举起双臂摇晃欢呼作乐叫嚣，忽然之间，芝芝登场，她舞动腰肢，一件一件脱去衣裳，半裸，全裸……我惨呼一声自床上跃起。

再也睡不着。

天朦亮我回到学校，坐在大树下冥思，尚未开学就想回来工作。

忽然想起要打开洗衣店大门，又匆匆回去，眼涩嘴干。

阮津却冲了一大杯西洋参茶给我。

她若无其事地说：“我熬了干贝白粥。”

我同她说：“非要在酒吧工作吗？”

她这样答：“昨夜我收了两百多小费，志哥，明年我升大学，开销非同小可。”

我无言。

“再做一年便可以暂停，我已熟习环境。”

稍后大姐打电话给我：“爸妈是否明天回来？”

“是，中午时分我会到码头接他们。”

“我与麦可也一起去可好？”

P66-67

我想一想，“大姐，我看不要，不如先由我婉转把消息透露。”

她抱怨：“为什么像做贼一般？”

“听我话，长娟，你与麦可下午才到店里来。”

她挂上电话。

阮津在一边微微笑，一定觉得有父母疼爱的子女永远幼稚。

我说：“多谢你这几天照顾我又照顾小店。”

“志哥，下星期我到大学面试，可否在店里借一套衣裳。”

“随便你挑好了。”

她指着蛋黄色的套装。

“你报什么系？”

“教育文凭，我在本家有化学学士文凭。”

可是，来到异乡，只会卖酒，我暗暗叹息。

第二天一早，我托阮津看店，去接爸妈。

真没想到，几天不见，他们不但胖了，而且晒得黑黑。

他俩手拉手，笑嘻嘻，神清气朗。

“爸妈，旅程看样子十分愉快。”

“好享受，”爸说，“我们计划下一程到夏威夷群岛。”

我取过行李，接他们回家。

爸忽然问：“谁在看店？”

“一个朋友。”

阮津站在店门口朝他们鞠躬，又递上热茶。

妈眉开眼笑打量阮津，又朝我挤眉弄眼，十分忙碌。

我示意阮津退下，我悄悄老大妈耳畔说了几句话。

老妈一时接受不到，怔怔地笑，“什么？”

我重复几句，她手上的杯子跌倒地上，摔得粉碎。

父亲惊问：“什么事？”

P68-69

我劝说：“结婚是喜事，长娟爱谁，我们也爱谁，管他是什么国籍，生物学家已证明，人类与猿猴的因子不过相差三个巴仙，西洋人中国人，根本一模一样。”

母亲垂头不语。

“不要为这事与长娟伤了和风，她需要支持，不久婴儿出世，家里添第三代，喜上加喜。”

妈妈的脸色渐渐和缓，她流下泪来。

我把她搂在怀中。

“妈，你们去休息一下，长娟与麦可快来了。”

爸默不作声与老妻回到楼上。

我吁出一口气。

阮津走近轻轻问：“你很会说话。”

“我是逼不得已，我真不舍得他们交恶。”

阮津说：“我不方便夹在你们当中，我稍后见你。”

不一会，长娟与麦可到了。

大姐忐忑不安，麦可紧紧握着她的手。

我打电话给爸妈说：“他们在店里。”

妈妈的声音相当镇定，“请他们上来。”

我叮嘱麦可：“你会说的中文，请全部用上。”

他们上楼去见家长。

将来我为人父，决不会禁止子女读什么科，或是同什么人交往，人生那么短，苦干那么多，已经够惨澹，还要与孩子们斗争，莫非活得不耐烦。

我提心吊胆在楼下等，希望有好消息。

终于不负我所望，妈妈与长娟手拉手下楼来，麦可咧开嘴跟后边。

大块头伸手过来，腕上一块金手表，“爸送我的结婚礼物，长娟也有一只。”

P70-71

啊，我大喜过望，爸妈真是明理的父母。

麦可拥抱着我，“好兄弟。”

我红着双眼推开他：“长娟若有些微怨言，我会亲自动手把你大卸八块。”

他居然不反对，“是，是”

他们又谈一会，麦可才与长娟离去。

父母相当唏嘘，“女大不中留”，“一对金表本来为志一与媳妇预备”，“已经四个月身孕，身段圆润”，“不知怎向亲友交待，或者，根本毋须说什么”……

他们心里其实不舒服。

我替两老搥肩。

明朝我要開學，洗衣店又还给他们。

这片店像个极和黏身的小孩，整天甩也甩不开，缠得慌，亏得爸妈数十年守店里。

阮津在门口等我。

“好似完美结局。”

我点点头，“请到寒舍喝杯茶。”

我推开大门，她哟地一声。

她称赞：“宽敞雅致。”

我介绍说：“红木家具都是太公那代留下，这一盏天然水晶灯现在又开始流行，看到椅背的人形迹子没有？

那是百年汗印。”

阮津啧啧称奇。

“来，我给你看历史文物。”

我取出剪贴簿，打开展示，“太祖、曾祖、祖父、我爸、及我。”

阮津笑，“大家都是和气的圆面孔，像极了，遗传因子不可思议。”

“你呢？”我好奇，“你像谁？”

“我是孤儿。”她十分遗憾。

P72-73

我安慰她：“麦可父母也在空难中丧生，所以一个若能健康活到五十以上，就应当万事看开：太幸运了，不必再为琐事烦恼。”

阮津细细看我整理出来的文物：百年前的洗衣收据、电费及水费单子……她感动不已。

“这是给下一代最好礼物。”

我说：“也许他们不懂珍惜。”

阮津学着我的口气，“只要他们快乐便好。”

“真的，任他们往外闯，叫他们不要酗酒吸毒，告诉他们，父母的家门永远打开。”

“志一，你真可爱。”

我谦说：“哪有你说得那么好。”

我讲时无敌，做时无力，连她这么一个弱女子都照顾不了。

接着，开学了。

忙碌可想而知，学生们放完假灵魂似尚未归位，惺忪憔悴，泰半穿运动衣裤，睡衣是它，校服也是它，像团烂泥似。

还有，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混在他们当中，分不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

思敏打扮最好看：天蓝色小大衣，棕色窄脚裤，不过，我情愿她把时间用在功课上。

“思敏，你退步了，才八十分。”

思敏似有心事，长叹一声。

我也不方便去问她因由，其他女同学又斜睨又扁嘴，“思敏又霸着老师”，“思敏目中无人”，“思敏真正得宠”……

我并不算一个轻浮的人，可是也忍不住乐不可支。

春天终于来到。

但我却一连好几天没看到阮津。

妈妈终于完全原谅了长娟。

一日我看到麦可在厨房偷吃炖给老爸的川贝梨，被妈妈打手心。

麦可像是已经赢得他们欢心。

长娟身形渐变，可是精神饱满，仍然工作。

一日放学，母亲叫我：“志一，我有话说。”

我摊开双手，“不，我不想搬出去住，是，我还没找到女朋友，我知我已二十有六，我自己也很心急。”

妈妈笑起来。

“还有什么事？”

“志一，汪太太说，你与她表妹有来往。”

“她是我家三房客，楼上楼下，总得招呼。”

妈妈郑重说：“那位阮小姐，在酒吧工作，不是正经人。”

我不出声。

“你要与她疏远。”

“那是命令吗，”我诧异，“妈妈很少如此专制。”

“我已失去长娟，我不想失去你。”

“妈妈，长娟带来麦可，你快将添孙。”

“我喜欢你学生思敏，既漂亮又聪明，父母均是医生。”

我微笑，“妈妈不该势利。”

“叫思敏来吃饭。”

“妈妈，她是我学生，今年才十九岁，私底下不方便来往。”

妈妈再三叮嘱：“不许与那女子接触。”

我这才明白什么叫做左耳入，右耳出。

看样子真的要搬出去住了：喝啤酒或冷开水，吃面包罐头汤度日，每日脏兮兮找干净袜子，墙角长出蛛网……这也是人生必经阶段，直至有女生代为收拾。

我开始在大学附近找住所。

只能以贵不可言四字形容，我不是吃惊，而是讶异，屋价在这十年内涨起三倍，从前二十万，现在六十万还是次货，面积小得多，方向也欠佳。

我忍不住向父母诉苦，“年轻人还怎样置业，薪水一直不涨，地产却飙升。”

“你要结婚？”

“我想搬出去。”

“志一，”爸说：“你若结婚，我们送礼物给你。”

“可是一对金表？”

“这三个物业，任你挑选，我们百年归老，则全部属你。”

我连忙摇头摆手，“不不不，给两个姐姐，要疼女儿。”

妈妈说：“我为她们另有安排。”

我发呆，一爿小店真的可以有如此丰富进帐，抑或，小富由俭。

我很感动，“爸妈，你们留着自己用。”

“来看，志一，这一幢公寓在英吉利湾，两房两厅，一千二百六十多平方呎，适合小两口居住，此刻九百多呎也叫两房两厅，不能比，有了孩子，可住到大伯邻近，这一幢平房占地半亩——”

我诧异，“都是什么时候置的？”

“那时你还未出生。”

呵克勤克俭的他们终于修成正果。

我说：“爸妈，既然有钱，应当享福，雇人照顾洗衣店，你们好退休了。”

“志一，你若要结婚，通知我们，我立刻请房客搬走，替你装修，厨卫地板墙灯饰傢具全部更新。”

我笑，“太宠爱我了。”

“几时结婚？”

“先给我时间找女朋友。”

我真佩服王家列祖列宗，据说曾祖来的时候只有背脊上一件衣服，天气冷，直打哆嗦，站在人家屋檐下取暖，被洋人赶跑。

这样都能捱出头来。

那天晚上我一早睡觉，半夜，被电话吵醒，我诧异：这会是谁？一看时间，凌晨一时。

那边的声音沙哑且惊惶失措，“志一，请来市中心三街派出所救我。”

我愕然，“你是谁？”

“志一，我是阮津，”她哭出声来，“请带保释金。”

我跳起来，“马上到。”

我即时通知麦可与我在派出所会面。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担心得手脚冰冷。

匆匆披上衣服赶到派出所，麦可比我早到，他已了解情况。

他对我说：“阮小姐与友人在一间叫禅的餐厅宵夜，碰到另一名女客，指阮小姐盗取她一件名贵外套，坚决报警。”

我急了，“女装上衣件件相似，她凭什么指认？”

“到了派出所，事主指出，上衣钮扣独一无二，由耳环改装。”

糟糕，我张大了嘴，原来正是那件多事的外套！我没留神，任由阮津借穿，都是我的错。

我把前因后果向麦可说明，“我愿意代洗衣店全数赔偿，希望事主不要起诉。”

麦可看着我半晌，“你喜欢这个女子。”

“她在哪里？”

“在拘留室，立刻放出来。”

话还没讲完，我看到阮津自走廊角落缓缓走出，我连忙走近，发觉她浑身发抖，我脱下外套披她肩上，把她搂在怀中。

“没事，没事，我们可以走了。”

麦可说：“你送阮小姐回去，其余事由我来办。”

我与阮津迅速离开派出所。

她一直垂头不语。

我轻轻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一时没想到——”

她按住我的手。

我闻到她身上有臭味，警局拘留室内三山五岳人马聚集，一定有体臭汗臭以及排泄物异味。

“好好淋一个热水浴，早点睡。”

路灯下她脸色煞白，像是大祸临头模样。

我一时还不明白所以然，以为她只是受惊，于是劝她喝一杯热牛奶。

我回到房里，不一会，麦可来了。

天尚未亮，他脸色凝重，坐下斟两杯拔兰地，打电话向长娟报告：

“我在志一处，是，很快回来”，然后跟我说：“事主愿接受赔偿，已取消控诉，警方相信是一场误会。”

我吁出一口气。

“但是，志一，你坐下听我说。”

还有什么事？

“志一，阮小姐与你关系如何？”

我低头，“麦可，我与你实话实说，我对她一见钟情。”

他叹气，“我就怕如此。”

“有什么不妥？”

“志一，她的学生签证过期。”

“我知道，你替她办一办可好？”

“志一，那份证件不是她的，那是本假护照。”

什么？我跳起来。

“她根本不叫阮津，阮津在本省学成后已返回中国，护照连学生签证遗失，记录在案。”

我发呆，我的天。

“她将被递解出境。”

“不！”我站起来，“你得想办法。”

“我并没有法宝。”

“一定有，你的律师朋友——”

“志一，即使你愿与她结婚，她也得先出境，在原居地等候你申请她。”

我像热锅上蚂蚁。

“你同阮小姐商量一下吧，志一，不可冲动。”

我不出声。

“阮小姐身世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子，志一，你却单纯天真，她不是你理想对象。”

“麻烦你了麦可。”

“对不起不能帮你更多。”

我送走麦可打电话叫阮津出来。

她身形忽然缩小许多，憔悴地靠在墙角。

我低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苏佳。”她的声音低得不能再低。

“你确定这是真名？”我有点生气。

她回答：“我不是要你相信我。”

“你用别人的证件，那是违法之事。”

“我用三千美元买回来出国打工读书。”

我摇头，“你做错了。”

“我没有别条路可走。”

我训斥她：“有的，只不过你选择走捷径。”

她忽然打一个呵欠，“志一，我累得很，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我点点头，“明日从详计议。”

她把脸伏在我胸前一会，“志一，谢谢你帮我。”

我轻轻叹一口气。

我根本没阖眼，第二天我要为学生准备期考，天一亮就出门到学校，忙到傍晚才回家。

我浑身是倦意汗味，想在淋浴之后才与阮津细谈，正在更衣，妈妈进来。

她是老式人，从不敲门：子女由她奶大，谈什么隐私，滑稽。

“志一，你说奇不奇。”

我连忙穿上衬衣，“奇？可是牛长了翅膀。”

“汪太太同我说，她的表妹忽然搬走，事前一声通知也无，偏偏移民局有人来过，汪太太一惊，通知我，她也要搬家。”

我呆住，阮津搬走，去了何处？我面孔渐渐发麻。

“那表妹并无留下地址，人家的女儿，真难管教，但是她没欠钱，一切还清给汪太太。”

可有留下任何信件？

“一个字也没有就走了，志一，我也觉得把住所分租惹麻烦，汪太太搬走之后，就把她那单位收回自住，地方宽敞些，将来长娟幼娟的孩子有地方走动，你说好不好？”

我心头苦涩，不知说什么回应。

还以为阮津起码会把我当朋友，稍后会一五一十把她的故事告诉我，两人一起商量对策，没想到她一走了之。

我看到妈妈正微微笑，“搬走了真好。”

这正是阮津默默离去的原因吧，她深知自己不受欢迎。

我点点头，“欢迎他来到这苦涩的世上。”

长娟温言相劝，“志一，你我算是好命人了。”

麦可也说：“估计美国有一千五百万非法移民。”

“她去了什么地方？”

“她如此机灵聪明，一定有办法，你不必担心。”

“单身年轻女子——”

麦可说：“相信我，志一，江湖里最有道行是她们。”

“我头剧痛，太阳穴弹跳。”

长娟取药给我，“你去眠一眠。”

“不，我要到丑陋野狼酒吧去找她。”

“她怎么会给你找到，她不是与你捉迷藏，她有意放你一条生路。”

我苦笑，“你们把她说得如洪水猛兽。”

“志一，”长娟说：“你收手吧。”

我用被套蒙住头，不去理睬他们，我不觉睡着。

一觉醒来，又是下午我漱口出门到酒吧。

酒吧尚未开始营业，酒保在搬货，我问：“打扰你兄弟，我找芝芝。”

他看我一眼，“她辞工不干了，听说要往东岸。”

“可有留下地址？”

“她们这些飘零女，像流浪玫瑰一般，去到哪里是哪里，怎会留下蛛丝马迹。”

“她的姐妹淘可知她去向？”

酒保摇摇头，“小兄弟，不必费心了。”

我跟踉跄回家。

幼娟找我：“志一，春假可要到我这边来？”

我说我想休息。

幼娟说：“大姐说你胡须也不刮，野人似关家里。”

P88-89

“坏事传千里。”

“到我这里来，我介绍漂亮聪明的女孩子给你。”

我仍然推搪支吾。

“爸妈很担心你，志一，出来散散心。”

我死撑，“我没事……”

二姐作狮子吼：“叫你来就来！”

没想到东岸的樱花先开。

二姐带我巡视国家电视台，我才知道她地位不低，只见她发型化妆服装一丝不苟，以标准北美口音主持特辑，声音端庄悦耳，真是将材。

一转身她又与法裔同事说起流利法语，挥洒自如，我知道她找到了终身职业。

她带我大吃四方，观剧看戏，每次都请漂亮女生相伴。

幼娟说：“阿黛尔如何，古洁心还合眼缘呈，冯蓉已考取建筑师执照，琳茜有四分之一西班牙血统……”

“她们都没有男朋友吗？”

“公余都寂寥得想哭。”

你呢，还没见过你的男友。“

“他现在非洲苏丹做采访，过两天回来我介绍你认识。”

我趁幼娟不觉，到星报刊登一则小广告：“寻找洁如新，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一连三天。

幼娟的男友回来，她正式介绍他给我认识：“这是乌利奥。”他在著名的国际无线新闻网络工作。

我讶异他的俊美，祖籍法国的他有一头金色卷发，相貌像修伯利笔下的小王子，与大块头麦可相反，他身段只与我相仿。

他叫我弟弟，一口普通话说得似幼娟的法语般流利。

幼娟有点感慨：“听说爸妈终于接受了大姐夫。”

P90-91

“外孙快要出世。”

“好像是个小胖子，体重估计在九磅左右，假如有十磅以上，一落地可送往幼稚园。”

我摇头，“接着是六年小学，再六年中学与六年大学。”

“闷坏人可是。”

“还有无数荆棘挫折。”

“志一，你不算命苦了。”

我忽然大叫：“我所有的苦楚，只有耶稣知道。”

乌利奥陪我下棋，我自幼是棋赛神童，他技艺却与我不相伯仲，他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人物，我真正不介意他是白人。

“请问家乡何处？”

“南法鲁昂。”

“啊，蒙纳的大教堂所在。”

他微笑，“正是，祖上务农。”

“你亦有姐妹吗？”

“幸亏没有，”他看一看幼娟，“哈哈哈哈哈。”

“你们可是一见钟情？”

“在一个画展遇见，她穿小小黑裙，头发束起，忽然转过头来，眼神与我相遇，该刹那我已看不到其他人，耳畔充满嗡嗡声，我知道是她了。”

我嘴里却现实地问：“什么时候结婚？”

“我将派驻美国华盛顿，希望幼娟同我一起。”

“她会有工作吗？”我担心，“她不能放弃事业。”

“不知多少电视台争相聘用。”

“呵，我是井底蛙，见笑了。”

“幼娟说你是只书虫，她形容精湛。”

P92-93

“乌利奥，你要善待幼娟。”

他忽然用普通话说：“她是我的心肝。”由他说来，又不觉肉麻，

“我们爱体内的心肺脾脏吗，谁会天天提着‘我爱我的眼睛瞳仁，我

爱我视觉听觉’，可是一旦失去，极难存活，这就是华语精妙之下：把所爱的人叫我的心肝。”

我明白了。

我说：“祝你们快乐幸福。”

回到家中，同父母报告幼娟已有知己：“普通话讲得比我流畅，他容貌秀美，性格热情。”

妈妈侧着头不出声。

爸把手搭在妈妈肩膀上，喃喃说：“都嫌洗衣店，都要读书，你看，都嫁洋人。”

我劝说：“幼娟说，有一个北京记者问她：‘你來世还要做中国人吗’，她答：‘我从未在中国土地居住’，又问：‘你的黄皮肤遭到歧视吗’，她答：‘一般大机构仍然歧视女职员，与性别有关，肤色无关’，这是她真实感受，她是一个国际人。”

妈妈仍然不出声。

隔很久她说：“只要他们高兴。”

我回到房里更衣，东岸星报的寻人广告并未生效，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情绪低落，取消一切不必要活动，沉默抑郁。

思敏留意到，“他们只说女子才会在每月某几天闹情绪。”

“教你们这班猢猻真累，测验题目连大宪章在何国签署都答不出来。”

思敏笑，“中学八年级的题目，我们早已不屑。”

那是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她穿着一套蛋黄色连衣裙，配平跟鞋，仿五十年代少女打扮，十分悦耳。

你可以想像思敏守在小店逐件处理脏衣服吗，我不能。

P94-95

她一定会把我也带离小店。

我轻轻说：“思敏，你还是专注功课的好。”

“我很在意成绩，你放心。”

“我家是老式移民家庭，与你们不同，我家长辈胼手胝足靠劳力找生活。”

思敏说：“每句话都拒人千里之外，没意思。”

“那时时在课室门口等你的是体育系的小孙吗？”

“那人四肢发达，头大无脑。”

我吃惊：“太刻薄了。”

思敏说：“我不喜欢任何分胜负的游戏，所有球赛在内。”

天气回暖，女学生的衣裳越来越薄，我自觉已近中年，目不斜视。

一日下午我在家改卷子，接到一个电话。

我习惯先报上姓名，对方说：“志一，你找我？”

我一听到她的声音，耳畔嗡嗡声，所有其他声音淡出，我紧紧抓住电话，“是，我找你，你看到寻人启事了吗？”

“我买炸鱼薯条当午餐，店员用报纸包着食物，打开，才看到寻人广告。”

我大呼幸运，“看到就好，阮津，回来吧。”

“移民局搜我。”

“可以请律师设法延期。”

“志一，你不必为我担心。”

“阮津，”我平静地说：“我俩可以到香港注册结婚，然后你等我申请你过来团聚。”

她在那一边不出声音。

半晌她才说：“你已知我不叫阮津。”

“你考虑一下。”

“假结婚也不是办法。”

我平静地说：“我正式向你求婚。”

她呆住，接着是长长的沉默。

我说下去：“我没有一天不想起你。”

“我，志一，我欠人家许多钱。”

“我会替你还清，然后你终身为我洗衣煮饭还我。”

“你对我一无所知。”

“一般男女相识一年左右便谈婚论嫁，其实也无甚了解。”

“你坚持看不到我的缺点。”

我微笑，“把地址告诉我，我立刻过来与你汇合。”

“志一，你的父母——”

“你并不是与他们其中一人结婚。”

“志一，我不行，我做不到。”

“我不会让你走，我会刊登整页广告寻人，并且用你真名苏佳。”

“志一，何故苦苦纠缠？”

“你又为什么打这个电话？”

“我想念你。”她忽然饮泣。

“那么，把地址告诉我。”

“滑铁卢街七十号十二室。”

“我傍晚可到你家。”

我收拾简单衣物及信用卡又回到东岸。

在飞机场租了车子直驶铁卢街。

到达那幢镇屋前天尚未暗，我大声叫：“津，津！”

阮津飞奔出来，我紧紧把她拥在怀内，直到彼此不能呼吸，我默默流下泪来。

这是有一双散步的老夫妇看到我们，那老头忍不住微笑说：“深深相爱呢。”

他的老伴拉一拉他的衣角，叫他不要多嘴。

P98-99

我抹去眼泪，回答：“是，先生，我深爱这女子。”

阮津把脸埋在我怀内。

那老太太笑答：“年轻真好。”

我立刻载阮津去见幼娟。

幼娟吓了一跳：“怎么又是你？”

我告诉她：“幼娟，我今晚往香港与阮津结婚。”

幼娟看我，又转头去看阮津。

“你代我向爸妈解说，还有，替我向学校告假。”

幼娟轻轻问：“这位就是阮津？”

阮津点点头。

“身边有零用吗？”

我心中欢喜，“我有积蓄。”

幼娟说：“这是香港一个移民律师的名片，你们去找他办事，他一定鼎力相助。”

我收好名片，“谢谢你二姐。”

“乌利奥在香港有个小公寓，他返回亚洲时住那里，现在空置，欢迎你们入住。”

“二姐。”我亲吻她的手。

我紧拖阮津手臂匆匆离去。

两个小时后，我们已经坐在飞机上往香港飞去。

主审我忽然觉得疲倦，把头靠在阮津肩上入睡。

好像听见她轻轻说：“志一，这份是我真护照，上头没有学生签证……”

我已听不见什么。

黑暗中思维还有些许活动，像是在说：王志一，你太过冲动。

过很久醒来，我惶忪问：“到了哪里？”

P100-101

她吁出一口气，“已在东京上空。”

我握住她双手，“快到了。”

“我有点害怕。”

我佯装吃惊，“你怕？我靠谁去？”

她也笑，只是嘴角带些苦涩，她说：“王家的人那么漂亮，两个姐姐与你，一脸书卷气，父亲像从前国语片里某中生，妈妈慈爱端庄，白人大块头姐夫可爱像北京熊，还有，我看到二姐夫照片，他面孔像宗教画里的天使长盖伯利，将来外甥必然似小小安琪儿。”

我承认：“是，他们都出色，除了我，我是普通人。”

“志一，你真挚可爱，你是一等一好人。”

我亲吻她额角。

取过行李出境，我才知道阮津从未到过香港。

这是一个毋须导游介绍的都会，旅客不会迷路，他们只会迷失，我有一个同事到了香江受到极端文化冲击，他这样形容：“新鲜猪肉与鸡鸭的尸体露天挂在街市铁勾上，另一条街却满橱窗珠宝陈列，宝石像眼珠那么大，每个女性都苗条温柔，说着流利外语，各种餐厅水准高得叫人欢笑……”

我叫了一部车子驶到市区。

这回轮到阮津在我肩上睡着。

司机是个中年人，他朝我搭讪：“返来吖，是探亲抑或回流？”

我唯唯喏喏。

“外国边有香港好？返来啦。”

我笑而不答，他以为我不谙粤语，改说普通话：“老兄，我看新闻，知道北美东岸积雪高达十二呎，这是我们住的地方吗？听了都吓死人。”

“是是。”

“听说鸡没有鸡味，又浸药水又雪冻。”

他说得都很正确，他常识丰富。

P102-103

“干什么要与洋人打交道？我们哪处比西方差？”

这是阮津睁开眼睛，听到司机传论，微微笑，是，都会司机出名能说会道。

司机终于承认都会也有缺点，“不过，我们住屋的确逼压，空气质素也欠佳。”

阮津又微笑。

司机为“我爱我城”现身说法。

三十分钟后他喊：“你们到了。”

我给了丰富小费，他连声道谢。

乌利奥的歇脚处在的郊一间镇屋顶楼，我开门进去，立刻看到宁静海湾，碧海蓝天，暑气尽消。

屋连天台，宽敞舒适，简单的白墙与木地板，几件必须家具，足够我们应用。

我摊开地图，“我们在这里，最近的婚姻注册处在该处，市中心又要远一点。”

阮津忽然羡慕地说：“你们一家都受过良好教育，故此找到终身优职，很快有贮蓄置业，我也梦想有自己的住所，可是入息总像左手来右手去，留不住。”

“我俩也可以慢慢开始。”

我用电话联络移民律师古仲坤，约他第二天上午八时，他其余时间都已约满，因幼娟特别关照，才腾出早餐时间。

稍后我们步行到附近街市，阮津是挑选蔬菜能手，她诧异：“郊区住宅有这么多外国人。”

是，在香港，说英语足够，正如在温哥华或三藩市，讲中文也可行。

休息过后，第二天一早出发到市中心见古律师，他是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人，态度随和，正在喝咖啡读早报，看见我们站起来招呼。

“幼娟亲友即我亲友。”话还没说完，看到阮津，他忽然呆住，然后自觉失态，把桌子上报纸折好，叫秘书斟茶。

P104

“请坐，幼娟已把阮小姐的情况约略告诉我。”

阮津一直低着头，不知如何开口，我识趣地站起来，“津，你与古律师把我们的情况讲清楚，他会为你守秘，我出去买几份报纸。”

报摊也是奇景，那么小小城市，数百份报章杂志争相鸣放，一直摆出行人道，彩色缤纷地招摇，我挑了几本，单看标题，已经心惊肉跳：《毒品案大揭晓》，《豪门怨女复仇记》，《去年私烟达千万支》……我看看时间，三十分钟过去了，阮津有话也该讲完，她始终不愿向我坦白，许是时候未到，我愿静心等待，相信不久她会把一切对我说清楚，如果终久决定缄默，也无所谓。

我回到事务所，古律师说：“志一，我一切都已明白，我有把握办妥这件事，首先，你俩要注册结婚，然后，把证件交给我。”

“接着呢？”

“志一，你随时可以回去，我会替你们办理其余手续。”

P105

古律师讲得如此简单，我松下一口气。

我问：“费用方面——”

他很爽快，“幼娟已经付过。”

“这怎么可以。”

“幼娟想你们快乐。”

他交待助手把我俩的旅行证件存入电脑。

助手说：“你们可以走了，这是北区婚姻注册给你俩的排期，两个星期后古律师会做你俩的证婚人。”

他设想得这样周到。

助手微笑，“敝事务所专办该等事宜。”

我与幼娟通话：“谢谢你。”

“同胞兄弟，客气什么。”

“你如何认识古某？他极之能干。”

P106-107

“他是我大学同学，有一年我与他争做中华同学会会长，不打不相识。”

“谁赢？”

“他修法律，他赢。”

“是个厉害人物。”

“但声誉一流，你六个月之内会有好消息。”

“要等那么久？”我吃惊。

幼娟笑，“别人要一年多两年。”

“真不人道。”

幼娟静一静，“志一，你可有问过阮小姐，她为何急于办移民居留？”

我不假思索：“当然是要与我在一起。”

幼娟吁出一口气，“那样最好。”

“你有话要说？”我觉得她欲语还休。

“不，志一，我没意见，对，长娟与麦可已往娘家，这次是她代你做说客。”

“你们对我真好。”

“噫，你也爱我俩。”

过一天，长娟找我：“志一，妈妈一言不发，像是气到极点。”

我有点失望，“这一刻她在气头上。”

“我也那么想，希望气会过。”

“学校怎么说？”

“系主任着你办妥私事即刻回去，否则开除你，这段日子他亲自代课。”

我嬉笑。

“志一，结婚就是大人了，养妻活儿，工作重要。”

“明白，我注册后即返。”

“古律师说他与助手会担任证婚人，他还告诉幼娟，阮小姐是美女。”

我很窝心，“她的确好看。”

P108-109

长娟只唔了一声，“你需要找地方给阮小姐居住。”

“我已决定租乌利奥寓所。”

“这也好，他将与幼娟赴华盛顿，近期不会返亚洲。”

“大姐，连我都觉得老妈应当生气：三个子女结婚她都不在场。”

“真有命运可是。”

“性格造成命运，大姐，老妈固执守旧，我们才不敢把大事告诉她，怕她扰攘阻挠。”

“志一，我快为人母，我略知母亲心情，我们也不能怪她，试想想：子女由婴儿奶大，亲手为我们整理排泄物，晚上睡在身边，忽然成年，表态独立，她难免伤心。”

我不出声，轻轻挂上电话。

那两个礼拜的假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南亚初夏的白天像是永远日不落，我俩在附近沙滩绳床上喝冰茶说将来，直至双肩晒成金棕。

傍晚喝香槟吃海鲜，在市集散步，欣赏橘红色晚霞，听音乐，渐渐睡着。

醒来之际，有时压在她臂弯，有时她枕着我肩膀。

世界只有那么一点点大，再也容不下第三个人。

每天她亲手做三餐给我，早上一杯茶，中午一碗面，晚餐吃得早，她擅长做海鲜，小小一条鱼，还有一碗菜汤，清淡可口。

我成为世上最快乐逃兵。

我俩四肢缠在绳床上，微微晃动，鼻端是茉莉花香，抬头可看到微弱星光。

我轻轻说：“总可以看到北斗星，西人叫极星。”

“我此刻才知道许多英文字拉丁文衍生。”

“我有同学会说拉丁文，古时欧洲僧侣用深奥拉丁文挟以自重，以示与众不同，经文亦以拉丁文抄写，信徒要靠他们才能获得信息。”

“后来有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人站出来说公道话——”

我笑，轻轻抚她头发：“你真可爱。”

P110-111

她掸开我手，娇嗔说：“你别把我当低能儿。”

“我哪里敢，你最聪敏不过。”

“你这样看我：聪明？说一个人聪明，未必是称赞他。”

我握住她的手，“让我告诉你王家的故事。”

“我爱煞王家铺子：小小一块磐石，一个避难所。”

“我是一个读历史的人，华人挣扎史我最清楚不过，百余年前，洗衣店被视为落后、肮脏、黑暗的地方。”

“洗衣业最干净，怎会成为代罪者？”

“手作业没有权势，最受欺凌，百年前王氏洗衣店玻璃曾被打破，招牌被拆下，当时没有警察愿意出面，华人自组警卫，王家男人把妇孺锁在楼上以策安全，只能吃面包喝糖水过了好几日。”

“市面怎样平静下来？”

“政府颁布排华法，群众息怒。”

“为什么还留下来？”

“因为无路可退。”

阮津追问：“你可恨外国人？”

我不出声，感情复杂，一言难尽。

“现在，廿一世纪，你与他们一起生活，你可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

我知道她想打探清楚，她也想在北美居留。

我轻轻说：“这块大洲的原住民统称印第安人，五千年前自西伯利亚徒步过阿拉斯加亚留申群岛陆桥在北美，停留，现在，政府管印第安人叫‘第一等民族’，其余全是二等公民。”

“这样说来，倒也公平。”

“可是，任何社会都一般势利，资本主义以财富分阶级，大石翻转，阳光不到之处，阴暗面肮脏可怕。”

“志一，与你说话真有趣。”

P112-113

“当年家乡闹饥荒，伯父告诉我，太公虽然吃苦，但是一年总还能寄四五十美元回乡，那好算是巨款。”

阮津点点头，“有那么能干的祖先，你一定很骄傲。”

“事实刚相反，我家姐妹不愿提起。”

长娟常常羡慕同学家长是专业人士：“严显威的父亲是建筑师”，
“列高的祖父在香港是鼎鼎有名脑科医生……”

洗衣，那算是什么。

阮津忽然问：“谁教你中文？”

“学校。”

“开玩笑！”她惊讶。

“小学一至六年每星期在中华会馆学习，教师全是义工，稍后，公校亦有中文科，我又读了六年，学习时间比法语还长。”

“你可有遭到歧视？”

“今时今日？即使你是绿皮肤，只要有本事，一样受重用，资本家不会与公司利润作对。”

“志一，我自你处学习良多。”

她伏在露台看风景，臀部与长腿线条优美，我忍不住把双手搭在她细腰上。

她柔软地把上身拗过来与我亲吻。

不回去了，我向自己说。

不回去了，有人在我耳畔响亮地说。

我与古律师见面，说及我的意愿。

古律师只是微笑，“是的，这个都会的确迷人，许多外国人来了不愿走，就此一辈子，从前殖民地的官，还有欧美来的生意人，都娶了华人为妻，在此终老。”

说了等于没说，听了又叫人舒服，古律师不愧是高手。

“可是，”他终于给我忠告：“你还是得回去才可以申请阮津小姐。”

P114-115

“没有其他办法？”

“那些途径，并不适合你。”

“可以讲给我知道吗？”

“我也不十分清楚，如果你真想知道，一些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可能有主意。”

我低头不语。

“一切还是合法为佳。”

我抬起头，“你说得对，古律师，这是一生一世的事。”

那天回到寓所，阮津出去了。

我一直等到黄昏，越来越心急，站在露台中观望倩影，一听见门铃，立刻转身，不料面孔撞在玻璃门上。

一阵剧痛，洒下鼻血，我匆匆拉开玻璃门，阮津已经进来。

我用手掩着脸，“你去了何处，急煞我。”

她见到血，也慌了，连忙到浴室找来湿手巾敷住我面孔。

“我去叫医生。”

“不用，是我太紧张了。”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冷，我再看她双目红肿，我反而笑，“你怎么了，别怕，坐下慢慢说。”

我用冰水敷着鼻子平躺在沙发上。

她过来握着我双手。

“你去了何处？说一声，好叫我放心，你别误会，我不是管你。”

“我出去看房子。”原来如此。

她忽然流泪。

“没想到你怕血。”

“不，不。”她靠我肩膀上。

我把毛巾取下，“看，止血了。”

可是鼻梁与眼角有明显瘀青。

我笑说：“家有恶妻，惨遭殴打。”

她忽然说：“志一，你仍然像个孩子。”

我说：“我当这是赞美，一个人有童心才好。”

她斟出冰冰冻啤酒，“志一，想一想，以后日子怎么过？”

我愕然，说到生活，有点无趣，像是阳光突然被乌云遮住。

我轻轻说：“你担心什么，我有工作，我有积蓄。”

她不出声，红肿眼皮特别可爱。

“你像是哭了一整天的样子，我保证你一生有屋住有饭吃，大不了我们守洗衣店。”

“志一，有什么产业是属于你的？”

我静下来。

终于接触到生活最实际的一面，我回答：“我两袖清风，但是拥有一份高尚职业，我的全是你的，你我两个人无论如何不怕活不下去。”

她喃喃说：“两个人，呀，是。”

我凝视她：“将来有了子女，我会尽责照顾他们。”

她伸手轻抚我面孔，微微笑，“可以想像你教他们知道世界历史。”

“我还会教足球与音乐。”

“是是是。”她紧紧拥抱我。

“你看过些什么样的房子？”

“都会挤逼，房价昂贵，中等住宅似白鸽笼，到了山上，风景却奇佳。”

“你又不打算在此久留。”

她似有点忧虑，“都会不易居。”

“可是容易找到工作。”

“志一，我并无特别技能。”

“你英语已经练得不错。”

P118-119

“志一，在这里，我发觉每个人的英语都说得似外国人。”她沮丧。

“津，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不能胡思乱想。”

她定一定神，“我累了。”

她到浴室开启莲蓬头淋浴，门虚掩，我从未曾与人如此亲密过，却又这样自然。

我闻到肥皂香氛，水声似下雨，终于，外边也开始下雨，晚风有点凉意。

我轻轻说：“我一定养得活你，你不必工作。”

不知她有无听见，我转一个身睡着。

醒来的时候发觉撞伤鼻梁肿得像条青瓜，还是得看医生。

我告诉阮津：“你不必陪我。”

“那我做中饭等你回来。”

我到私家医院门诊部，仍然轮候近一小时，医生检查过说无事，我顺道买了水果鲜花回寓所。

没想到有客人，那是古氏事务所的职员邵容。

邵小姐外形朴素，工作能力却绝对优秀，我对她相当好感。

津说：“我留邵容吃中饭。”

邵容说：“许久没有在家吃饭，连伯母辈都不大做饭，全民往外吃。”

“外头的菜太油腻，独身人都说吃得想哭。”

我笑嘻嘻问：“你们谈些什么？”

邵容吁出一口气，“谈单身女子行走江湖真不容易。”

我大笑，“现在还有江湖？”

她俩也笑，“当然有，长江珠江西湖洞庭湖都依旧在。”

她俩十分投契。

我心一动，“邵容，我约有半年时间不在这里，请常来探访阮津。”

“阮津相当独立。”

“听见没有，我会照顾自己。”

P120-121

我摇摇头，“刚才我独自外出，突觉寂寞，想念家里，真没想到老牌王老王会害怕独处。”

邵容看着我们：“你俩确是一对爱侣。”

“邵容你有对象没有？”

她摇摇头，“先把个人经济搞起来再说，我还想多读几年书。”

“邵容志气可嘉。”

邵容又说：“多一头家增添十倍责任与开销，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少不得，还得把家里打理得一尘不染，想想都头皮发麻，这还未提到子女呢。”

我说：“那你要到北美来，街角就有免费公立学校，水准不差，政府又发放生育津贴。”

大家边笑边吃午餐，邵容不见外，“看到你们真想结婚。”

阮津忽然问：“邵容你怎么看夫妻互相坦白这件事？”

不料邵容答：“不要蒙骗已经很好，还全盘坦白，谁受得了。”

大家又笑。

饭后我俩送邵容到楼下道别。

我问阮津：“你请她来。”

“邵小姐有些文件叫我签名。”

我说：“邵容是个上进好女子，你与她往来没错。”

阮津轻轻问：“是有人自甘堕落的吧。”

我微笑：“那些人也许只是意旨力较弱，怎会有人心甘情愿沉沦，洗衣店近旧时红灯区，夏季天未黑，我记得七八点已经有流莺出没，女子穿着暴露衣裳站店门附近徘徊，四肢布满瘀青，没有一块好肉，真是可怜可恼，那时祖父用水管朝她们喷水驱逐。”

阮津沉默片刻才说：“你们出身较好的人，不会明白多么容易令一个女人沦落到那个地步。”

我问：“她们为什么不回家？”

P122-123

阮津摊手，“没有父母，何来的家？”

“津，我的家即你的家。”

阮津叹口气。

“这几天你有心事。”

阮津叹口气。

她笑，“快来相帮洗碗。”

我说：“怪不得没人愿在家吃饭。”

半夜，我发觉阮津在露台发呆。

月亮大得不真实，她指着说：“你看，吴刚在砍桂花树。”

阮津真有趣，换了是长娟她们，会说：“月亮最大那个陨石坑，叫做宁静海。”

在都会里提到吴刚与嫦娥，不知会不会招人诧异。

我坐在她身边与她一起赏月。

“志一，你喜欢外国生活多一些吧。”

我点点头，“比较自由，略为散漫亦可，阶级观念比较澹薄，人人球鞋牛仔裤，咖啡一杯，汉堡一个，最低工资已可度日，欲望较低。”

“是，我也喜欢北美，在乡镇，清风明月，真正免费。”

我替她披上一块大毛巾。

她说：“邵小姐衣着行头，低调名贵。”

“她不是朴素无华吗？”我诧异。

“你眼光真浅薄。”她微笑。

“可是，听她的口气，她也厌倦繁华都会。”

我握紧她的双手。

她轻轻说：“你去睡吧，我想还坐一会。”

我回到房间与长娟通电话，她说：“志一，有麻烦。”

“我没想过会顺利。”

“老妈不舍得我们离家，这是惯例。”

P124-125

我苦笑，“不能说服她？”

“老妈痛哭。”

我不算一个物质孝顺的人，可是听到母亲流泪，忍不住心悸，我垂头不语。

“你什么时候回来？”

“就这几天。”

“真奇怪可是，子女长大后再也不把父母放心中，有时我想：那么小那么可爱，完全依赖妈妈，整日抱着妈妈膝头不放，睡醒时不见妈妈放声大哭，于是妈妈以为终生会这样痴缠，可是到了十五六岁，我就

开始觉得父母太过羈身，努力掙脱，我决意要与白人麦可结婚，也叫母亲伤心。”

我劝她：“米已成饮，快生下混血儿。”

长娟失笑，“唉。”

“子女长大开枝散叶，繁殖后代，主审我们的责任，至于挑何种配偶，我们一定要争取自由选择。”

“爸妈始终觉得麦可是西人而遗憾。”

“那也顾不得了。”

说是说大姐与姐夫，实在是暗示我与阮津。

长娟叹口气，“大学过千同学，公司近百同事，偏偏喜欢麦可，你说奇不奇。”

“大姐，华人叫这做缘份。”

“你深爱阮小姐？悠悠尔主，并无他人？”

我微笑，“长娟，你的中文大有进步。”

“学校里过千窈窕女生，你看不见别人？”

我低声承认，“我眼中只有她。”

大姐过一会才说：“时间不早了，你休息吧，你亲口说服母亲好了。”

“放心，她一向疼我，不会有问题。”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已经在飞机舱里，忽然听见阮津叫我，我挣扎着要下飞机，可是服务员紧紧拉住我不放，“太迟了”他们说。

P126

我惊醒。

航空公司有电话叫我去取飞机票。

我转身不见阮津，大声叫喊。

她自厨房跑出来，“在这里。”

我埋头在她双手中，“回去后日子不晓得怎么过。”

她答：“很快地过。”

“有长周末我会来看你。”

她这样回答：“志一，我永远爱你。”

我又神气起来，“那还用说。”

当天下午行礼，我故作轻松，礼成后与古律师握手，“替我照顾阮津。”

“我会与阮小姐联络。”

他们都叫她阮小姐，长娟与幼娟在内，感觉十分陌生见外，况且，那并不是她的真姓名。

我把证书小心收好，“你看，以后要甩掉我，得打官司才行。”

津转过头来，“你疯疯颠颠说些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指一张证书无用呀。”

“古律师今晚请我们吃饭，邵容做陪客。”

“他俩有可能是一对吗？”

“我想不会，他们纯是宾主关系。”

我没想到是正式宴会厅晚宴，幸亏还有一套西服。

津更衣出来，我看到愣住。

她轻轻问：“还可以吗？”

我说：“惊艳。”

那是一件细带灰紫色钉珠片网纱裙子，她美好身段显露无遗，珠片订得不密，只是偶尔反光闪一闪，带些神秘色彩。

P128-129

“真好看。”

“谢谢你，志一，我是我生命中的荣光。”

到了宴会厅，几乎所有客人的目光被津吸引，忍不住微微转过头来看她。

都以为她打扮了一整天吧，只有我知道她连粉都没有擦，只抹了些口红。

邵容笑赞：“美人。”

古律师只是说：“恭喜两位。”他是一个含蓄的斯文人。

津轻轻坐下，我发觉古悄悄凝视，他看到我看他，连忙举起杯祝酒。

我不喜欢吃西菜，每人一碗汤一块肉，叫错了或是不好吃也得礼貌上吃掉它。

津轻轻问：“我点什么好？”

古律师耐心向她推介芦笋与龙虾。

邵小姐一贯不卑不亢笑容满面，“我也照样来一客，不过要清鸡汤。”

我越来越喜欢她，“邵容你几时有空前来度假请通知我们迎驾。”

邵容笑说：“我当是真的了。”

我说：“愚夫妇一定尽力款待你。”

晚餐后跳舞音乐响起。

古律师问：“我可以请阮小姐跳舞吗？”

他仍然叫她阮小姐，我答：“当然可以。”

美酒发生效用，离家私奔后我第一次觉得轻松，“来，”我说：“邵容，我们也下舞池。”

邵容说：“我不会跳华尔兹。”

我吃惊，“这是华尔兹？怪不得这么好看。”

邵容笑，“王志一，你真有趣。”

只见舞池里一对对伴侣翩翩起舞，古律师跳得特别活泼，他轻轻带舞伴，像滑翔一般。

我羡慕：“早知我也学交际舞，原来用得着。”

这时发觉邵容凝视我，我问她：“什么事？”

她牵牵嘴角，“你很有趣，王志一。”

音乐换了简单四步，我说：“这个我会。”

我拉着她下场，她太客气，她跳得不错，但是忽然沉默。

我问：“我没有讲错什么吧。”

“当然没有，王志一，你绝对是好人。”

我吐出一口气，“我是一个有妻室的人。”

邵容点点头，“是。”

“我得努力工作，保障妻儿生活，提供合理需要不叫她们吃苦。”

“的确应该这样，你想得周到。”

音乐停止，我出了一身汗，与邵容回到座位，发觉古律师与阮津已坐下，他们低着头不知说些什么。

我伸个懒腰，“该回家了。”

古律师抬起头，“不晚杯咖啡？”

我微笑，“今晚太丰富，谢谢你。”

我们在门口分手。

一路上津十分沉默。

我问：“古律师说些什么？”

“他说手续全无问题，叫我放心。”

“那多好，出外靠朋友，古仲坤精明能干，即使都会人才济济，他还是一个难得人物。”

津轻轻说：“正如我说，你们都是精英。”

“只我除外，日理万机，想起已头痛。”

津伸手摸我脸颊。我说：“贤妻，日后我们在大学旁边置间红瓦小屋，白色栏杆，前后花园，种满郁金香，生三子一女，每个周末带他们游泳打球，日子在匆忙间转瞬而过，很快，白发长出来……”

津笑了，眼角有泪光。

到了家门，我说：“我抱你进门。”

“我在电影里看过，这是西方俗礼，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可能是指最后一次纵容，以后，妻子与母亲都不好做。”

我用力抱起她，踏过门槛，忽然被什么一绊，失足跌倒，两人滚作一团，我不禁大笑。

实在是很长的一三，我累到极点，又像是放下心中一块大石，我喃喃说：米已成炊，忽然哈哈得意大笑，就地上睡着。

第二早醒转，发觉津紧紧拥抱着我，身上仍然穿着昨晚那件钉珠片裙子，我抱起她，轻轻放在床上。

清晨凉风习习，像是要下雨的样子，我忽然凄，真没想到婚礼会这样寂寥，父母都不在身边祝福，一个亲人也没有。

这就是反叛的代价！我不要他们管，他们当然不来管，现在全世界就剩下我与阮津两人。

回到家里，一定要求妈妈饶恕，我保证她会原谅我，我吁出一口气。

长娟的电话来了，“今晚动身？”

“正是。”

“日后再补一次婚礼吧，届时请亲友好好吃一顿，不醉无归。”

“我也那样想。”

“叫阮小姐不要见怪，老妈是上一代女性，她一生之中，可以作主的事实不多，一心以为至少子女会得听她，像她听从父母夫君一般。”

“我明白，大姐，你放心，我们心中不怨。”

“我来接你飞机。”

“不用，大姐——”

“一路顺风。”

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她们那样爱我。

P134-135

稍后津起来淋浴更衣，帮我收拾行李，我并无杂物，只得手挽一只小小旅行袋。

津说：“志一，人人像你这样轻松就好。”

我吻她双手：“不太久了，有了孩子，大包小包，推车奶瓶玩具，一定像搬家似，潇洒一去不返。”

她紧紧拥抱我。

津送我到飞机场。

古律师与邵容也准时到达。

我再三向他们道谢。

我有说不完的话，可是说不出口，这便叫惆怅。

古律师说：“我的助手邵容与阮小姐相当谈得来，我会着她照顾阮小姐。”

我已为阮津报名继续学习英语，同时，放下一笔现款。

希望她耐心过渡这六个月。

我返回家中等待好消息。

长娟到飞机场接我，我看见她大吃一惊，她的腹部隆然，不知大了多少，走路蹒跚，我连忙过去搀扶，“大姐，你就不必来了，大块头呢？”

“他有工作。”

“几时生养？”

“就这一两个星期，志一，别管我，快回家见妈妈求饶恕。”

我展示结婚指环，“我先到学校报到，工作要紧。”

“志一，回家见母亲！”

我被她的厉声镇住，“是，是。”

她驾驶一辆吉普车，载我往洗衣店。

车子越接近，我越紧张，爸站在门口等我。

他维持沉默，但我已经十分感激。

我紧紧握住父亲双手。

P136

“妈妈在哪里？”

“在店里照顾客人。”

我推开店门，看见快餐店老板老金站在母亲面前，“王太太，请把空出地方租给我，大家方便，又有照应。”

我笑，“你别缠我妈。”

他转过头来招呼，母亲却低头整理衣物，她没有抬头，像是看不见我。

我难受之极，“妈妈，我回来了。”

长娟也帮着我，“妈，小志回来了。”

妈妈看着大女，轻轻说：“我没有儿子。”

我一听这几个字，像耳畔响起一个轰雷，妈妈不打算原谅我，与小时种种顽劣行为她一笑置之完全不同。

我震惊，“妈妈，请与我说话——”

她转身走到店后。

这时发觉邵容凝视我，我问她：“什么事？”

她牵牵嘴角，“你很有趣，王志一。”

音乐换了简单四步，我说：“这个我会。”

我拉着她下场，她太客气，她跳得不错，但是忽然沉默。

我问：“我没有讲错什么吧。”

“当然没有，王志一，你绝对是好人。”

我吐出一口气，“我是一个有妻室的人。”

邵容点点头，“是。”

“我得努力工作，保障妻儿生活，提供合理需要不叫她们吃苦。”

“的确应该这样，你想得周到。”

音乐停止，我出了一身汗，与邵容回到座位，发觉古律师与阮津已坐下，他们低着头不知说些什么。

我伸个懒腰，“该回家了。”

古律师抬起头，“不晚杯咖啡？”

我微笑，“今晚太丰富，谢谢你。”

我们在门口分手。

一路上津十分沉默。

我问：“古律师说些什么？”

“他说手续全无问题，叫我放心。”

“那多好，出外靠朋友，古仲坤精明能干，即使都会人才济济，他还是一个难得人物。”

津轻轻说：“正如我说，你们都是精英。”

“只我除外，日理万机，想起已头痛。”

津伸手摸我脸颊。我说：“贤妻，日后我们在大学旁边置间红瓦小屋，白色栏杆，前后花园，种满郁金香，生三子一女，每个周末带他们游泳打球，日子在匆忙间转瞬而过，很快，白发长出来……”

P132-133

津笑了，眼角有泪光。

到了家门，我说：“我抱你进门。”

“我在电影里看过，这是西方俗礼，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可能是指最后一次纵容，以后，妻子与母亲都不好做。”

我用力抱起她，踏过门槛，忽然被什么一绊，失足跌倒，两人滚作一团，我不禁大笑。

实在是很长的一三，我累到极点，又像是放下心中一块大石，我喃喃说：米已成炊，忽然哈哈得意大笑，就在地上睡着。

第二早醒转，发觉津紧紧拥抱着我，身上仍然穿着昨晚那件钉珠片裙子，我抱起她，轻轻放在床上。

清晨凉风习习，像是要下雨的样子，我忽然凄，真没想到婚礼会这样寂寥，父母都不在身边祝福，一个亲人也没有。

这就是反叛的代价！我不要他们管，他们当然不来管，现在全世界就剩下我与阮津两人。

回到家里，一定要求妈妈饶恕，我保证她会原谅我，我吁出一口气。

长娟的电话来了，“今晚动身？”

“正是。”

“日后再补一次婚礼吧，届时请亲友好好吃一顿，不醉无归。”

“我也那样想。”

“叫阮小姐不要见怪，老妈是上一代女性，她一生之中，可以作主的事实在不多，一心以为至少子女会得听她，像她听从父母夫君一般。”

“我明白，大姐，你放心，我们心中不怨。”

“我来接你飞机。”

“不用，大姐——”

“一路顺风。”

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她们那样爱我。

P134-135

稍后津起来淋浴更衣，帮我收拾行李，我并无杂物，只得手挽一只小小旅行袋。

津说：“志一，人人像你这样轻松就好。”

我吻她双手：“不太久了，有了孩子，大包小包，推车奶瓶玩具，一定像搬家似，潇洒一去不返。”

她紧紧拥抱我。

津送我到飞机场。

古律师与邵容也准时到达。

我再三向他们道谢。

我有说不完的话，可是说不出口，这便叫惆怅。

古律师说：“我的助手邵容与阮小姐相当谈得来，我会着她照顾阮小姐。”

我已为阮津报名继续学习英语，同时，放下一笔现款。

希望她耐心过渡这六个月。

我返回家中等待好消息。

长娟到飞机场接我，我看见她大吃一惊，她的腹部隆然，不知大了多少，走路蹒跚，我连忙过去搀扶，“大姐，你就不必来了，大块头呢？”

“他有工作。”

“几时生养？”

“就这一两个星期，志一，别管我，快回家见妈妈求饶恕。”

我展示结婚指环，“我先到学校报到，工作要紧。”

“志一，回家见母亲！”

我被她的厉声镇住，“是，是。”

她驾驶一辆吉普车，载我往洗衣店。

车子越接近，我越紧张，爸站在门口等我。

他维持沉默，但我已经十分感激。

我紧紧握住父亲双手。

P136

“妈妈在哪里？”

“在店里照顾客人。”

我推开店门，看见快餐店老板老金站在母亲面前，“王太太，请把空地地方租给我，大家方便，又有照应。”

我笑，“你别缠我妈。”

他转过头来招呼，母亲却低头整理衣物，她没有抬头，像是看不见我。

我难受之极，“妈妈，我回来了。”

长娟也帮着我，“妈，小志回来了。”

妈妈看着大女，轻轻说：“我没有儿子。”

我一听这几个字，像耳畔响起一个轰雷，妈妈不打算原谅我，与小时种种顽劣行为她一笑置之完全不同。

我震惊，“妈妈，请与我说话——”

她转身走到店后。

我无助地看着大姐，长娟无奈，“你看她多伤心。”

老父也发话：“你们一个这样，两个又这样，还有幼娟，一声不响去了美国。”

我无言，回到楼上休息。

我与阮津在电话里说了几句，累极入睡。

一觉惊醒，赶往学校，与母亲在梯间相遇，她头也不抬，擦身而过。

“妈妈，”我恳求，“与我讲话。”

她睬也不睬与装修工人谈墙壁油漆颜色。

我叹口气，先回学校再说。

系主任铁青面孔，训斥我：“叫我们怎样以身作则！”

我连忙说：“我回香港结婚，如不，将失去爱人。”

我出示结婚证书副本及结婚戒指照片等物。

她一看，“呀”一声，“多么漂亮的一对新人。”

我微笑，“我也觉得如此。”

“王，没想到廿一世纪还有你这么浪漫的人，已极少有人把感情放第一位了，我实在感动，但作为上司，我得警告你——”

我微笑，“我明白，我不会再结婚。”

她叹一口气，“没想到你私奔去了。”

私奔，这两个字真有趣。

得到原谅后，我回到教员室，老史同我说：“好家伙，看不出你。”

稍后点名，发觉不见了思敏。

其他学生告诉我：“思敏到英国去了。”

什么？

“思敏说她希望读法律，她到伦敦入学。”

我急说：“可是即使学成，她也不能在这里执业。”

“思敏没想过回来。”

啊，女子的心，老式人怎么说？好比海底的针。

“思敏有亲叔婶在伦敦，她会得到妥善照顾。”

“思敏尚未毕业。”

“王老师，思敏一早已经贮够学分，只不过为你的缘故，读完欧史读亚史，连俄国历史都考一百分。”

我愣住，可是她却不告而别。

“王先生，如你不知她对你有意，你也太不敏感了。”

“你们才十八九岁。”

女学生没好气，“王老师，我中学毕业已经十九，今年廿二，只比你小几岁，思敏与我同年。”

我迷失在时间空间里，竟不知他们已经长大。

这同老妈看我有许多相同之处。

“你们都要毕业了。”

“正是，王老师，不过有许多新生会继续慕名而来。”

我看着她，我意味到讽刺之意。

“不敢，王老师，我们都十分仰慕你，你是好老师，我们在你处得到极大启发，人人痛恨战争。”

我说：“回去上课吧。”

思敏并无给我留下片言只字，我蓦然发觉，为了阮津，我已失去大部分亲友。

最难堪还是妈妈态度，她持续对我不瞅不睬。

我轻轻对她说：“妈妈对我如此冷淡，我在家耽下去也没有意思，我索性搬出去好了。”

只听到老父嗤一声笑，老妈仍然低头读报。

我难堪极点，摊开双手，“就这样不要我这个儿子了？”

父母都不回答我。

“你们原谅长娟，却不宽恕我，何故？”

他们不作答。

“我自初中便守在洗衣店，不离不弃，受尽同学讥笑，这都不算？”

老父不住点头，“同我算帐呢，好，我也算算，廿二年的衣服鞋袜，书簿学费，三餐饮食，医疗费用……”

我站起来，“我还是搬出去的好。”

我到学生宿舍暂住，一边找公寓房子。

隔壁老金对我说：“小哥，在家千日好，你深在福中不知福，竟搬了出去。”

我苦笑，我是被赶走的。

家母不能爱屋及乌，阮津是乌鸦吗，我不觉得。

收拾杂物，我发觉不见了一对纸镇，那是十一岁升中时大姐送我的礼物，圆拱形玻璃里有一种叫千朵花颜色图案。

我问父亲可有见过。

他答：“我代你送给思敏了。”

我一怔，“思敏来过？”

“她要去伦敦，前来向你道别，我告诉她，你已结婚，她黯然离去。”

我意外愣住，“啊。”我说。

爸轻轻说：“志一，你眼睛长到什么地方去了，娶妻娶德，你读那么多书却读到狗身上，思敏对你一片情深，人品家境学问又一等一……唉。”

他转头去招呼客人。

我回到学生宿舍，那里不适合成年人居住，整日有嘭嘭嘭乐声，人声喧哗，走廊成为调情胜地。

我忍不住叹气，在家千日好，离家数日，已经想家，我没想到就在这几天之内，家人联手做了一件事。

当时我不知首尾，只得找阮津诉苦。

可是，自分别第三天起，她的电话已经无人接听。

开头我以为她不方便，每隔一小时找她，不论深夜清晨，仍然没有回音。

我觉得蹊跷，想一想，找古律师。

接待员说：“古律师在新加坡开会。”

我问：“邵容可在？”

“你等一等。”

那机灵的助手来听电话，我向她道明来意：“邵小姐，我已好几天联络不到阮津，请问你可知她去向？”我实话实说，已不顾自尊。

邵容这样回答：“我没见过她。”

“可是，我以为你会照顾她。”

“我只打算每个月一号问候，再多，好似打扰。”

她说得正确，她不是保母。

但是我心忐忑。

“邵小姐如果有时间，可否派人到她家去看看？”

“我立即叫人去。”

我向她道谢，一直守在电话边，手里是拿着一本书，可是渐渐字母跳了起来，像四处窜走，终于我合上书。

幸亏三十分钟之后邵容的覆电来了：“我先生我知你心急，我派人去阮小姐处看过，邻居说，她好像搬走了，已有三几天没见她出入，屋里也无灯光。”

什么！

“单位四处都十分平静，看不出异象，王先生，她是否已返回北美？”

我整个人僵住，出不了声。

“我再帮你调查，有消息与你联络。”

我听见自己轻轻说：“拜托你。”

“不客气。”

我心乱如麻，眼前、耳畔全是阮津的音容，只觉得唇干舌燥，我的新婚妻子去了何处？

我喝下一瓶冰啤酒宁神，经过接待处，服务员叫住我：“王先生有信件。”

他递上一只黄色马尼拉信封，我接过一看，信封上注明“快速邮递”，拆开信封，落出一枚锁匙，里边并无片言只字。

我认得那枚门匙，那正是幼娟给我的住宅门匙，阮津住的公寓房子。

锁匙当然由阮津寄回给我，这么说来，她不是失踪，而是出走。

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她离开了我！

我像是被人在脑袋上用钝器重击数下，眼冒金星，耳畔嗡嗡作响。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接待员说：“王先生，你脸色煞白，你没事吧，王先生，可要坐下？”

我摆摆手，回到宿舍房间，躺到小床上，闭上双眼。

邻房有人播放四十年前幽怨的英国情歌，“唉呀，爱人你辜负我，如此无礼地抛弃我，而我却爱你良久，欢喜与你结伴……”

我取出酒瓶，正想把自己灌醉，电话来了。

是大姐的声音：“志一，谢天谢地，找到了你，快来，我羊水破了。”

“羊水，啊，我的天，你要生了。”

“大块头不在附近——”

“我马上来，躺着别动。”

我立刻赶到她家，一推门开，看见长娟躺在沙发上满头大汗呻吟，我用大毛巾裹住她，抱起她便往吉甫车奔去，把她安置在后座。

长娟握住我手，“小志，别怕，头胎，不会这么快出生。”

“我不怕，我没有怕。”

长娟看着我，“小志，你泪流满面，还说不怕？”

我这才觉得面颊阴凉，连忙用手抹掉眼泪，开车往圣灵医院驶去，嘴里大声斥骂大块头：“这洋汉若日后有什么对不起我大姐，我把他的头用大菜刀砍下踢入大西洋！”

长娟在后座轻轻呻吟。

“可要通知爸妈？”

“稍后才知会他们，别叫他们空着急。”

“明白。”

“唉，你别闯红灯。”

到达医院，我把大姐抱进急症室，大声叫：“婴儿要出生了，快，快！”

看护连忙接手，我松一口气。

我陪着大姐一直捱到傍晚。

医生检查过，笑说：“就是这一刻了。”

我生气，“大块头呢，他不打算出现？”

就在这一刻，病房门嘭一声撞开，“长娟长娟。”

他们拥抱在一起。

我轻轻退出，手脚发软，坐倒在地。

太可怕了，生老病死，一般恐怖。

我坐在沙发上喘息，呵，平时英明神武、机智聪敏的大姐，今日像所有孕妇一般浮肿难分地挣扎呻吟，身为女子，何等辛苦。

看护走近我，笑嘻嘻问：“你是舅舅？恭喜你，你大姐生了个八磅儿子。”

我跳起来，这才通知爸妈。

“生了？”

“是的，在圣灵医院四三一房间，叫爸爸慢慢开车。”

“好，好，家有喜事，暂停营业，明日请早。”

我进病房，看见大块头抱住一团毯子在哭泣，他一点也不怕难为情，哭成一个泪人，我这才看清楚，在他颤抖双手里的正是那个新生儿，小毛头上戴一顶蓝色绒线帽，正懒懒打呵欠。

我笑起来，医生与看护也都笑。

我说：“麦可，控制你自己。”

“是，是。”他走到一旁擤鼻涕。

大姐叹气，“我已尽我所能。”

我说：“爸妈就来，我回去看店。”

过两天，他们告诉我，爸妈来探望外孙的情形：他们直钩钩往那幼儿方向走去，“宝宝”，他们叫他，然后伸手接过襁褓，视线专注，并无移动，与婴儿说话：“让我看清楚你，呵，你真可爱，我是外婆”……

大姐忍不住说：“妈妈，你没与我打招呼。”

据说妈妈头也不抬，“是，你好吗？”

大姐告诉我：“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已沦为自生自灭的贱物！你也是，志一。”

我早已不值一文。

稍后爸妈把长娟接到家中坐月子。

大块头告假陪伴妻儿，尝到许多鲜而不腻的上佳菜式，他说：“我们不如陪爸妈从此住在娘家。”他倒想。

那幼婴迅速成为一家之主，天天穿着不同款式淡蓝色小衣裳，大人满天星斗那样围着他团团转。

我有点不服气，探头问他：“你是什么人，胆敢在王家如此放肆，你甚至不姓王，你叫伊安胡士。”

谁知那小儿忽然伸出短胖手臂，向我鼻子抓来，我躲避不及，鼻球落在他小小五指之中。

我软化，“天上雷公，地下舅公，你听过没有？”

过几天我收到一封律师信，由古仲坤代阮津发出，单方面申请离婚。

我把信给麦可过目，他阅后目瞪口呆，“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据实回答：“我不知道。”

麦可说：“这不是一个好女人。”

长娟把信取过一看，气结，“什么叫单方面申请，谁会缠住她不放？志一，马上签给她，当此事没有发生过。”

无缘无故被抛弃的我捧着头不出声，如五雷轰顶。

我听见老妈轻轻说：“不信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把事情经过告诉麦可。

麦可思维精密，“谁介绍这个专钻缝子的移民律师给你？”

“二姐。”

“我同幼娟联络。”他走进书房去打电话。

长娟忽然问：“志一，你可有经济上损失？”

我低头，“我此刻最不关心的是这些身外物。”

“可怜的王志一。”

老爸示意大家沉默，“志一有数，志一会想清楚。”

我脑筋打结，根本已不会思想。

像老妈一般，只希望紧紧拥抱纯洁婴儿过日子。

我胸口像是被一个巨人压住，透不过气。

麦可自书房出来，“我与古律师那边联络过，他不在香港，此人十分可疑，试想想，他先为你们证婚，然后，又在短短一个月內代新娘申请离婚。”

我不出声。

那天晚上，我找到了邵容，“请问：锁匙与离婚文件，都由你寄给我吗？”

邵容轻轻说：“我在公司里，不方便说话，请在下班后拨这个号码。”她把家里电话告诉我。

我这时知道麦可的怀疑，完全有道理。

我想出门回宿舍，妈妈忽然叫住我：“志一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惊喜交集，妈妈终于同我对话了。

长娟连忙说：“你上浴室，是不是，志一。”

“对对，我去淋浴。”

妈妈说：“房间替你收拾过，换上法兰绒床单被套，你看看还喜欢否。”

我进房一看，果然如此，我倒在床上，熟睡过去。

我再也不想醒转面对一切烦恼。

半明半灭间我听见婴儿呜哗呜哗，大人脚步声，然后一切静寂。

有人轻轻走进房来，我哑声问：“津，是你吗”，我认识阮津仿佛已有一百年，但又似恰恰邂逅，真叫我心酸。

那人轻轻摸抚我额角，“志一，醒醒。”

我睁开双眼，原来是大姐。

她同我说：“幼娟说，这古律师有办法，他果然名不虚传，志一，大块头通过朋友，找到线索，麦可，你来说。”

麦可走近，“志一，你所托非人。”

我惊问：“阮津出了什么事？”

麦可看看我，“她很好，古律师也很好，他俩此刻在新加坡。”

我愣住，作不了声。

“志一，古律师搭上了阮津，他们现在是一对。”

我一时没有反应，不信天下有这么滑稽的事。

大姐握着我的手。

“他俩出卖你，逃到星洲去，行内全知道古仲坤为一个女客户神魂颠倒，连业务都撤下，打算到星洲常住。”

我嘴唇先发麻，然后，面孔渐渐失去知觉。

“志一，还有一件事你仿佛不晓得，阮津带着一个小女孩一起到星洲。”

我抬起头。

“他们说那(19)釉既·乃臻··挚砂··肱·盖兹罟蚰且桓鮎
印!>长娟叹一口气，“志一，你对这女子，一无所知。”

“不，不，”我说：“她毋须瞒我，你看，她并无瞒古仲坤律师——”我蓦然住口，我已语无伦次。

我躲进被窝，再不愿露面。

大块头说：“你快签名离婚，志一，一年后可以生效，重新做人。”

长娟也说：“千万别拖泥带水。”

“志一，经一事，长一智，快别难过。”

我痛心地问：“为什么？”

“因为你好欺侮。”

“你帮她搭路，她现在连女儿都接了出来，得偿所愿。”

“她可以向我说明。”

麦可叹口气，“志一，不是姐夫说你，那古律师经济条件比你好得多，人也比你成熟，你，还是孩子。”

我从被窝钻出，心灰意冷，“我明白。”

长娟说：“别伤心，完全不值得。”

“我不难过。”

我不会再把心事露出来，王志一，成年人要懂得克制。

深夜，有电话找我，我呆半晌接过。

“王先生，我是邵容，记得吗？”

“邵小姐，打扰你了。”

“王先生，香港的古仲坤律师事务所会解散，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但，基于为公司守秘，我只可用咳嗽表示是。”

真有必要如此虚伪吗。

我轻轻问：“他们两人可是到新加坡去了？”

邵容咳嗽一声。

“你一直知道此事。”

“我也是听人说的，同事们大为震惊，古律师大好前途，从此撒下。”

我轻轻说：“我也前程似锦。”

“不，王先生，你脱身早，你比较幸运。”

“她为什么要抛弃我？”

“她要把孩子自杭州接出来。”

“她是杭州人？”

邵容叹气，“王先生，你对她一无所知，你真是一个书呆子。”

“是，你说得对，”我无地自容。

“王先生，这不是你的错，君子可以欺其方。”

我忽然诉苦：“你们都比我聪敏智慧。”

邵容说：“王先生，因为我们是旁观者。”

我无言，过一会说：“邵小姐，谢谢你。”

她忽然说：“王先生，我可以问一个私人问题吗？”

“你尽管说。”

“王先生，在我眼中，阮小姐不错长得漂亮，但是城里有的是年轻貌美的女子，为什么男人要为她仆身仆命？”

我答不上来。

邵容轻轻说：“王先生你也一定认识许多活泼亮丽的女子，古律师更是不用说了，他是本市著名活跃王老五，可是，你们对她可以用神魂颠倒四字形容。”

我只能用最低声线回答：“是吗。”

“阮小姐似晓得法术，唉，若是我们都懂得一点就好了。”

我苦笑。

“对不起，我讲多了。”

她放下电话。

我总算知道阮津下落，她没有失踪，也并无遭到不测，她同古氏在一起。

不多久幼娟找我，在电话里她说：“屎！”

形容我悲哀荒谬处境，这个字妙不可言，可不就是像一跤摔进屎坑里。

“对不起，志一，原来想帮你，反而害了你。”

“幼娟，我想你知道，此事与你完全无关，我永远爱你，二姐。”

“我也爱你小志，”幼娟忽然问：“你恨她吗？”

“不，我不恨她，我不愤怒，我也不伤心，我不想再提着她。”

幼娟说：“很好，我为你骄傲，乌利奥与我会在暑假回来，届时，我们将宣布订婚。”

“恭喜你俩。”

我的心忽然明澄，接着一段日子，只管低头努力教书。

我告诉学生：“学校有一笔经费，供我们旅游兼增广见闻，当然要写报告，图文并茂，这次旅程，为期三个星期，暑假出发，有几个选择。”

学生已经跳起欢呼。

“我们可以走马可波罗的丝路，也可选择狮心王李察率领十字军东征到君士坦丁堡。”

“走成吉思汗西征之路不是更好？”

“跟拿破仑打莫斯科！”

议论纷纷：“郑和下西洋。”

“威京人乘船到葡萄之地即加拿大大西洋省份。”

“南极之旅，不，北极！”

“太兴奋了，不如跟亚历山大大帝一起走。”

我轻轻说：“请各位现实一点。”

“报告可否寄到国家地理杂志。”

“大可三人一组，分别行动。”

“太危险了。”

“你身上带卫星追踪仪不就行了。”

忽然有人想起我，“王老师，你觉得哪条路线最好？”

我想一想，“五千年前亚洲人经过阿拉斯加陆桥抵达北美，一直流徙到南美演变成印第安人。”

同学们静默。

过一会他们说：“这好似人类学的工作”，“太艰苦了”，“我不去南美原始森林”……

我说：“开会吧，投票决定。”

带学生长途旅行真是逃避最佳办法。

我终于找到一间海旁耶鲁镇货仓改建的公寓，身边还有一点钱剩，付出订洋，搬了出来。

我邀请家人到新居参观，老父大吃一惊，“钢筋水泥都露在外面，这可怎么住？”

长娟笑，“流行这个样式。”

小伊安最高兴，到处爬，被我捉住，他哈哈笑，真是健康快乐的小儿。

老妈说：“略觉阴森。”

“今日下雨当然暗些，太阳一出来就好。”

“志一，但愿 you 安居乐业，有空常回家来看看。”

老好洁如新洗衣店。

百多年前华人打了井水把矿工及铁路工的脏衣服逐件洗净，苦工服侍苦工，那样挣扎下来，到了第五代，不知恁地，忽然娇纵，为着私情，六亲不认，我羞惭无比。

大块头问：“听说你要带学生走历史道路？”

我点点头。

“不如走铁路华工血泪之路，自广州出发，一路经旧金山……”

我摇头，“太凄苦了。”

大块头笑着把儿子放在肩膀上，小儿伸手去抓灯泡。

我过了极其寂寥的一个春季。

周末回家帮忙，碰到老金，他说他打算关掉快餐店回乡娶妻。

听他吹牛是件乐事，一瓶啤酒一把花生，他能说上半天。

他忽然告诉我：“你们从前的三房客阮小姐，为居留权烦恼，想找入假结婚，我本想自告奋勇，后来，听说她有一个孩子，出身又不正经，这才作罢，她愿意付一万美金呢。”

我十分震荡，人人都知道她的事，只除了我。

“后来，不知怎样搬走了，听说嫁了人，住在新加坡。”

我脱口问：“你怎么知道？”

“酒吧里的咪咪告诉我。”

“是原先那家野狼酒吧吗？”

老金嘻嘻笑，“不，叫紫洋葱。”

我不出声，那群卖笑女转来转去找新挖金地。

他瞎七搭八地说：“唉，天涯何处无芳草，大丈夫何患无妻。”

我心不在焉地站起来，“祝你心想事成。”

我知道紫洋葱在何处，它门外最近才发生过枪击事件，因此名声大噪。

那天晚上我去找咪咪。

紫洋葱生意并不是太好。

不久咪咪来了，她托着一大瓶汽酒，叫我付三百元，收了现金，她问：“你有什么事？”

“你是芝芝的朋友？”

“哪个芝芝？”她明知故问。

“华女，从前在野狼酒吧任职。”

“她带着女儿嫁到新加坡，听说丈夫待她不错。”

“你有地址电话吗？”

“我只不过听人说起，小哥，芝芝已经嫁人，你也不用打扰她了，是不是。”

我点头，“你说得很对。”

“你寂寞？我陪你。”

我再付她小费，站起离去。

真多余，根本不应再来打听，可是，又说不出留恋，我黯然伤神。

一星期后，学生们决定效法北美祖先自欧陆乘船到北美移民东岸之路，其中一项壮举是租一艘机动帆船渡过大西洋，行程不算远，可是风大浪大，也够凄凉。

对现代城市人来说，三天不洗澡，已是吃苦极限，只有十二名学生愿意随团聚出发，可笑的是女生比男生多。

在船舱内我们吃薯糊及砖头似硬面包，喝清水，晚上睡两呎宽木板床，“似奴隶船”，“不，像集中营”，“老师乘机复仇”，“先驱拓荒者真苦”，“文明进步仿佛只是不久之前的事”，“有了互联网才有文明”，大家都忍耐下来。

年轻人真有一套，背囊里收着咖啡与奶粉，收音机及随身听，不有家长叮嘱他们事的常用药品，其实甲板上船长室里应有尽有，随时可以与陆地联络。

“先祖真勇敢”，这是真的，离开家乡，前往新大陆垦荒，前途茫茫全属未知，但是抱着无限希望，只图吃饱穿暖，以及子孙可以过更好生活。

我躺绳床上读书，船长找我。

P166-167

“王，明天要在圣罗伦斯河口撒下你们，彼时所有船长都如此无良，任由新移民自生自灭。”

水手丢下一袋面粉给我们，笑着摆手，“真的吃不消，打九一一紧急电话，警察会来救你们。”

同学们挥舞拳头，“永不！”

走到傍晚，饥肠辘辘，我的手臂因误触毒藤又红又肿，痕痒不已，只觉背囊越来越重。

正在叫苦，忽然抬头，看到天空一片紫色，太阳西下，照得湖面像一面镜子般亮丽，先祖走到此处，也一定看到同样美丽景色，得到安慰及鼓励。

有同学跳下水去后捉鱼，我忽然心底明澄，不再怨恨。

“谁会杀鱼？”

时势造英雄，大家都拔出刀子。

我掏出打火机点火，烧红石头，把面粉和水做糊，浇在石块上，烧成饼块，那边的鳊鱼也都烤熟，香闻十里，我们像野人般大嚼。

大家吃饱躺下，“谁愿意继续行程？”全体举手。

“好极了。”我说。

这时我身边的电话响起，我听了一会，那时大姐的声音，十分清晰，她说了几句，我听在耳里，“明白吗，立刻回家”，我回：“是。”

我收起电话，叫队长过来，“区新明，”我低声说：“我有急事要返回文明，由你带队继续前进。”

“王老师，什么事？”

我轻轻答：“家母突然辞世。”

“哎呀。”

是，大姐告诉我，昨夜母亲临睡之前抱怨呼吸不太畅顺，可是第二天，还是一早起来招呼客人，熟客进门，没见到她，“王太太”他找

她，发觉她倒卧在柜台后，他急急报警，并且为她做呼吸急救，但母亲已气息全无。

送到医院，宣布死亡。

我默不作声抄小路回市镇，接着到飞机场购买飞机票回西岸的家。

家人都来飞机场接我，无人流泪，事情太过突然，一时还未进入心脑，大家缄默无言，大块头与我紧紧拥抱。

我哑声问：“爸呢？”

“在家。”

“那怎么可以。”

“小伊安陪着他。”

回到家，一推开门，我忽然明白，从今以后，余生，我都见不到母亲了，天不假年，她只得五十八岁，自这一日开始，我成为孤儿。

我忽然心胸翳痛，如万箭穿心，我向前一跌，跪倒在地，失去知觉。

醒来的时候，只听到小外甥抱着我痛哭，大人拉都拉不开。

我说：“哎呀，舅舅不中用。”我再也压抑不住，捶胸号啕大哭。

俩个姐夫架住我，“你是家里男人，志一，快别这样。”

我哭诉：“不，不，我做不到节哀顺变，我不服气，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决不顺从，我要跟我妈妈走。”我变成一个小小孩，拉着姐姐不放。

大姐叹气，“一日母亲有事外出，三岁的他午睡醒来不见了妈妈，也是这样吵。”

我站起来，“妈妈在何处，我要去找妈妈。”

幼娟走过来，嗖地出手，给我一巴掌。

我掩着脸，怔怔坐下。

“一向最烦是你！”她骂我。

老父蹒跚下楼，“志一回来了吗？”

他刹那间变成老人，跌撞着抓住我们。

乌利奥说：“爸，我们都在这里。”

接着一个星期，日子不知是怎么过的。

P170-171

隔壁快餐店老板老金义助王家，每天安排膳食，亲手做清淡粥面端过来。

汪先生汪太太也从农场赶回致意。

汪太太一直抹眼泪，“真是的”，她尽说这三个字。

我们三姐弟无言垂头。

“真是的，”汪太太想说下去，可是词穷，参加了仪式，便告辞了。

我们不愿脱下黑衣。

小伊安不再哭闹，又开始跑来跑去，我握住她小手，他朝我身后指：

“NaNa，”他一向这样叫外婆，我转头看去，“你看到外婆？”

小伊安眼大眼睛，我站起问：“妈，你为什么不睬我？我不会再惹你生气。”

幼娟将回美国，她不愿走，半夜，她搂紧我饮泣，“妈妈不喜我们嫁白人。”

“不会的，”我安慰她：“妈妈很喜欢大块头与他的儿子，你可以放心。”

“志一，自母亲辞世后我体内似是有什么随她而去，我深知，以后有再快乐的事发生，我也笑不出来。”

“你知道，我们的确由她体内一枚卵子孕育。”

幼娟呜呜作声，像只小猫。

我俩至今才知道伤心何解。

失去阮津之际我以为那就是天地变色了，不，还有更大的惨事在后头。

人生真是苦难。

我说：“过十年八载也许会好过一些。”

“不，”幼娟绝望地告诉我：“我有一个朋友，她母亲辞世已经十五年，至今与她喝咖啡，她好端端会潸然泪下，只因想起母亲。”

“你的朋友特别重感情。”

乌利奥敲门进来，“我找未婚妻。”

他穿着一件宽大白衬衫，金发闪闪，正如阮津所说，他长得那样俊美，看上去像文艺复兴画中的天使，我希望母亲会喜欢他。

P172-173

他带幼娟离去。

过几日，父亲告诉我，“廿多年未曾还乡，我想回去看看。”

我知道他想去散心，“我们是浙江人吧。”

父亲点头，“一个叫镇海的小地方，据说发展得不错。”

“小心饮食及钱财，有人教你种金钱树，千万不要相信。”

“你母亲往日也如此叮嘱我。”

父子不胜唏嘘。

“这阵子听见身后脚步声，还以为是她，唉，真不相信她已经去了。”

我把父亲送到飞机场，“到了上海，立刻给我电话。”

小店交给我了。

他在门前凝视良久，“洁如新，志一，你可知为什么叫洁如新？”

“因为保证客人会得满意。”

“一次太太公被朋友拉到教会，看到教友受洗，众信徒在唱一首歌，其中有两句是‘宝血将我洗，使我白超乎雪’，他觉得很感动，回来把王记洗衣店改名洁如新。”

原来有这样的故事。

“那间教学还在吗？”

“就是市中心的宣道会。”

我与长娟送他到飞机场。

长娟关心的又是另外一件事：“爸，若有人向你提亲，记得一口回绝。”

我全然没想到这件事，大姐好不细心。

长娟轻轻跟我说：“在你我眼中，他是老父，在别人眼中，他是金打护照的靠山。”

“我没想到。”

长娟答：“你怎知人间险恶。”

我噤声。

她接着说：“这片小店，交给你了，我与大块头对小店不是没有感情，但是我们有工作，不能兼顾。”

我伸手开启自动衣架，一排排衣物缓缓转动，我说：“像不像人生？”

“你是哲学家，也不适合看店。”

“妈爸妈生了三名不肖子。”

“爸打算退休，店怎么办？”

“有位姓申的韩裔太太想我们把店顶给她，记得吗？”

“汪太太也曾经打听过。”

“还有老金也十分感兴趣。”

“连三层楼一起卖掉可是？”

我羞愧：“姐弟一直商议变卖祖业，太过不孝。”

“争产才是不孝。”

“百年老店，怎么舍得。”

“那么，请伙计代劳。”

“我们从详计议。”

店门重开，客人纷纷问候致哀。

老金带着啤酒与花生米来游说：“你们三姐弟连两个老外都是读书人，把祖业推来推去，不如转让给我。”

我说：“家父不入返转，仍是店主，主样吧，你不如到我店来做职员。”

“我不做伙计，我一向是老板。”

“为什么把快餐店关掉？”

“星巴克向我高价购下，我终于甩掉油腻，做一行怨一行，你没听过？”

我说：“我喜欢教书。”

“你不是教小学及中学，在大学，老师与学生像朋友似，说说笑笑又一天。”

P176-177

“学府也有排挤倾轧事件。”

“唉，志一，你一味退退退，谁奈可得你，人到无求品自高。”

“你指我没有出息。”

我连灌下三罐啤酒。

老金说：“明日开始，我到你店来打工。”

我吁出一口气，“老金，没想到你人情练达。”

“蓝领就不能有智慧？”他似笑非笑。

一个月过去，老父尚未回来。

他在华侨新村租了一幢小洋房，参加住客联谊会围棋组，“大家都称赞我沪语说得好”，祖父母没学会英语，反而逼子弟说好中文，小伊安父母英语流利，故此他不可能谙华文，世事就是如此讽刺。

父亲又雇到个做得一手好菜的女佣，他有空游山玩水，好像短期内不打算回来。

六十二岁的他总算过些悠闲日子。

我放学之后与老金一起看球赛吃晚饭，他是厨房熟手，做一个炒青菜都香滑可口。

我说：“三十年后没人要你，我与你结婚。”

他哈哈大笑。

“老金，你该收拾一下：头发剪短，洗净皮肤，换上合身衣裤，减少冶游。”

“干吗，我做自己主人。”

“可是你也呻吟寂寞。”

他搔搔头皮，“小哥，有一件事，我不知该不该说。”

“你尽管说好了。”

他很神秘，“有一个女子来店里找你。”

我一凛，故作不在乎，“谁？”

P178-179

“她先问你在不在，我说你在学校，她又问王伯母可是去世了，我答是，她叹口气离去。”

可是阮津，可是她回来了？

“她就是你那个扁面孔十分清丽的女学生。”

原来是思敏。

我露出笑脸，她自英国回来了。

老金继续说下去：“我请她留下电话，她说改天再来。”

我说：“下次你若见到她，一定要通知我。”

这时有客人抱怨渍子没去尽，钮扣订不正，“小哥，你在又好些，暑假你一定会放多些时间在店里。”

其实老金已经很努力同我学习。

邻居开了星巴克，人流多了，小店生意又更好些。

一日，我收到一件西装，吓了一跳，问人客：“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垂头丧气，“女友生气，把整碟番茄意大利粉倒我身上。”

“买新的吧，不用洗了。”

“请试一试，”他余情未了，“西装是她所送。”

我仔细研究质地，与老金商讨，他说：“用酵素肥皂浸泡一日一夜”，“可是，棉与丝，会缩成一团”，“反正死马当活马医”，“用冷水吧”……

我把西服轻轻浸水里，每隔几小时换一次水，渐渐冲净污渍。

忽然看见店面有人，我出去问：“洗什么衣服？”

“志一。”她叫我。

女客背光，我一时没看清楚她是谁。

“志一，我是思敏。”

思敏，我欢欣，“成绩好吗，你快乐吗，看到你真开心。”我握住她双手，开始叙旧。

她让开一点，原来身后还站着一个人，那年轻人伸过手来，热情洋溢地说：

P180-181

“你一定是王老师了，我是思敏的丈夫英宽。”

我一愣，听见老金在身后嗖地吸进一口冷气。

那年轻人神清气朗，相当英伟，配思敏恰恰好。

她轻轻说：“我们回来探亲。”

我答：“玩得高兴一点，顺道往阿拉斯加年冰川吧，十分壮观，你们会喜欢。”

思敏说：“我们刚从育空回来，在那里，才知道大自然力量，晚上，抬起头，漆黑苍穹上密密是星云，几乎没有空隙，忽然，红黄两色北极光出现，我们以为到了极乐世界。”

我微笑，思敏仍然像个诗人。

我轻轻说：“改天喝茶吧。”

英宽说：“我们下星期回去，王老师有依到伦敦探访我们。”

他放下一张名片，思敏给我一只小盒子。

思敏说：“我怀念王伯母。”

我点头点头，送他们到门口上车。

我低头看到张名片，上边写着英氏建筑事务所。

老金从店后转出，“没想到故事被人一刀剪断。”

我瞪着他，“你懂得什么？”

“你也太小觑我了，拿锅铲的人不懂感慨？”

“改天你还写诗呢。”

“满以为她回来与你重续旧缘，没想到人家已经结婚，不久还怀孕生子，小哥，你又错过机会了。”

我问：“酒吧已经开门，你去享乐吧。”

他伸一个懒腰，“我腻了。”

我回到店后，发觉两腮又红又痒，思敏也太会做人了，跑到洗衣店探访，叫她丈夫看清楚，王志一不过是个猥琐看店堂的人。

P182-183

我默默把那件番茄汁外套冲洗干净，用大毛巾略略印干，套在T型干衣器上。

我对它说：“是否可以洁如新，就看你的造化了。”

半小时后，机器自动停止，老金走近一看，“小哥，真有你的，同新的一样。”

我过去一看，果然如此，唉，人也像衣服一样就好了：浸一天肥皂水，烘干，把过去的靠近污渍丢往脑后。

这是看到柜台上思敏放下的小盒子，拆开一看，并不是什么礼物，而是原先她向我父亲要去的一对纸镇，她特地来还给我。

思敏如此丁是丁卯是卯的，叫我啼笑皆非，我不介意她决意要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我却不高兴她叫我清晰知道我在她心中已全无地位。

我木独地坐在柜台后发愣。

这时有客推门进来，我抬头，“你好。”

“我有件事，呃，我相信是一件这样的外套，”她给我看一张照片，“上面淋了番茄酱，他可是拿到贵店来清洗——”

我一看照片，不禁莞尔，她就是那个坏脾气女友。

我把外套取出给她看，“洁如新。”

她忽然泪盈于睫。

我轻声如自言自语般说：“既然彼此尚有留恋，就不必再斗下去了。”

正在这时，外套的主人也来了，一推开门就问：“小哥，我的外套不有救没有？”

蓦然看见他的爱人，只考虑一秒钟爱，便哽咽着说：“亲爱的，原谅我。”

他们两人紧紧拥抱。

然后两面三刀人一起把外套披身上，走出店门。

老金追上去：“喂，请付三十洗衣费。”

他真会煞风景。

P184-185

过几天在学校，老史要求我教暑期补习班。

我摇头，“顽劣儿平时不及格才补习。”

老史说：“非也非也，此刻暑期班学生大半是不愿浪费时间的英才。”

我说：“我想悠闲些。”

“志一，时间太多会胡思乱想，有什么益处？况且，来自宾大的暑期班何旭教授年轻貌美，我乐于乘机接近。”

我微笑，“我以为你再也没想过寻求女伴。”

“我又不是牛顿。”

“牛顿晚年也拥有若干女性倾慕者。”

“志一，到底来不来？我一直喜小班授课。”

“我看过再说。”

下午，我闲逛进演讲厅，看到一个窈窕身形，她穿白色通花麻纱裙，站在讲台上说书。

她说：“请举例，并证明世上哪个国家建国时最少流血，这个报告，下个月一号交卷。”

学生纷纷议论：“没有不流血的，不知教授指哪一个国家。”

真不争气，这样都说不出来，历年教他们的都丢到爪哇国。

“日本？意大利？断不会是英、美，噫，莫非是纽西兰，抑或冰岛。”

“这不是叫我们找遍全世界吗？”

这个漂亮女教授也太会开玩笑。

这时有的拍拍我肩膀，我抬头，原来是老史，他得意洋洋说：“厉害吧。”

我点头，“题目比我们尖刻得多。”

“你看她什么年纪？”

我不愿作答：“我对这方面没有研究。”

“既然读完博干，又是教授，三十岁以上。”

我笑而不答。

走近，发觉她脸容有三分似思敏，只不过气质较为高傲，一双眼睛清晰，真似洞悉世情。

老史为我介绍：“何教授，就是敝校的才子王志一。”

我连忙说不敢。

从前，人们把才女两字乱开玩笑，今日，又嘲弄起才子来，太不像话。

我问：“请问教授，最少流血的国家是哪一个？”

老史说：“没有不流血的建国。”

“当然不是历史古国，人民血泪，深若地层。”

何教授收拾讲义。

老史指出，“学生们怨声载道。”

何旭说：“学生一贯如此。”

我说：“历史一向不愠不火，学生人数稳定。”

老史问：“去喝杯咖啡可好？”

何旭迟疑，看着我。

我说：“我们到大学另一头的露天茶座去，那边近音乐系，常有学生演奏音乐。”

何旭大表兴趣，“我们去开开眼界。”

老史给我一个“你真有办法”的眼神。

到了露天茶座，我们各自叫了饮料，不负所望，音乐系一个室乐团正在树下演奏古老流行曲《你微笑的影子》，梵哑铃的琴声如泣如诉：“你微笑的影子，当你离去之后，仍然照亮晨曦……”

有一对年轻男女翩翩起舞。

何旭惊叹：“天呀，这里像乐团。”

我说：“所以有人一辈子离不开大学。”

这时我发觉何旭脸上露出迷惘神情。

人到了一定年纪便有过去，她可是回忆起从前与某一个人在一起之际的诗情画意，我则在想，假使阮津在此，她一定会踢掉鞋子，拉我跳舞。

这时有组亚裔男生出来唱理发店四重奏，他们和音美妙动人，这样唱：“你走之后没有阳光，你往往又走得太久……”

我有心事，几乎听得哽咽，星碎阳光自树叶间透出，我也几乎不愿离去。

有人来叫老史：“上课时间到了。”

何旭依依不舍站起。

我轻轻说：“改天再来。”

何旭答：“改天也许下雨，又可能不是这组室乐团与四重奏，大不相同。”

“那么，逃课。”

何旭苦笑，“我怎么做得出。”

老史叹气，“我也做不到，或许，只有志一才会那样浪漫。”

“不，可恨我也是一个负责的人。”

我们三人万分不愿，不得不往课室走去，我恋恋回头张望，只见有学生举起金色式士风吹奏《夏日时光》，我四肢动弹不得，这时最好有一瓶香槟。

终于我们收拾心猿意马，回到课室。

最终我告诉老史，“我愿教两堂。”

他把时间表给我看，我发牢骚，“自五岁到今时今日，一张张时间表坑死我一生。”

老史说：“我们自愿留在校舍。”

“日子久了，走也走不动，只望校方颁终身教职。”

“志一，让我提醒你，人类根本没有翅膀，从来不会飞。”

老史完全正确。

他对我说：“何旭这可人儿似有心事。”

我不作答，因为他并不想我发表意见。

那天回到店内，发觉老金换了个样子：他剃了平顶头，刮清胡须渣，换上合身干净的白衬衣与卡其裤，我惊喜：“老金，此刻我们像两兄弟了。”

P190-191

他腼腆，“我倒想。”

“怎么一回事，是什么叫你洗心革面？”

“腻了一副脏相。”

我大力拍他肩膀，“这下子好了。”

“小哥，你也振作些。”

我一愕，强笑说：“我有何不妥？我开心得不得了。”

“小哥，你不像是自欺欺人那种人。”

我顾左右，“老金，祝你脱胎换骨，心想事成。”

老金把我拉到镜子前，我一看，呆住，多久没好好好看自己，吓了一跳，天，我的衣裤稀皱，脸皮也一般打摺，看上去像流浪汉。

我明白了，我走到附近理发店，叫师傅替我剪平头打理皮肤。

第二天早上回到学校，我又是一条好汉。

中午，何教授来找我，“一起吃中饭如何？”

别看这样简单一句问话，她一定思量良久才说出口。

我据实说：“我约了大姐到她家吃午饭，你若不介意，可以一起来。”

她踌躇一下，“我去买些水果。”她答应了。

老史佯装生气，“是我先看到她。”

“不如你也一起来。”

老史说：“你整理过自己，是为着她吗？”

“是为着我自己。”

“那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挽着一篮子水果到长娟家，门一开，小伊安摇摇晃晃走出来欢迎客人，这孩子总是满脸笑意一团欢喜，我一手抱起他，“可怜的小灵魂，你学会走路了，你双脚接触红尘了？”

大姐看到何教授，热情招呼。

P192-193

午餐很简单，不过是一大盘肉丝炒面及一窝白粥，大家却吃得津津有味。

大块头与何旭一见如故，谈起中东局势。

大姐抱着孩子问我：“什么关系？”

“同事而已。”

这是伊安用小手努力扯我的脸皮。

“是该从头开发始了。”

我不出声，在亲人面前，也不掩心酸。

大姐警告：“年纪略大，可能心思复杂。”

我看看时间，“我要送她回学校。”

何旭又一次不愿离开，她在教伊安手语，她把手掌张开放脸旁，“妈妈”，又指着嘴，“肚饿”。

终于上了车她把视线放得很远，轻轻说：“每到春来，惆怅还似旧。”

我给她接上去：“……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她微笑，“你若喜欢宋词，就会嫌莎翁噜噻。”

一路上杨花给风吹得一天一地飞舞，春色盎然。

我在校舍前停车。

她没有下车，只是说：“我没来之前，就听说这里有个王志一。”

我不大明白。

“女生都崇拜你。”

我解答：“十八九岁小女孩对任何事与人都有三分钟热度。”

何旭说：“你们一家人都长得漂亮，小外甥像安琪儿。”

我说：“你太客气。”

她看着我，“你们都不自觉，所以大方可爱。”

“哪里有你说得那么好。”我唏嘘。

有她说的十分一那么好，阮津不会抛弃我。

傍晚回到店里，一封挂号信在等我。

那是一份离婚文件，我与阮津已正式离婚。

我把文件收进抽屉。

“老金，陪我出去喝一杯。”

“去哪里？”

“艳舞酒吧。”

“疯了，我不是好淘伴，小哥，你找大学同事吧。”

我取过外套，“我自己也会去。”

他只得陪我走。

我们到了交际酒吧，坐下不久，便有女子搭讪。

这个染金发的女子同我说：“华人对女伴体贴，而且阔绰，他们愿意付账，个子虽然小一点，反而有男子气概。”她的手搭在老金肩膀上。

我同老金说：“我出去走走。”

对街就是钢管舞酒吧。

老金追上来，“我陪你见识。”

一走进艳舞吧，气氛完全不同，有一个黑发女郎坐在一张椅子上，举起双腿舞动，她眼神灵活，有点像阮津，我呆视半晌，她站起来，扭向我与老金，忽然转身，大力拍好自己的臀部，一边抛下媚眼，众男客大声叫好。

我好像有点眼花，这女子有三分似阮津，我朝她招手。

老金把我拖出街外。

“这玩意会上瘾，我有个朋友家地库装着钢管。”

“为什么拉我？”

“因为你伸手想去摸那舞女，该处严禁触摸。”

我刚想否认，脚底一滑，跌倒地上。

酒吧后巷真是藏污纳垢，老金拉起我，“小哥，我们走吧，别耽在这里。”

回到家，他对我说：“王家列祖国统一列宗挣扎了五代方传到你这个读书人，他们吃了多少咸苦才盼到今日，你要振作，像阮小姐那样的女子本市是很多的，你要衡量轻重，勿叫家人痛心。”

P196-197

我微笑，一手按着天旋地转的太阳穴，“我以为你是一个混人，谁知道这样明白事理。”

我躺在床上，昏昏睡去，母亲悄然入梦来。

她坐在书桌前帮我做手工功课，初中时不论英语或生物老师都喜出刁钻题目像“创造一个立体滤过性病原体模型”之类，老妈便整日坐桌前替我用布料铁丝等原料做得惟妙惟肖，取得满分。

“妈妈。”我轻轻叫她。

她转过身子，“志一。”她朝我微笑。

这时，梦醒了。

原来天已大亮，春雨连绵，空气清新无比，到处都钻出绿油油树叶。

我在窗前站一会，电话铃响起，是长娟的声音：“小志，惊天大消息。”

“你又怀孕了。”

“不不不，小志，爸告诉我，他要再婚。”

什么？手一松，电话落在地上，我连忙拾起，心里只想起无奈二字。

“听着，志一，他在杭州结婚后将申请该名女子前来定居，届时，洗衣店及父亲所有积蓄都会归那陌生女子。”

我静一静，“你与二姐一向不喜欢洗衣店。”

“可是双手奉送给人又怎么一样。”

“爸仍然会守在店堂，如无意外，还有三十年要过。”

“小志，你会丧失所有承继权。”

“大姐，我只想老父高兴。”

长娟叹气，“我也那样想，但又怕他被骗，那陌生女子——”

“父亲有权追求幸福，你几时得到这个消息？”

“父亲今晨亲口向我宣布，我一时不能接受。”

“今年王家事多。”

“幼娟也这么说。”

孩子在一旁不知为什么哭了，长娟只得放下电话。

没多久幼娟的电话也来了，我说我已经得到消息。

幼娟说：“对方近四十岁，是个教音乐的老小姐，样子相当娟秀。”

我很平静地说：“老爸高攀了。”

“人家图他什么？”

“一个温暖家庭，”我劝说：“你们别多心。”

“真没想到老爹如此薄情寡义，一下子把老妈丢在脑后。”

我无奈，“活着的人总得活下去。”

“太快了，我昨夜梦见妈妈，整日挂念。”

“我也是，你看见妈妈在做什么？”

“帮我的绘图着色，记得吗，小学老师喜欢叫我们自创历史连环图故事。”

我流泪，“母亲的一生。”

幼娟也饮泣。

“要孝顺还来得及，快恭喜老父。”

“我说不出来。”

“你们是女儿，这个差使我来做好了。”

“谢谢你，志一。”

“快别哭了。”

“我真没想到老爸会丢下我们去结婚。”

我微笑，“我们也何尝不是甩脱老父急急结婚，彼此彼此。”

幼娟总算清朗了一点。

我鼓起勇气与老父通话，他笑声爽朗，略为腼腆，可是得到我们祝福，又开心得不得了。

我明白了一件事，套一句老话，我们即使留得住父亲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

回到学校，讲完了课，同学围上来。

“王老师，建国时流血最少的国家是谁？”

“文法不对，‘哪个国家’，不是‘谁个国家’。”

“哪一个，王老师，帮帮我们。”

我没好气，“你们站在什么国家的地上？”

“哎呀！”他们大叫一声，欢喜地奔走找资料去了。

后边有人说：“学生都叫你宠坏。”

我转身，看见何教授。

我问：“暑假过后，何去何从？”

“回转宾大。”

“那里有人在等你否？”

“没有，”她遗憾，“去到哪里都一个人。”

我与她散步到湖畔坐下，一群黑天鹅缓缓游近。

我说：“黑天鹅与白孔雀都是最漂亮鸟类。”

她说：“不知不觉，蹉跎到了这个年头，志一，我已经三十八岁。”

我抬头，“那正是人生当中最好的时刻。”

“真是鬼话，什么人生七十才开始，轻松度过更年期，勇敢面对独身生活……强颜欢笑，虚伪无比，全该打三十大板，为什么不承认吓得发抖？”

我轻轻说：“迟婚肯定是你的选择。”

“命运大神双手推着我往这条路走。”

“我的同事史密士先生对你十分有意，你看不出来？”

她微笑。

“你不喜欢他。”

她说：“喜欢我的人我没有看上，我看中的人却不喜欢我。”

“你看中谁？我帮你奔走。”

P202-203

“我看中王志一。”

我惘然，“不可能，我全无优点，人人都知道我疲懒任性，一辈子不会有出息。”

何旭笑：“我却很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女生喜欢你：你真挚待人。”

我摊摊手。

她忽然告诉我：“我的生理时钟将届，这段日子不生孩子，永远不会再有子女。”

她竟与我说到这样私人问题，我无言。

“这确是女性一个关口：要不要女子，结不结婚，有否能力做单身母亲，又对孩子可是公平……”

“你想得太多，思想太过前卫。”

“有时真渴望有个孩子，那天到你大姐家……”

“你惹与长娟详谈，就知道懦弱之人不宜养孩子。”

“一些朋友还说根本不值得，但谁都看得出他们言若有憾，心实喜之。”

“许多家庭领养儿童。”

“这当然是一项选择。”

我轻轻说：“我一直喜欢比较成熟的女子，三十多岁刚刚好，但我心却仍然深爱着另一个人。”

她惆怅地垂头。

“我很感激你欣赏我。”

她刹那音恢复幽默感，“别客气。”

我说：“我们两个均有心事。”

“你呢，你可愿说一说？”

我答：“我说不出口，大抵讲得出来的尚未算心事，而可以倾诉的苦衷还不算苦涩。”

“你说得很对。”

我也回问：“你有什么话想对一个朋友说？”

她也摇头，“是这明媚的春光引发许多遐思。”

这时史密士的声音传来：“你们在这里。”

他走近看着何旭，“巴黎将庆祝巴斯可日，我们结伴去观光如何？”

何旭微笑，“那是恐怖的流血大革命前奏，有什么值得庆祝。”

我说：“可是，法国人民终于摆脱君主独裁而自主。”

何旭说：“今日巴黎真的成为光辉城市，铁塔上安装探照灯及霓虹光管，恶俗无比，我怀念梦纳画笔下的花都。”

我站起来，“我有点事，老史，你陪何教授论巴黎。”

我顺水推舟，离开人工湖畔。

经过小食摊，我要一个冰淇淋，可是发觉身边没有零钱，店东认得我，“王老师，我请你”，我连忙说：“那怎么可以，下次一定归还”。

回到自己的公寓，孑然一人，不禁大声音吼叫：“寂寞寂寞——”

这时才看到电脑上有邮件，找我的人叫邵容，我忽然想起她曾是古律师的助手。

我连忙回复：“邵小姐，你找我有事？”

“我将于下周到富利沙大学读管理科硕士课程，可否请你做一日响导？”

我答：“义不容辞，请把日期时间详细告诉我，我来飞机场接你。”

我很佩服她进取精神：有机会不断学习，精益求精。

这个女生帮过我，礼尚往来。

我准时到飞机场去接她，可是没有在人群中把她认出来，正张望，她先叫我：“王志一。”

我一怔，看到一张真诚笑脸，勉强认出是她，“邵容，好久不见。”

她只带简单行李，“天气比我想像中凉得多。”

我连忙把外套脱下搭她肩上。

她把外衣抓紧：“王志一，多谢你来接我。”

“该送你往何处？”

“市中心青年会。”

我意外：“你不是住宿舍？”

“宿舍一早客满。”

“噫。”我决定先去看看青年会环境。

车上有我事先准备放暖壶热豆浆，我递给她喝，一路往市中心驶去。

到了青年会，一推开房门，我摇头，太委屈了，只得走廊才有公众卫生间。

“你没有亲友家可暂住？”

邵容摇头。

我想一想，“跟我来。”挽起她行李。

她问：“去何处？”

“我家。”

洗衣铺三层都空置，老金住二楼一间房，邵容大可住三楼我以前的单位。

“那怎么好意思？”她踌躇。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邵容感动，“王志一，你是好人。”

“你别见外，我家住洗衣店楼上，上居下铺，但是交通方便，你可有驾驶执照？我可借车给你。”

我替她把行李挽上三楼，打开门，一室光亮，比起青年会孤室，胜上十倍。

助人为快乐之本，我说：“自己家一样好了。”

这是有人探头进来，“有客人？”

我连忙介绍，“这是我好友老金，喂老金我们今晚在家招待邵容，你去办些菜肴做火锅。”

老金大声应着就去了。

邵容笑：“打扰你们，怎么好意思，应由我动手。”

“这里民风较纯，注重人情，你会喜欢。”

邵容点头，“你说得对，我觉察得到分别。”

“你休息一下，我就在楼下店里。”

老金买了菜回来，向我打探：“邵小姐是你新女友？”

“才不是，我也希望天下女子都看中我。”

“她来读硕士？小哥，我才读到中三。”

“你想追求她，你对她有意？”

老金运刀如飞，“我哪敢。”

“老金，不宜妄自菲薄。”

“程度差太远，我不敢开口。”

“有的是时间，慢慢来。”

老金唉声叹气。

我只觉好笑，这个憨汉十分多情。

傍晚，我上去叫邵容吃饭。

她同我说：“王志一，有件事同你说。”

我看到她眼神，立刻凜然，我问：“你有阮津消息。”

她点点头：“她回来了，住在香港，找过我。”

我一时没听懂，“从新加坡回香港？”

“是，一个人，带着女儿。”

“古律师呢？”

“她没提，我没问，猜想已经分开，她有点狼狈，一大一小没地方住，我帮她找到间公寓，又替孩子找国际学校，那小女孩叫苏可喜，那么小，才六七岁，已经是个美人胚子，乖巧文静，老师看见了拉住她手不放。”

我不出声。

“不过你别担心，她手上好似有点钱，很快雇了佣人安顿下来。”

我张开嘴，又合拢。

可是，邵容十分聪敏，立刻知道我想说什么，轻轻回答：“没有问起你，她不知我们是朋友。”

我想一想，又再抬头，邵容立刻说：“这里有照片。”

她把手提电话递过来，我一看，呵，正是她，卷发剪得极短，贴着头，更显得下巴尖尖，她身边有一个小小女孩，相貌与她一模一样，只是鼻梁更高，母女正为对方耳畔簪花。

我赞道：“照片拍得好极了。”

邵容颇为安慰，“看得出你心情平复得多了。”

我抬起头，哈哈苦笑，百无一用是书生，小小邵容，都比我聪明勇敢。

这是楼下叫：“请来用饭。”

邵容一看桌面，“这么丰富！”

老多举起杯子，“祝新朋友前途似锦。”

老金洗刷过了，精神奕奕，不愧是名须眉男子。

邵容说：“我真的饿了。”

我替她斟半杯啤酒，老金说：“女孩子都爱喝贝利。”他去取来酒瓶。

两种酒混合，邵容不胜酒力，她靠在沙发上与老金聊起来，这老金福至心灵，忽然唱起家乡山东歌：“妹妹你可看见那红月亮呵……”

邵容问：“为什么不回去看看？”

老金黯然，“凭什么，近亲如父母已经不在，表兄弟们都比我好，回去笑死他们。”

“为什么说这样的气馁话？”

我把桌上剩酒统统喝完。

我说：“大家都该休息了，明白才收拾碗筷。”

我一手关掉灯。

自己比谁都先醉，倒在长沙发上睡着。

梦中听到细碎脚步声，像有许多人走来走去，终于静下来，有人叫我：“志哥，志哥”，我睁开眼睛，看到阮津，我撑起，“津，你回来了。”

她坐到我身边，“志哥，你可记得我本名苏佳，我介绍给你认识，这是我女儿可喜，因怕喜字俗气，今日叫她苏可，你说怎么？”

我笑答：“只有俗气的人，哪有俗气的字？”

我伸手过去想抚摸小女孩的脸，忽觉唐突，立刻缩手，十分尴尬。

小女孩差些就是我的女儿，倘若母亲在生，一定反对这种想法，她家老式人，亲子与继子或养子大不相用，讲也讲不清。

我看到她们耳畔都簪着白兰花，清香扑鼻。

“王志一，王志一。”声音非常强大。

我睁开眼睛，看到邵容站在我面前，我惶忪问：“天亮了？”

她笑说：“是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王志一，我已去学校报到，并且去购买日用品如肥皂洗头水等。”

“这么晚了。”

邵容斟普洱浓茶给我。

“出外靠朋友这句话说得没错，从没见过那样好的男生，谁说世上已经没有好男人……”

我咳嗽一声，一心以为邵容在说我，面皮老老，打算谦虚承认，谁知她说下去。

“一手做那么好吃的火锅，一手收拾碗筷洗净，又回到店里看门口，多么勤快。”

原来说的不是我，我倒怔住。

“做人又憨直坦率，一句假话也无。”

我忍不住笑，“真的那么好，老金有无告诉你，他爱流连酒吧？”

邵容笑嘻嘻，“独身男子难道去上女红班？”

我说：“他也很喜欢你。”

“是吗，有这种事？”

“有缘千里来相会。”

“金叫我想起一首叫《拳手》的歌，歌词说一个男子离家时不比孩子大，流落异乡，阴雨中苦不堪言，有时吃不饱穿不暖又孤苦，故此，也试图在红灯区寻找温暖……”

我有点妒忌，为什么没有人那样同情我与了解我。

老金交上好运。

“他到这里来当中菜馆学徒时才十五岁。”

“我们都是那样长大的。”

“你不一样，我看到你储物室那块特别定制的滑雪板，够我半年生活费用。”

我申辩：“我亦会正当工作。”

她拍拍我肩膀，“当然，毋须交房租水电的人份处逍遥。”

我佯装生气，“我要回家淋浴。”

她轻轻说：“我有阮津地址。”

我别过头，心中微微牵动，找上门去？

“你若要见她，现在已无障碍，再试一次，爱里并无自尊。”

我轻轻回答：“你说得对，我的自尊已叫她践踏得一比不剩。”

“完了？”邵容像是比我还要失望。

我点点头，“我想是。”

“你们几乎已经到达终点。”

“几乎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字句。”

邵容看着我，“你仍有太多的自尊。”

我听到脚步声，“金矿找你来了。”

邵容一怔，“他叫金广？”

“不，”我狰狞地笑，“他真叫金矿，护照上名字。”

邵容哈哈大笑，“多么可爱。”

你要是喜欢一个人，那人无论怎样，都可爱无比。

他们结伴去吃午饭。

梳行后我回到学校，才走进在大堂，一个人在我远之处奔来，却忽然脚底一滑，摔倒在地，我见义勇为，急步上前扶她，可是地板新打蜡，滑溜如冰，我也一起跌地上，且压在那不幸人身上，手中纸笔撒了整地。

“救命，”我喊叫，雪雪呼痛，那人反而比我先站起来，拍拍身子再来拉我，，两人在长凳上坐下来喘气，忍不住都笑起来。

“幸亏没人看见这种丑相。”

我问：“可有受伤，扭到腿吗？”

“没有，一切完整。”

她一边整理头发把飞脱的帽子戴回头上，我看到一头红发与一脸雀斑。

她伸出手上，“赵颂棋，你呢？”

我十分意外，“有红头发的赵氏吗，怪不得碧眼儿会得叫孙权。”

“家曾祖是华人，我有中华血统。”

“我叫王志一。”

“呵，原来你就是英俊敏感的历史系王志一讲师。”

我揉揉酸痛的膝盖，一边把地上跌散的杂物拾起，我真的如此著名？

我问：“你是学生？”

“我是数学系教授，前来代替崔教授。”

我吃了一惊，“数学系！一个年轻女子好端端怎么会走进数学系，我看过你们的试卷，题目刁钻古怪：‘三夹板上有一个圆形洞且直径四十分分，一只直径五十公分圆球置于洞上，试问球下端可伸入洞若干公分？’这种数题几时才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有几个女子因懂得解答这种难题而被爱？”

红发女看着我半晌，忽然大笑，“王先生你名不虚传。”

我吁出一口气，心中郁气略散。

教授对我说：“你所提的那道题，属应用初级几何，十分实用，工业与建筑上都用得着，与我教的纯数不一样。”

“呵，”我更加害怕，“纯数不、还要虚无飘渺。”

赵教授兴致来了，“你猜大不最浪漫的科目是什么？”

我猜：“梵文、星际物理、纯美术……”

“全部实用，大学不管什么科目，都是培养气质，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我微笑，“是，将来在工作岗位上受了什么气，想发作的时刻，忽然想起寒窗三年，就再度忍气吞声干下去，你真是理想派。”

“哈哈。”她笑得更加清脆。

“赵家干什么？”

“他们在香港做银行生意。”

啊，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翡冷翠麦迪西家族，先赚钱，才教子孙文化。

“有趣，哪一家？”

“嘉宝银行。”

“啊，”我说：“你大可不必工作。”

“我喜欢工作。”

“佩服佩服，”我这才想起，“你刚才急急要奔到什么地方？”

她张大嘴，“哎呀，他们等我开会。”

她站起来往会议室奔去。

这人，竟忘记要事，与我一见如故，聊了十五分钟。

我忍不住也笑。

那天回到店里，我听见老金在吹口哨，邵容在一边和唱，两人在洗衣店里忙。

邵容像是极之苦熟悉店内工作，挥洒自如，她是管理科硕士生，委屈了。

她忽然叫：“哎唷，这一搭渍子是什么，好恶心，又臭又脏。”

我过去一看，闻一闻，“这污渍在肩上，是婴儿吐出的牛奶，遇水即溶没问题。”

邵容耸然动容，“呵，可爱的他们竟这么脏。”

许多世事不可思议。

老金忽然问：“这会否影响你对养儿育女的观点？”

邵容连忙回答：“不不不。”

我身边电话响起，是大姐的声音：“小志，爸明天回来与我们商量大事。”

“还有什么事？”

“他说与我们三人见面再说。”

“大不了告诉我们：你们三人不孝，家当没份。”

“幼娟也如是想，她不在乎，好女不论嫁妆衣，幼娟说，她不参与会议，叫我们做代表，我俩如果通过建议，她没有意见。”

“嗯，少数服从多数。”

“你去接机吧，明晨十一时到。”

“一人还是两人？”

长娟说：“我也这样问？他说一人，那又好些。”

我说：“似乎我们不应对父亲的新妻有偏见。”

长娟叹气，“我只是感慨，你想想，母亲才去了多久，志一，我也不在乎家产，你同意，我亦同意，我也不来了。”

“什么？”就剩我一人？

“我有家有幼儿，走不开，小志，你说了算，你是男丁，就算全给你也是应该的。”

我跺脚。老金看着我，“像你们如此礼让的姐弟倒也少有，我读报，许多人为争产闹得鸡犬不宁。”

邵容说：“我一向敬重王志一就是这个原因。”

那夜我没睡好，辗转间叫妈妈。

幼时被顽劣儿推倒泥沼里，双膝擦破流血不止大哭，妈妈将来抱起，回家洗得干干净净，伤口粘好，并且向对方家长投诉，叫他们向我道歉。

妈妈处理这些事，妥当无比，对客人也如此，所以小店会得做出招牌来。

如今小店要换女主人了。

在飞机场看到父亲，我大吃一惊，这是爸爸？年轻了十年不止，他染黑了鬓脚，脸颊上寿斑也消除大半，瘦了也英挺得多，衣裤合身，精神奕奕，简直可与我称兄道弟。

他问：“志一，你两个姐姐呢？”

“爸，”我惊愕，“你气色好极了。”

他笑，“他们都那么说。”

我载他回家。

进门坐下他便说：“志一，我决定卖掉洁如新，所得与你们姐弟对分，即我占百分之五十，你们三人分其余半数。”

我听了只觉无比荒凉，一时说不出话。

老金在一边也愕然。

他说下去：“许多人都觉得有人愿意嫁我，是因为护照与这片小店，其实不然，她并无离乡别井之意，她也不打算管理洗衣店。”

我怔怔地说：“百年老店……”

“志一，无下无不散筵席，这小店给你你会要吗？”老爸说：“我会把整幢三楼房子出售。”

老金开口：“王先生，请转售给我。”

父亲微笑，“你们三姐弟无异议的话，我交给律师及仲介出售。”

我心酸，“妈妈回来，会认不得路……”

父亲看着我，“志一，这话是大学讲师说的吗？”

我垂头。

“活着的人要好好活下去，你妈妈也会鼓励我们这么做，你们三人自小对小店毫无兴趣，我又不耐烦再坐店堂，卖掉它也是很合理智做法，老金，你如果有兴趣重做业主，请与地产仲介公司联络。”

讲完了，爸把手放我肩膀上。

“志一，你要为我高兴才是。”

“是，爸，我代你开心。”

“她入籍后会来探访你们。”

“明白。”

“你们会喜欢她，她并不贪财。”

“那是一定的。”

只要父亲高兴，成年子女没理由自私，他有他的需要。

我们即使反对成功，也会坏了感情，二个姐姐很明白这点，所以拒绝出席。

真没想到爸会卖掉祖业。

就在谈话片刻时间，客如云来，结束生意，实在可惜。

父亲说：“我有点累了，我去淋浴。”

老金说：“我决定竞投，我立刻去准备资金及聘请经纪做代表，我喜欢洗衣店，我爱闻这股气息。”

老金即刻去拨电话给银行经理，邵容说：“我或可帮你。”，两人结伴到市中心。

我坐在店内，听到洗衣机轧轧声，自幼我与姐姐们在店内做功课玩游戏，甚至对人客的衣服评头品足：哪件漂亮哪件不，我们是这样长大。

可是，无人愿意终生留守小店。

老金除外，老金似是个有福之人，他坐镇店内，自店门看出去，外头多热闹多大变化，都与他无关，他自顾自写单子收衣服，坐井观天是一种享受。

父亲梳洗过后并没有小睡片刻，他借我的车子说要到市区办事。

傍晚回来，他满手都是名贵衣物首饰，看样了阳送给新妻的礼物。

我记得往日他也愿意买给母亲，但是妈妈老是说：“那么贵，拿去退还”，日子久了，他不再花费，唉，老式女人真是想不穿。

老爸又把手放我肩膀上。

他说：“做一行怨一行，我退休了，子女全升格做专业人士，我也有功劳。”

“当然是父母的功劳。”

“以后世代脱离洗衣行业，也是华裔抬头做人一种象征，华人靠小店起家：士多、洗衣、外卖，十元八块卑微收入，克勤克俭，一毛五分那样节省，到了廿一世纪，仿佛出头了，洋人即使嘴里不说，也知今日华人学历高，性情和善谦虚，以及薄有资产。”

希望真有老爸说的那么好。

“我落叶归根，回乡享清福去了。”

“爸，与我们多多联络。”

“明白我到律师处办妥一切手续，这次来是与洁如新说声再见。”

洁如新曾是地志。

我问爸：“国父真的借洁如新地库开过会？”

“那只是传说。”

“多可惜。”

“店里有什么你喜欢的古物欠尽管取走，但是生财工具不可动，老金要用。”

“老金会投得此店？”

老爸说：“除了他，还有谁要。”

“这个地址相当吃香，也许有人投来做别的生意。”

爸微笑，“那就看它的命运了。”

“一家铺子也有命运？”

“怎么没有，命好的店就是旺客。”

他匆匆又出去了，我把老爸的话向长娟复述一遍，她那顽童在一边叫舅舅，“我要wii，给我wii，舅舅，听到没有？”

我愁苦中笑出来，“有孩子多好。”

长娟叹口气，“自己不吃也要给他吃，自己不穿也要给他穿，十分劳苦，而且，到了十多岁，一定拿父母出气。”

“妈之前老希望我们三个可以留在店里。”

“你猜新业主会把店铺改什么用途？”

“斜对面的杂物铺改为一间故衣店，一条罕有旧牛仔裤卖到一千美金。”

大姐感慨，“时势同我们小时不一样了。”

我问：“你对财产分配可满意？”

“即使爸妈给我一角钱，我也很高兴，留作孩子教育基金，幼娟也一样。”

“我也是。”

“况且，我建议你不要动这百分之五十，那女子一年内准把老父那份花光光，届时，我们把钱还给他。”

我劝说：“你有偏见。”

“是，我狗眼看人低，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真没想到洁如新要结业。”

“希望老金买下来，勿改店名。”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史密士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志一，我与何教授订婚了。”

我一怔，立刻向他道贺。

“我四十多岁，她三十多岁，我们终于走在一起，”他不胜唏嘘，

“还以为不会有了，谁知又被我拣到，我真幸运。”

“你要份外珍惜。”

“她想尽快怀孕，我已联络医学院与我们诊治。”

我由衷说：“将来你俩的孩子不知聪敏到什么地步。”

老史哈哈大笑，“也许只是小小书虫。”

我从未看到他那样满足，史密斯在大学获奖无数，在学术界是个名气人物，但数踌躇志满，还算今朝。“我们举行简单婚礼，暑假才去蜜月。”

“往何处？”

“天之涯海之角地尽头。”他又哈哈大笑。

我无意中成全了两对佳偶：老史与老金从此有伴。

两个王老五苦苦等候，终于等到好对象。

我呢，我呢。

有人在背心叫我：“喂，你。”

我转过头，看到红发女朝我招呼。

在阳光下，她那棕红色头发更是招摇，吸引不少目光。

我称赞：“你看上去似美术系学生。”

“今天天气真好，学生多数赤足。”

“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日子。”

赵颂棋说：“考试也很苦，许多学生投诉白了头。”

我问：“你可曾见过天才学生？”

她笑笑，“每个老师都说我是人才，我十二岁读大学。”

“你自己怎么看？”

“原来十二岁大学毕业才叫天才，我只算人才，可是，我已见不到同龄同学，我十分寂寞。”

“此刻好些了吧？”

“与家人亲友格格不入。”

“他们不是做银行吗，你大可与他们玩数字游戏。”

“不不，你误会，做银行讲的是时机，数字属次，你呢，你与家人亲密否？”

我们又絮絮谈起来。他们都说：如果你不能同你爱的人在一起，那么，请爱与你在一起的人，译作中文，即珍惜眼前人。

放学我邀请颂棋观赏莎剧王子复仇记。

我同她说：“伦敦重建环球剧场，几时一起去看戏，我首选麦克贝斯，你呢？”

她轻轻答：“我喜欢仲夏夜之梦，轻松愉快。”

我吁出一口气，觉得舒服。

老爸来了又走了，来时一件小行李，去时五大件。

他像是巴不得把最好的都带回去奉献给新妻。

洁如新门前贴出告示，表示不久将结业，客人议论纷纷，恋恋不舍。

“我们并非不支持你”，“是呀，真没良心”，“再没信得过的店了”，“只有洁如新才会把我遗忘在口袋的皮夹子原封不动归还”，“好感动，一次我把金表忘在裤袋”……

“新业主会改作什么店？已经太多咖啡与时装店”，“不会是酒吧”，“不不，该处不准开酒吧”。

稍后老金说：“我已把所有文件都准备好，明日我代表律师会到皇室地产公司办事。”

我点点头，“祝你心想事成。”

邵容说：“老金办事能力相当高超。”

此刻在邵容眼中，老金十全十美，是座金矿。

她又说：“水管有些毛病，他一下子修妥，厕所水箱嘶嘶响，他又更换零件，若果与老金飘流到荒岛，我们会生存下来。”

我接上去：“而且天天做海鲜大餐，我这个书生，则肯定饿死。”

邵容哈哈大笑。

我四周巡视一下。

一只大钟，是一八八九年美国制造，放在店内已经很久，我幼时时时打开玻璃罩拨动时针，又可晚点睡。

搬走这只钟实在不道德，不过，我还是用布把它裹好打算挪走。

还有柜台上一把红木铜字界尺，还是华人尺寸，今日已很少人知道华寸比英寸略长一点。

界尺沉重，妈妈在我最顽皮之际也会拿起界尺作势欲打，事实这把界尺从来未曾接触我皮肉。

还有，就是几帧黑白老照片了。

幼娟这时打电话来，“妈妈的遗物，你全部装箱，待我来取。”

“妈妈没有太多遗物。”

“真是，她连一副耳环也无。”

“衣服不过是天天穿那种，而且都旧了。”

“我不管，别丢掉，全给我。”幼娟饮泣。

我改变话题，“你们快结婚了吧。”

“不说了。”她挂断电话。

接着几天，我每晚抽时间出来收拾母亲遗物，我把它们放进纸箱封妥搬回家待幼娟来取。

正如我所说，母亲遗物不多，总共三箱子。

邵容说：“这一套红木家具你也不要？”

“送给老金吧。”

“我们会好好保存。”

我说：“现在真红木也越发稀有。”

“紫檀早已绝种，一日我看电视，一个装修师指着地板说：‘这是紫檀’，笑得我。”

“邵容，我真替你们高兴。”

“老金与我不知怎样多谢你好。”

我问：“店铺有眉目没有？”

“本来律师说，今日可知答案，可是忽然出现对手，与我们竞投。”

“什么？”我好不意外。

“大家都没想到，这会是谁？日本人还是韩国人？”

“啊，”我说：“我找律师打探一下。”

“竞投就不好得手。”

“你们出价多少？”

“老金资本有限，银行充借百分之七十，所以我们不可能多次抬价。”

“对方又出多少？”

“不清楚。”

“有这种事，一片洗衣店……”

邵容说：“是呀，我叫老金看点，不是你的，急也没用。”

我点头，“尽了力也算了，凡事不要勉为其难。”

“是谁对洗衣店有兴趣？”

我懒得理会，放了学与小棋逛街吃冰淇淋，是，我已经叫她小棋。

小棋同所有做纯数的一样，与世界的名利步伐有点脱节，比起读历史的我，又略为好些。

我们十分合拍。

工余时间忽然有意义起来，我不再寂寞。

一日，大雨，我吟道：“四月雨带来五月花。”

有人把湿漉漉雨伞收拢：“小哥，麻烦/。”

我转头看到金矿，“老金，稀客，你怎么到学校来？”

“有急事，”他脸色欠佳。

“坐下慢慢说。”

“小哥，有人志在必得，以超过底价百分之五十价投洁如新店铺。”

“不可能！”

“事实放在眼前。”

“去，”我站起来，“我陪你到皇室地产问个究竟。”

我们匆匆赶到地产公司，负责洁如新档案的是一年轻华女，她笑靥如花，叫我们不好发作。

我开门见山：“怎么一回事？”

那位刘小姐答：“两们先喝杯咖啡，卖买地产一向规矩是价高者得，现在有客人愿意出价多百分之五十，我也想想找你，小王先生，对方有一个条件。”

“慢着，”我说：“为什么他要出高价？他是什么人？”

刘小姐回答：“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只与他代表接触。”

“他代表是谁？”

“一位周律师。”

我与老金赅然，真人不露相。

“小王先生，作为业主，你应当高兴才是。”

我问：“王老先生可知此事？”

“当然，王老先生吩咐说：‘价高者得’。”

也不能怪他，在商言商，当然是金钱挂帅。

刘小姐说：“对不起，金先生，爱莫能助。”

我想起，“对了，他的条件是什么？”

“他说：希望你们把洁如新三字一并转让。”

“王老先生怎么说？”

“他说没问题。”

我怔住，要洁如新三字干什么？

“他打算把店铺改建？”

刘小姐笑答：“我们只负责卖买，其余不关我们事。”

我看着老金苦笑。

他搓着手，“唉，命中有时终需有，命脉中无时莫强求。”老金颓丧之极。

我拍着他肩膀。

“小王先生，卖买今日成交，明日我会递交银行本票，一半给王老，其余分三份，你们姐弟各一份。”

“是，是。”我唯唯喏喏。

刘小姐想起，“还有一件事。”

“什么？”

“买主说，店里有一只老钟不见了，可否归还？”

我与老金面面相觑，异口同声说：“此人怎会知道店里有只老钟？”

刘小姐耸耸肩。

“不行，”我说：“钟是王家祖传之物，我已带走。”

“好，我与周律师说。”

老金问：“这人是谁？好不神秘。”

“也许，只是一个对文物有兴趣的人。”

老金喃喃说：“希望他不要拆掉洁如新。”

邵容与我们会合。

我说：“对不起，洁如新不是我的物业，我不能作主。”

“我们明白。”

我说：“没想到你俩对小店有兴趣。”

邵容说：“这不是一门光荣的工作，比不上脑科医生或大学教授那么受人尊敬，但生意是生意，处理得当，客似云来，货如轮转，三代生活都不用愁，又不必仰人鼻息，亦无政治斗争，小店有小店好处。”

老金说：“华人泰半靠小店起家。”

我轻轻说：“邵容明敏过人，你洞悉世情。”

邵容说：“但王家姐弟性情不近，很难勉强。”

老金摇摇头，“洁如新不知落在谁手。”

邵容说：“你与我都要找地方搬家了，北岸风景优美，可予考虑，我们大可做花店，花店在节日忙得不可开交。”

老金响应：“但花束不能放太久——”

“我俩从详计议。”

两个人好过一个人多多，他们产生新计划。

过些时我问小棋：“你可有想过做小生意？收入比较活络。”

她骇笑：“从未考虑，我家银行外币存款有个规矩，不做十万元以下户口。”

我与小棋出身完全不同。

“志一，我带你去一个道地菜馆吃过桥米线。”

我沉默。

过了几天，我发觉好似有人跟着我，身后似多个影子，蓦然回头，却不见人影，可是人类有第六感，我怀疑被人跟踪。

谁，谁会跟着一个教书先生。

我疑心太重了。

一日，半夜在公寓醒转，发觉窗帘没拉拢，天上好大一个银盘似月亮，我不禁喝声采，走的窗边欣赏。

却不料被我看见那个影子：对面街，一个穿黑色长大衣的人也正抬头看向我的窗口。

我一怔，缩到一边，那人来回走动，从后裤袋掏出一只酒瓶，喝一口。

终于，天蒙蒙亮，一辆小小日本车机灵地驶近，司机与黑衣人打一个招呼，黑衣人静静地离去，日本车代替他位置，驻过在窗下。

不可思议，谁会要跟踪我？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看到小棋，她脸色很差。

我故作轻松地问：“怎么了？”

她说：“我们到图书馆说话。”

我莫明奇妙，“图书馆里要肃静。”

“那么，校园湖边。”

“别忘了现在是春天，那里挤满一对对爱侣。”

赵颂棋瞪着我，眼角渐渐转红。

“小棋，什么事，有人欺负你？”

“志一，”她轻轻说：“你从未告诉我你结过婚。”

我怔住。

是，我结过婚，那段婚姻只维持了三个月，我怎么会忘记告诉小棋？

“看你表情，就知道这件事是真的，你没想过要告诉我？”

我张大嘴，又合拢。

这是最叫我痛心的一件事，我真没打算过与任何人研究讨论，况且我与小棋，根本未到这个阶段。

“志一，为什么欺骗我？”

我颓然，不用解释，确是我的错。

颂棋接着说：“你不问我怎样知道此事？”

我看着她。

“我父亲来探访我，由他告诉我。”

“令尊？”我打一个突。

“是，爸雇人把你调查得一清二楚。”

我脑海里忽然闪过那个黑衣人。

这时有人走近我们，“王先生，赵宝先生希望与你说几句话。”

我转头，我认得他，这便是昨夜那个穿黑色长大衣的男子，近看，知道他孔武有力。

我静静回答：“对不起，现在不行，我有课。”

他欠欠身，“只需十分钟。”

颂棋在一边催我，“去，向他解释你的苦衷。”

我转过头，“我没有任何难言之隐，我要上课，四十多名学生正等着我。”

我转身离去。

到了演讲厅，我的思绪才缓缓静下。

赵氏家长派人调查及监视我。

男衣人若不是保镖，就是私jia侦探。

我叹口气，忽然之间我心灰意冷，齐大非偶。

社会阶级分明：王家怎么看低阮津，此刻赵氏也如此对付王志一。

不过王志一又还好些，王志一并无爱上赵氏千金。

我抬起头，问题不难解决。

四十分钟一课很快过去。

我走出演讲厅，黑衣人又迎上，“王先生，赵先生在车里等你，十分钟。”

我此刻已经心平气和，点点头，黑衣人也明显松口气。

黑色大房车缓缓驶近，我认出是一架名贵的梅柏，黑衣人拉开车门，我轻轻上车。

车上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与我父亲差不多年纪，头发太过漆黑光亮，看得出是染色，未白之前，他也是红发，他很客气，斟一杯威士忌加冰给我。

“是志一吧，你好。”

“你好，赵先生。”

他开门见山：“你对我家颂棋好感？”

“我们只是朋友。”

“你太客气，颂棋很喜欢你。”

“所以赵先生你派人掀我底子。”我语气转得生硬。

“我得保护颂棋。”

我问：“她接受你的保护？”

“颂棋从无异议。”

我点点头：“她是个好女儿。”

“志一，你结过一次婚，对方是一个酒吧女。”

“是，这是真的。”

“为什么不对颂棋坦白？”

“还未到那个阶段。”

“你打算瞒她一辈子？”

我轻轻答：“对颂棋，我没有任何打算。”

“志一，你家做什么，你家开洗衣店？”

他的口气叫我反感，赵氏似把洗衣当是一门贱业。

“是，支那人洗衣。”

“志一，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个人很争气，你在大学声誉很好，你战胜出身，这点我都很佩服，但是，你要洁身自爱，不可行差踏错，那次婚姻是个错误，你要向我保证，与该名女子要一刀两断……”

他滔滔不绝讲出他的条件。

我打断他：“你放心，赵先生，我完全知道该怎么做。”

他一怔，“那太好了，你以后不可再犯。”

“赵先生，我明白。”

他拍拍我的肩膀。

我放下酒杯，“还有一件事，赵先生，我不觉得我战胜了出身，我父母深爱我，我有一个愉快童年，我并没有打过什么仗。”

我推开车门下车。

王志一的自尊心受到创伤？也许，不过生活中的荆棘甚多，使我气馁的不是赵先生对我的蔑视态度。

他不必担心他的爱女，我十分羞愧，在这位严父出现之前，我竟欲对感情妥协。

那样做不但对不起小棋，也亏欠自己。

这时小棋迎上来，我朝她点点头。

“志一，我有话说。”

“你先讲。”

“志一，”她伸出手，“很高兴认识你，我们在一起，曾经有过好时光。”

我一怔，她主动与我分手。

我全身神经放松，细胞复苏，小棋主动要与我分手，我轻轻在草地坐下。

她说：“志一，不要难过，是我器量窄，自问不能原谅你的过去。”
啊。

“我不介意过去，但结过婚又离婚是另外一件事，听说她有一个女儿，不知与你有无血缘，疑点太多，我决定退出。”

我看着她，她是一个读数学的人，只懂解答公式，对于生活，并不老练，这些话必定由她严父教唆。

我点点头，不出声。

“永远是朋友。”她伸手待握。

我握紧她双手，“永远。”

“下学期我将转到安阿巴大学授课。”

我忽然问：“小棋，你听从你爸爸每一句话？”

她忽然一怔，像是没了台词，接着她缓缓答：“是。”

“你觉得他事事为你好，即使你已成年。”

“是。”

她也行使了自zhu权。

小棋声音有点无奈，“况且，我希望承继他的梅柏大车。”

我微笑，“这不是真的，你并不稀罕。”

她问：“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你猜，我们会否结婚？”

我答：“三年后，五年？我不肯定。”

“感谢你给我那么多温馨时间。”

“别客气。”

据说这是最幸运的事：男人想结束一段感情，正踌躇不知如何开口，女方却比他早一步说：“分手吧。”他目的达到，却又不必伤害任何人，不可扮作流血的样子。

王志一转运了。

我苦笑。

我抬了一箱香槟回家庆祝。

这是我们已经迁出洁如新，我家成为临时仓库，堆满纸箱。

邵容说：“经验告诉我，这些纸箱即时可以丢掉。”

我答：“慈善机构再三声明：不收旧书。”

“你把这些书怎么办？”

“三五本那样混进再造箱里当垃圾收走。”

“真悲哀。”

邵容与老金到北岸定居，我去探访过一次。

簇新小屋，前后花园，他们添了两只赫斯基犬看门口，小家庭规模已经成立。

饭后他们讨论该开一片花店还是糖果店。

我告辞回家时只觉得风劲天凉，能怪我吗，我留不住身边女子，我是个有过去的男人。

这时朋友间流传离婚消息：“巫义与雅志分开已有半年，他们无法相处”，“如今男女各有志向，谁也不会迁就谁，志伟与君礼也分开了。”

“相见易，同住公，明煌说她丈夫不愿帮手，她又不愿独挑担子”，
“可是那人是因为她有钱才娶她：房子车子都是现成”，“太叫她难堪了”。

算一算，每段婚姻平抑也维持了三五年。

“古时如何结婚五十周年？”

“有人愿作出彻底牺牲。”

“为什么他要那么笨？”

“各有前因莫美人，哈哈哈哈哈。”

同事间似乎不止我一人感情失败，这叫我好过些。

一日老金见到我说：“洁如新在髹漆招牌，你去看过了没有，小店快要复业。”

我一怔，“我没去过。”

那天下午，我把车子兜过店门。

只见好几个工人在漆招牌，原装木字，只不过用白漆新髹一次，更加光亮，此外，店门油灰剥落的地方也都补好，有人用压力水喉清洗店前人行道。

我喃喃说：“洁如新。”

门前贴着告示：“下月一日重新开幕。”

到时可要来观光？

我在门外凝视良久，忽然一阵轻风吹拂我的面孔，我不禁轻问：是你吗，妈妈，你也看见了。

全家，只有我与妈妈，才会挂住这间小店。

长娟与幼娟一起来探访我。

大姐说：“好几次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志一，你到底有对象无？”

我摇摇头，“有时我嫌人，有时人嫌我。”

“你脸皮干燥，眼角有纹，志一，你老了。”

“不比你俩更老，男人没有更年期。”

长娟叹气，“你太无知，医学证明男人肯定有更年期。”

母亲辞世后，三姐弟还是首次聚在一起说笑。

“大块头姐夫好吗？”

长娟答：“我很满意，我算是够运，孩子也精乖伶俐，这已是我一辈子。”

我又问：“你呢二姐，你快乐吗？”

幼娟答：“我很好，乌利奥与我十分合拍，暂时不想注册。”

“他们都说洋男似狗一般，两位姐夫似乎例外。”

长娟不服，“华男就不猥琐？你到脱衣舞馆去看看。”

幼娟忽然问：“志一，你仍然怀念阮小姐吧。”

我沉默半晌，“她本姓苏。”

长娟说：“我有一个女友，自十六岁始就想纹身，可是怕慈母震惊，去年，她母亲去世，她即时乘飞机到迈阿密把整个背脊纹上牡丹及飞龙，她一脱下衬衫，那效果振撼，龙纹青色，牡丹艳红，夺目到极点。”

我问：“这故事有什么意思？”

“母亲已经不在，你爱娶谁就是谁。”

我说：“母亲去世前我与她已注册。”

“我以为你们分开是因为妈存偏见。”

“不，因为她离开了我。”

“她还想得到什么？”

“我不知道。”

“可是金钱？”

幼娟笑嘻嘻，“说到钱，我们的支票已经到手，真没想到老店如此升值，每人分到三十万美元。”

长娟说：“别动这笔钱，不出三年，要还给老父，他那几十万准叫那女人吃光光。”

“大姐，也许，人家不是为钱。”

“喂，我也如此憧憬。”

我轻轻说：“可能，她觉得我没有能力，性格懦弱。”

两上姐姐静下来，面面相觑，过一会说：“志一，我们早已换了话题。”

我问：“可要去看洁如新现况？”

长娟摇摇头，“已经不属于王家，不要老回头望。”

她们像是凉血人。

“志一，你这个人多愁善感，像个诗人。”

“他读历史读坏了。”

“志一，小伊安会背‘床前明月光’。”

我回答：“把‘抽刀断水水更流，酒入愁肠愁更愁’也一并教他。”

幼娟按住我的手问：“你想说什么？”

我摇摇头，“学校打算升我。”

“那你就勉强做些行政吧。”

我说：“对于复杂的人事关系，两位姐姐有何忠告？”

大姐轻轻说：“逢人只说三分话，切莫全交一片心。”

我苦笑，“多谢指教。”

周末一过，她们回家照顾自己生活。

我开始学习行政工作。

这时，历史知识大派用场：一个人最忌做骑墙派，必须立场分明，中立者虽无危险，却也无利益可图。

我于是向温和派靠拢，赌一下运气。

学长对我不错，一有时间便为我介绍女伴，都是学术界专业精英，从芬兰赫尔辛基来的教授都有。

通常吃一顿饭，由我送她们回住所，一声再见，再无下文。

我头发与胡须有欠整洁，衬衫稀皱，都由老金忍不住帮我打理。

同龄男人，老金真是金矿，优点发掘不尽；洗熨煮全在行，而且愿意动手，我，我百无一用，是个书生。

这段日子，都由老金夫妇陪伴我。

一日，他们邀请我到馆子吃素饺，两人都比较沉默，我察觉到了。

我纳罕，“你们闹意见？”

“王志一，”邵容忍不住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笑，“难得糊涂嘛，你以为那么容易做到，可是你俩已经注册？”

老金忍不住问：“你可知道洁如新此时的主人是谁？”

我一愣，“我不知道，我十分好奇，想像是一个小生意人，洗衣店照常营业，据说生意仍然畅旺。”

邵容说：“王志一，小店新主人是阮津。”

什么？谁？

我耳畔嗡一声。

“真没想到她会把小店高价投下，做起老板来，她不知从什么地方得来的资金，真正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老金接下去：“记得她出身吗，在你家楼上做黑市三房客，早出晚归，在酒吧打工……”我打断他：“是谁说的，有什么凭据？”

邵容答：“由她亲口告诉我。”

“你见过她”我瞠目结舌。

邵容说：“阮津一直把我当朋友。”

“她此刻的身份是正式投资移民，她带着一个孩子，住在铺楼上，那日我去看她，她小女儿正淘气地穿着客人的婚纱扮新娘。”

大姐与二姐也玩过这种游戏。

我抬起头，全身有点麻痹。

邵容答：“有，她有提起你。”邵容知道我想问什么。

“她问什么？”

“她说她在地产公司得知洁如新出售，志在必得，由代表出高价投得。”

老金说：“没想到一直与我争价的人是她。”

“她怎么会在短短时间筹得一笔款子？”

老金与邵容窃窃私语。

我再问：“她容貌是否与从前一样？”

“只能用艳丽二字形容，”邵容说：“其实她并没有化浓妆，可是那长发浓眉大眼以及金棕皮肤，比上了色的画还亮丽。”

我低下头。

邵容说：“经过那么多事，她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更加鲜活。”

老金说：“是有这种女子的。”

我的喉咙忽然哑浊，“是她。”

邵容说：“王志一，你为她真是吃尽哑巴亏。”

我把双手乱摇，“不，不——”

“什么地方不好去，”老金诧异，“她又要回到本市。”

“也许她要做给志一看。”

老金说：“不，她可能觉得在洗衣店的日子最好，所以又回来。”

“不怕王志一难堪？”

老金微笑，“照一般男人行径，王志一早该结婚生子乘二，况且她光明正大购下洗衣店。”

“倒要多谢她，否则洗衣店也许变成家具店，或是内衣店。”

“说不定。”

“王志一，”邵容问：“你可打算去看她，我可代约。”

我拒绝：“茫茫然不知说什么才好。”

邵容忽然用拜伦的诗句：“‘如果我再见到你，隔了多年，我如何招呼，以沉默及眼泪’。”

老金推女伴一下，“你讲什么，小哥才不会哭。”

我镇静地回答：“老金讲得对，知我者金矿也。”

那天傍晚，我把车子驶到洗衣店对街停好。

我很少自街上看进店里，我从前却日日自店里看外边世界。

她把玻璃换过了，现在的茶色玻璃并不透明，楼上的窗框与窗帘也换过，用欧洲木百叶帘，整幢百年老屋时髦起来。

她可是在店内，她是否坐在母亲以往时时坐的位置。

——你回来了。

你喜欢这片小店，为什么？

我缓缓走近，站在一边，我知道这种单方向玻璃，里头看出来，一切都很清晰。

这是有人客推门进去，我看到一个少女坐在柜台，约十七八岁，看样子是职员。

店里陈设与前一模一样，连福禄寿三尊廉价瓷像都放在价目表上，只不过替它们洗刷过了，

闪闪生光。

收银机边放着一瓶水仙花。

我只看到这些，店门合拢。

我闻到肥皂粉及浆粉气息，混合着干洗化学品独有的汽油味。

一个世纪像是过去了，我转身回到车内，前尘往事，不堪回忆，事实才一年多些。

这一年叫我老了十年。

年纪大了一点之后，往往对从前所作所为诧异，那真是我做的吗，勇气与力气自何而来，为什么要那样做，受何人何物驱使？

我伏在驾驶盘上良久。

一名管理员走近，“先生，此处只准停车十五分钟。”

她不在，我没有看见她。

会议室空气像是呆滞不动，各同事忽然穿起西服，变得满腹经纶，滔滔不绝，谈十五年计划，一定有把握将大学提升到国际水准。

十五年，那时你我会在什么地方？

南极洲说不定已融化一半，那会令全世界水平线上升十多公尺，即二层楼高，所有沿岸大都会都可能浸泡水里……

我正胡思乱想，忽然学长朝我使一个眼色，我知是我发表言论的时候，总得说几句话吧。

我轻轻清一清喉咙，这样说：“以传媒的报道作为统计的基础，从之发展点线面，从当中获取中庸之道，这可能是第一次用人为方式，管制学术，大家要注意，教学主体思想在乎精益求精，不可忽视。”

连我自己都没听懂说什么，但是学长十分欣赏，“王志一君有远见。”

学术会议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不懂说人家听不懂的话，最好不要说话。

呆坐九十分钟后散场，走出会议厅，大家又回到现实世界：“试卷准备好没有？”

忽然矛头指向我：“志一君拟试题最容易，大不了出一题：试讨论并举例证明第三次世界大战对全球社会、文明及政治的影响，哈哈。”

我不出声，这的确是个好题目。

“或是欧洲竹叶国殖民政fu的利弊，特别注意西、葡、英、语在五大洲于十七至十九世纪的发展，嘻嘻嘻。”

我已走远。

我为什么要同他们争论，我们都是无能之辈，所以才耽在学校里教书，若有本事，早就创业发明去矣。

回到家中，我花了整个小时在网上付清账单，并且找到自己的月结单。

我终于自立。

傍晚，我又开车到洁如新。

看到客人把衬衫递入门槽内，有人说：“老店开到七点，有时看见灯光，敲门，王太太会笑着开门。”

呵他们还记得妈妈。

“今日做生意的人不那么死心眼了。”

死心眼，这个词真传神。

“总之功夫维持水准我们便会继续光顾。”

“好笑是别家一见凯斯咪上污渍便会说；‘你们去洁如新试一试’。”

“是呀，招牌做出来就是这点好，罗布街那家已转为自动洗衣场。”

“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人家没有洗衣机。”

话题转上：“你见过新店主没有？”

“听说是个美女。”

“从前，我有个表叔，在香港做买办，退休时带回一张油画，上边是一个撑艇的美丽蛋家女，我当时想，哪里有这样好看的女子，不过是画家的想像，那日蓦然见到店主苏小姐，哎呀一声，这不就是那画中人，原来是真的！”

她现在叫自己苏小姐。

我停车时间恐怕也到了，正想驶走，忽然看到有人自楼梯下楼，此刻她在梯口也装了一幢铁闸，我看到刀开启铁门走出来。

她穿一条白色通花裙，身形窈窕，额上结一条丝巾当头箍，举手投足，在我眼中，优美无比。

我心跳加速，忽然之间整个人软化，像是一堆烂呢似塌下，伏在驾驶盘上动也不动。

她没有看见我，她往市场方向走去。

我没有流泪，我缓缓驾车离去。

第二天校务处同事叫住我，“志一，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

“志一，昨天有人来打听你。”

我一怔，不已经与小棋分手，还有谁要作侦探。

“是男是女？”

“是个极之漂亮的陌生年轻女子，华裔，二十一二岁左右，穿白色麻纱米通裙。”

我微笑，阮津，她看上去年轻，实际不止那个岁数。

“她像杂志上模特儿，她问王志一是否仍在本校教历史。”

唉，我还能走到什么地方去。

“又问：你结婚或订婚没有。”

“你怎样回答？”

同事答：“你仍然是王老五。”

P270-271

“她可有留下电话地址？”

“我问她什么事，她说，是关于一只古老的摆陀钟，希望你可以出售，王先生，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像一篇爱嘉爱伦坡的小说？”

我反感，“才不是，爱伦坡小说都黑色恐怖。”

“钟，告密的心，嘀嗒嘀嗒。”

“谢谢你，贺小姐。”

在大学里，连学生在内，每个人都是先生小姐，即使很生气之际，我也会这样说：“刘先生，使我意外一次：请用心。”

那只钟，她忘不了那只钟。

她希望一切永远不变，像我们王家老店，不论外头世界如何：联邦宣布成立，铁路贯通东西两岸，大萧条，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盟军胜利，华侨抬头……那只钟嘀嗒工作，日出日落，混沌与天地同寿。

日子再艰难，王妈妈守店堂，每到时候，香喷喷饭菜捧出，粗糙也许，但大块肉大条鱼，还有鲜鸡汤，孩子们写功课，吵嘴，陆续长大，同王妈妈说：不愿守在小店里。

但是饱经离乱的女子却向往温暖丰实稳如磐石的小店，连老钟也最好归位，伴着她证实，过去坎坷一去不回。

不得回这只钟，是一种遗憾。

她到大学是找那只钟，不是王志一。

如果王志一未婚，独身，那只钟比较容易得回，如果王志一已婚，那王太太一声怒喝：“什么地方来的妖精至今还想勾三搭四，杀无赦”，钟如何给她？

我回家，把钟包装妥当，叫专递公司送上。

啊，是，那把红木界尺也一并赠她。

一星期后，贺小姐给我一封信。

“那位苏小姐亲手送来，叫我给你。”

信里头是一张银行本票，我把款子转赠到宣明会，真好，非洲苏丹某镇将多一口清水井，村民得益匪浅，收据，我会寄还给她。

P272-273

贺小姐问：“你与画中人是什么关系？”

“毫无关系。”

“你们是笔友吗。”

我问：“今日开什么会议？”

“全在你电子手帐上。”她笑嘻嘻。

“谢谢你，贺小姐。”

她心痒难搔，像是读一本小说，最后两章被人撕去，她不知答案如何，既紧张又好奇，还带一丝遗憾。

我不可能满足她的好奇心，不因为我不知结局，而是因为我知道她不会喜欢那结局。

我在教员室拟试题，大英帝国争取民主过程，罗马帝国兴亡史给后代带来何种影响，二次大战有何种成因……

有同事说：“真累，我早上不起想来。”

另一人说：“那还算人之常情，我往往不知起来干什么；可以做的都努力做了，也不能做得更好，自问也不会更进步，孩子们已长大，不再需要我，老伴与我数十年相敬如冰，无话可说，现在长眠不起，也是时候了，还醒来作甚。”

是重复又繁重的生活压力叫他们生厌吧。

我假装听不见。

为人师表，连发表这种厌世牢骚的资格也无。

“考试完毕放暑假，今年往何处度假？”

“整家人挤在酒店内每朝争用卫生间比在家还惨，你要购物，他要观光，争个不已，这叫假期？”

我微笑，人到中年，阳光不再照耀他们，危机顿现，可怜。

这是，任何一个年轻漂亮女学生的出现，都是生机，使他们会轻易跌入泥沼。

老金穿着无袖上衫来找我，身段健硕，精神奕奕。

他四处浏览风光：“夏色无边。”

“当心我告诉邵女士。”

“她知道我忠于她。”

“真奇怪你会愿意死心塌地敬爱邵容。”

“人总知好歹。”

“找我有什么事？”

“你见过阮津，听她口气，你们好像有一线生机。”

我摇摇头，“不会了，受伤太深，我几乎不见一半天灵盖。”

“讲清楚也好。”

“我不求得到答案。”

“下月一号我与邵容在市政FU注册处正式结婚，你是证婚人，届时你出席，顺理成章看到阮津。”

“我不出席。”

“你会原谅自己吗，你过得了自己那一关？”

老金说得对，我会惭愧，我应该做他们的证婚人，他们没有其他亲友，我义不容辞。

“还有一件事，小哥，我此刻打理一间宴会食物公司，不设铺面，网了联络，利润较佳。”

他又回到老本行。

“我找回从前一班伙计合作，邵容帮我打理账簿，进度理想，小哥，两人胜一人。”

我点点头。

“别紧张，我会通知她你将出现，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他确是好人。

“邵容的家长会来观礼否？”

“老实说，”老金黯然，“邵家不喜欢我这个粗人，至今没有他们回音。”

未能爱屋及乌，多么可惜。

我拍打老金肩膀。

我试穿唯一西服，太窄太皱，式样也不对，需买新的，得花上好几百元，不如到洁如新去借用一套。

蓦然想起，洗衣店已不属王家了。

老金是我们老邻居，大姐二姐各自送上礼券。

我问准新娘，“礼服准备好没有？”

她朝我眯眯眼：“我俩不打算花费，在洁如新借用，好像是违法，不过，店主说不怕，她与小女儿也那么做，说是已经打过招呼。”

我颇为失落，就我一人要自己买。

我置了深色西装白衬衫及粉红色领带，一早往花店取了花球，到达注册处。

我甫下车，就听见有人在背后说：“志哥仍然英俊潇洒，不知多少女子愿意做收花人。”

我认得这声音，她是阮津，我心酸。

我转过头去，她穿着一套淡蓝色香奈儿，手牵着小女儿，那小女孩穿雪青色纱裙，眉目如画，是个小美人。

我镇定地说：“你的气色很好。”

她笑答：“你也是。”

“花是新娘的。”

“我知道。”

我清清喉咙，“你好，苏小姐。”

小女孩也清晰，“你好，小志叔。”

“你知道我是谁？”

她轻轻说：“你是洗衣店的旧主人。”

我被她的老练逗笑，“你在本市读书，还喜欢吗？”

她回答：“那些洋童，都有点神经病。”

我哈哈大笑，正想问得详细一点，老金与新娘到了，邵容穿上白礼服，配小外套，显得丰满富泰。

我们走进礼堂，主婚人迎了睐，读过简单誓词，礼成。

“大家到舍下去吃顿便饭吧。”

老金怕我扭捏，孔武有力的手臂箝牢我，叫我难以动弹，我被他带回家中。

他们母女在另外一辆车上。

老金看着我，“有无希望？我听到欢笑声。”

邵容吁出一口气，“你没有看到王志一双眼已不再燃烧？”

老金答：“贤妻，我没听懂，眼睛被火烧？”

“那是一种譬喻。”

老金看着我，“但是他一直微微笑。”

“那是因为他已知道他获得释放。”

我轻轻说：“邵容真是冰雪聪明。”

老金搔头，“可惜嫁我主个武大郎。”

邵容炸起来：“我是潘金莲，嘎，你找死？”

这便叫打情骂俏。

回到家里，三两下手势，老金便做了原只烤龙虾及清汤伊面，大家吃了顿饱。

我坐在她们母女对面，夹菜给她们。

老金说：“我同小哥说，忧郁小生不错是受女生欢喜，可是三十岁一过，还老低着头沉思，就奇怪相了，你们说是不是。”

我斟出香槟，敬一对新人。

邵容把花球交到阮津手中，“这给你。”

阮津大方收下。

邵容说：“你俩概有话要讲，叙叙旧，小孩跟我来，我们到地库看电视。”

我摊摊手，看着阮津。

阮津说：“对不起，志一。”

我答：“我早已原谅你。”

“志一，忠贞不是我强项。”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得转向窗外。

“你们一家都对我好。”

我怔住，咦，这话怎么说？

王家并不喜欢她。

“兜一个圈子，我又回来了，忽然听说洁如新求洁，大感意外，去问地产公司，他们只说王太太辞世，王先生不想再守着老店，我立刻筹款投标。”

“邵容都告诉我了。”

“我在店里度过一生最好时刻，我熟悉店里每件家具每宗摆设，我会做好洁如新。”

“我感到安慰，老店原来在珍惜它的人手中。”

“我把三楼租给二房客，他们一家是新移民，刚从山东省出来。”

“他们很幸运。”

“我已取到身份证及护照，了结一宗心事。”

“恭喜你。”

“还有什么事我要告诉你？离开你之后，我一直想念你。”

我缓缓问：“为什么要离开？”

“我俩在一起，其实没有前途。”

我抬起头，“古氏给你的，我都可以做到。”

这时邵容轻轻走出来：“阮津，告诉他，王家四口齐声哀求你离开王志一。”

我张大了嘴。

“古仲坤律师与我都在场，说，告诉他，王家对你进什么。”

我的下巴掉到胸口。

“到现在还瞒他干什么，已经事过境迁，说出来彼此放下心头大石，是王先生亲口这样说：‘阮小姐，我们一家人都反对这宗婚事，志一娶了你，失去全家感情，你们也不会快乐’。”

我不相信。

邵氏把摄影电话递过来，画面出现，清楚看到年月日期，以及父亲声音：“……你们也不会快乐。”

邵容说：“我在律师行工作，懂是凡事搜集证据。”

“这是古律师的办公室？”

“正是。”

我跌足。

邵容说：“这时，阮津决定了取舍，然后，古律师钟情于她，给她很好的条件。”

阮津笑起来，“过去的事讲来做什么，我在那天才知道，原来我还有自尊，原来我仍然爱自己，我才会离去。”

邵容惋惜地说：“阮津，其实你还是懦弱。”

邵容说得对，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跌坐椅子上。

阮津轻轻说：“勇气不是那样用，我自小苦出身，经因较多，已是一女之母，自觉配不上志一。”

我叹气，捧着头，双耳烧得通红。

我所有的人，竟在我的背后，合力谋杀我。

“对不起，志一。”

邵容说：“王志一，我觉得阮津应当实话实说，现在你都知道了。”

阮津说：“古律师对我很好，所有证件由他替我办妥，并且贷款给我做生意，我一路上碰到不少好人，志一，我并无遗憾。”

那样还是不够。

这是老金缓缓走出来，“大家喝杯冰茶润润喉咙。”

我一口气把一杯五花茶喝干。

老金说：“你们也不想想，小哥可承受得住。”

邵容说：“别小觑王志一。”

我点头，“邵容最聪明。”

老金大惑不解，“你们口口声声赞邵容聪明，为什么我不觉得如此？”

阮津微笑，“因为你爱她，若不，她就是妖怪。”

我说：“现在你用回本名了。”

她从手袋里取出护照，打开第一页，上边写着“苏佳”二字。

她轻轻抚摸那本小小制作精美的证明文件，像是世上最珍贵物品，几经辛苦几乎用半条人命换回，自然珍惜，不像我等，一出生就有，无所谓。

她接着珍而重之把护照收回手袋，很安慰地微笑。

“志一，多谢你把老钟给我。”

“不客气了。”

老金忍不住说：“小哥，恕我鲁莽，现在还有什么阻拦你俩？你们若是相爱，为何不走在一起？”

我低头不语。

老金追问：“是下不了台，是自尊与面子放不下？”

“不，”苏佳开口：“老金，是事过情迁。”

老金震惊，“真的，小哥，你那样的深情也会过去？”

我站起来，“今天发生许多事，我有点累，想回家休息，你们记得常常叫我茶叙。”

我礼貌向众人道别，尤其是小苏小姐，我叮嘱她别忘记小志叔。

我把车子驶出车道，忽觉全身无力，只得把车停在对街树下，伏在驾驶盘上休息一下。

我看到阮津一个人从金家出来，她奔往前边，呵，那边有人等她，那是一个高大硕健的年轻男子，见到她即时下车迎上，与娇小的她紧紧拥抱亲吻，他两只手情欲地抓紧她的臀部，两人随即在耳畔不知说什么，他们分明是情侣。

两人分开之后，我看到男子穿着白色棉纱背心，上身呈V字，六块腹肌凸现，双肩厚壮像一张健康床褥。

这是她的新情人。

我发呆，这时她一撩裙脚跳上小货车，车子侧面有“李氏修渠”字样。

他是一个工匠，在西方国家，收入最好是他们，时薪四十美元，像大律师那样，出门开時計时，每次最少收取两小时工酬。

他年轻、强壮，有正当收入，相信他性格爽直、坦率，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自己的主人，不需要征得任何人意见或同情。

她找对了人，这人胜过王志一多多。

相形之下，王志一毫无生气。

不一会邵容带着小女孩出来，她也上了车，邵容替他们关上车门，小货车嘟嘟开走。

他们都没有看见我。

心理医生说，如果你不想看见，就会视若无睹，他们都不想看见王志一。

我悄然把车驶走。

大考结束，大姐二姐两家约好坐邮轮，叫我一起。

我对豪华邮轮毫无兴趣，要坐船，也挑小一点，三四十个乘客那种，好循河流看两岸风景。

我婉拒，长娟看着我，“志一，你越发扭捏。”

连我自己都觉得如此。

“喜不喜欢都无所谓，才十天八天，在舱里睡大觉也就是了，与家人聚一聚嘛。”

“爸去不去？”

“请他，他未必不来，但一定带着那女人，我们叫她什么，妈妈？王太太？我没那么起劲。”

这时我才发觉两个姐姐有多霸道，阮津决定避开她们，真是明智之举。

“她花光了他的钱没有？”

幼娟答：“还没有。”有点沮丧。

我不禁笑出声来。

她们瞪着我，“你笑什么？”

两姐妹一点也不心虚，做过亏心事，夜半不惊心。

当然，她们坚决相信一切是为着我，我也不去拆穿她们。

长娟把船票交给我，那只船，叫水晶光辉。

两个姐夫在甲板晒太阳，轮流照顾幼儿，我看到船头前一幅爬石墙，已决定要征服它。

开头只能攀上一二十呎，手脚连座骨都酸软乏力，三两天之后，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往身后看，只见茫茫大海，我问：“这船往何处？”

身边一少年答：“经太平洋往夏威夷。”

我叫冤，乘飞机，四小时就到了。

但是姐姐们乐在其中。

她们学跳舞、试酒、做按摩，陪小伊安游泳、打球，开心得似一对小鸟。

我蓦然发觉，她们原来已届中年。

辛勤读书工作，摆脱小店，嫁了西人，现在人称胡士太太及乌利奥太太，同洋人一点分别也没有了。

我在泳池边喝吹啤酒，幼娟坐到我身边。

我问：“你与漂亮的乌利奥注册没有？”

她顾左右言他，“我想回中国做些事。”

“尚未结婚？”我佯装吃惊，“仍是王小姐身份？”

她终于回答：“王小姐，是，我留恋这个身份。”

“拖久了不妥。”

“你几时那么关心姐妹？”

“姐妹也十分关心我呀。”

幼娟转过头来看着我，“你知道了。”

“知道什么？”我淡淡问。

“都是为你好。”

我反问：“你知道什么是对我好？”

“那女子不适合你。”

我生气，“死不认错，好似我还该发奖金给你俩。”

“我们的确多管闲事，但母亲当日担忧流泪，换了你会怎么做？”

“母亲也不喜你们嫁洋人。”

“所以我至今仍是王小姐。”

我讽刺她，“没想到你是孝顺女。”

“事过境迁，那女人嫁了又嫁，你还与同胞姐妹吵个不休？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

我正要辩答，忽然有人指着远处说：“陆地，陆地。”

大船渐渐驶近一连串火山岛屿的湾港，因为人迹不到，无路可通，树木茂盛翠绿，红花一串串似炮竹般挂下，可见小猿猴及鸟类窜动，众人赞叹：“天堂一般。”

我走到甲板另一头，独自倚着栏杆，不一会，回到船舱露台。

一个女佣正在收拾房间。

她说：“先生，我给你雀巢，伸出手去，小鹦鹉会到你手中啄食。”

我说不用。

她静静离去。

稍后两个姐姐挤到我房间。

我恳求：“两位，请给我私人空间。”

“要不原谅我们，志一，要不，我们把你推入大海。”

我啼笑皆非，“爸妈把你俩宠坏。”

她们坐在床沿，“这是真的。”

大姐说：“我们只想妈妈恢复笑脸。”

我挥挥手，“不要再说下去，从此不要再提这件事，我原谅你们。”

她俩唏嘘，“把她逐出洁如新，没想到她照样大模斯样回来，且做了女主人。”

我微笑。

大船缓缓驶入深湾，一道瀑布如新娘头纱般挂下，下端是一个碧绿色深潭，使人渴望跳下去游个畅快。

大姐说：“噫，躲在这里一辈子不出去多好。”

二姐说：“那需要许多钱。”

两个中年太太絮絮地谈了起来。

我不去理会他们，离开船舱，穿上安全衣，爬上石墙，这次，一定要爬到顶，那处有小小观望台，可以站着享受胜利。

我用尽全身力气，一步步向上，已经练习数天，一定要攀到至高处。

我双手酸软，再用力怕要拉伤筋肌，我咬紧牙关，来，王志一，有什么是毋须付出代价的呢，你就是懦弱，刹那间我不知从何来的爆炸力，手足并用，像一只蹒跚猿猴，爬上墙顶。

我坐在了望台上喘息。

这是蓦然抬头，“哗”，我忍不住低呼，自百多呎高处看出去，海平线呈现半圆形，太阳刚刚落在西方海面，载沉载浮，万道橘红色光线照得我眯起双眼。

原来这世界美丽到这种地步，不抬起头来看个清楚真正吃亏，王志一，请不要再我我我自恋了。我挺了挺胸，站得笔直深呼吸数下。

我抚摸几乎瘫痪的臂肌，忽然之间，有不知什么触到我肩膀，我以为昆虫，直觉伸手拂去，幸亏及时缩手，原来那是一个女子的长发，她站在我身边。

她在狭窄小台转过头来，“对不起。”她说。

浅褐色皮肤、大眼、黑发，是亚洲人。

她搭讪说：“没想到这里风景这样美。”

我调侃说：“怪不得人人要向爬。”

她看着，“看样子你也似陪家人乘船，闷个半死？”

我大喜过望，“你也是牺牲者？”

她伸手朝甲板一指，我看到一堆中年人光着上身，晒成煮熟龙虾般颜色正兴高采烈嘻嘻哈哈。

怪不得她要爬上了望台透透气。

我说：“可以想像五百年前航海家为何为大海着迷。”

她笑笑，“下去吧，我请你喝冰淇淋苏打。”

我吸一口气，“我不会与你比快。”

可是她已经一支箭似顺着尼龙绳下降，苗条长腿只在墙上碰一下，便弹出去老远。

她分明是运动健将。

我加速追上去。

这次我已无心理负担，我是我自己。

全书完。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minnami.blogbus.com/logs/23993877.html>